

解放战争时期

# 西安军事情报组

## 纪事

王诗吟 许发宏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解放战争时期

# 西安军事情报组纪事

王诗吟 许发宏 著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审稿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48年杨荫东与夫人王秋月

青山處、理志肯何  
心馬革裹屍還

蔭東同志屬書

周總理語以存永念

趙朴初



十丈紅塵千劫  
青史一生襟抱  
星江山

陸東吾兄先生雅命

甲戌夏月吳祖光



西安解放初期的赵伯平



1978年杨荫东与蒙鼎钧

# 前 言

公元 1946 年 1 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旧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以伟大政治家的远见与卓识，为准备对付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全面内战，转达陕西党组织：利用原中国共产党建立在国民党第三十八军中的地下组织关系，在西安建立一个“不同党的其他任何组织发生横的关系的军事情报组，打入敌高级军事领导机关，占据能够获取战略情报的重要岗位，准备为粉碎蒋介石对陕北可能发动的进攻提供

重要情报。”

中共陕西省工委（后改为关中地委）书记赵伯平与原中共三十八军工委书记蒙鼎钧，为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经过半年多时间的缜密研究策划，组建“西安军事情报组”，决定原三十八军中的中共秘密党员杨中字（又名杨荫东），利用他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的关系，终于打入胡宗南西安绥靖公署补给区司令部，并受到重用，被任命为补给区司令办公室少校参谋，占据了获取胡宗南所部战略军事情报的重要岗位。

1947年3月，蒋介石纠集了以胡宗南为首和马步芳、马鸿奎所部的31个整编步兵旅、3个整编骑兵旅、两个重炮团、两个战车团、一个伞兵营共25万正规部队，并配备94架作战飞机，凭借其美械或半美械装备的军队和现代化交通工具，依托富饶的关中粮仓，企图一举攻略延安，占领陕甘宁边区，迫使中共中央退出陕北。

当时，中共中央留在陕北的部队仅有2.5万余人，有的部队平均每枪不到十发子弹。交通工具近乎原始，全靠肩挑、人背、驴驮。吃的是小米、黑豆。在双方兵力十分悬殊、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彭德怀，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气概，率领边区广大军民，在陕北狭小的地区内，常常在二三十里的空间里，与敌周旋，运筹帷幄，指挥若定，进退自如，屡战屡胜。经过一年零一个月的浴血奋战，消灭国民党

1个整编军军部、4个整编师师部和11个整编旅的兵力。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迫使胡宗南撤出延安，继而放弃盘据十几年的西安逃往汉中，溃退川北、川西，终被全歼。陕北战场的这段历史，已成为古今中外战史上的一个奇迹。只有渗透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只有和广大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中国共产党，才敢于打这场战争，才能打赢这场战争！

同其他情报系统一样，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期间，西安军事情报组及时准确地向党中央、西北野战军前委提供、报告了大量国民党军队行动的战略方针、兵力调动部署、部队番号、行动路线、驻地、主官姓名及给养补给概况等重要情报。沙家店战役后，解放军陈谢兵团由豫西渡过黄河，切断了陇海线。对西安军事情报组及时报告的“敌军战略部署大调整”的情报，周恩来副主席给予了高度评价，亲自批示：“情报很确实”，“最可靠。拨40两黄金作为全年经费”。瓦子街战役后，西野前委在白水县武庄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期间，彭德怀司令员专门约见了关中地委书记赵伯平和蒙鼎钧。彭总高兴地说：“我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你们送来的情报材料”，“有不少人常说，我们的兵力只有胡宗南的十分之一，殊不知我们还有一支‘无形的军队’”。之后，彭总又亲自为赵伯平颁发了一枚奖章，以表彰西安军事情报组在解放战争中的功绩。

西安军事情报组在1947年至1949年的3个年头

里，在敌人营垒中，在腥风血雨、刀光剑影的白色恐怖下，经历了漫长的1000多个日日夜夜，经历了及其艰险而富有传奇色彩的战斗岁月，出色地完成了周恩来副主席交给的获取战略情报的任务，为保卫边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为解放大西北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将这段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用纪实的形式记叙下来，以飨读者，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为了尊重历史，叙述方便，书中一些人名采用了化名。本文侧重我情报人员在国民党军队内部获取情报、向外传递情报活动的真实纪事。对红色交通线的活动反映较少。

由于水平有限，我们在尽最大努力的同时，挂一漏万之处仍在所难免，请广大读者与当年历史事件的参加者和知情人谅解并盼指教。

——作者

# 目 录

- 一 古凉州城郊两个神秘的校官/1
- 二 古城西安红埠街 54 号的秘密会议/18
- 三 补给区司令部新来的参谋官/35
- 四 胡宗南兵力部署跃然于片纸之上/53
- 五 蒋胡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67
- 六 周士冕的失望：“蟠龙一役是怎么指挥的?!”/79
- 七 胡宗南向靖边大扫荡/93
- 八 赵寿山通电反蒋，杨中宇处危不惊/104
- 九 沙家店战役改变了敌我态势/115
- 十 陈谢兵团突破黄河天险，参谋官飞赴运城考察/124
- 十一 周恩来奖励四十两黄金/145
- 十二 彭老总：“我们还有一支无形的军队”/153
- 十三 一次电话的风波和“绝情”的战友邂逅/167
- 十四 不该发生的事情/186
- 十五 西北王——无可奈何花落去/199
- 十六 翻越秦岭 待命汉中/217
- 十七 剑阁解放，参谋官归队/230

## 附 录

- 我安排杨荫东结识周士冕/赵寿山/246  
 彭总限我三日内提供准确情报/赵伯平/251  
 赵伯平与“西安军事情报组”/刘云岳 王一士/253  
 我参与建立西安军事情报组工作/蒙定军/255  
 西安军事情报组工作纪实/杨荫东/259  
 隐蔽战线功不可没/许发宏/270

- 图一 中共中央转战陕北路线图/294  
 图二 陕北三战三捷作战示意图/295  
 图三 沙家店战役经过要图/296  
 图四 宜瓦战役瓦子街战斗经过要图/297

后 记/ 298

## 古凉州城郊两个神秘的校官

甘肃武威，河西走廊上的一个重镇，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早在西汉初时置郡，历史上称武威郡。公元220年，三国曹魏元年始置设州，史称古凉州。此后，凉州不仅一直设州，而且是西晋、东晋十六国时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四个小王国的都城。武威交通方便，自古至今，都是商贾客贩云集之地，被誉为“银城”，在西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都称得上是一块相当重要的地方，汉代青铜艺术制品“马踏飞燕”，以精湛独特的造型，成为中国旅游行业的

标志,驰名中外。

1946年8月10日,武威城西郊外,层霄隐隐,四野无垠。苍莽祁连,横贯东西。雪峰千仞,连绵起伏。河西走廊在明媚朝阳的沐浴下分外清彻宁静。茂盛的秋禾,片片绿色直伸向遥远的天际。展现出丝绸古道静穆、亮丽、辽阔的特有神韵。

两个身着国民党新制军服<sup>①</sup>的军官,分乘枣红、银白色战马沿着一条沙土路,朝着西北方向一片茂密的树林疾驰而去。马蹄踏过,给初秋田野留下两道随风飘散的轻尘。

骑白色战马的是杨中宇,(又名杨荫东,下同)少校军衔,1.75的个头,24岁左右。腰挂美制手枪,雄姿英发,矫健聪敏。两弯浓眉下一双深邃、沉静的眼睛里闪耀出锐利目光,垂直而略显弧形的鼻梁棱角分明,嘴角似带微笑。时任国民党第三集团军赵寿山总司令的随从参谋。他的另外一个任务是领导随赵寿山到武威工作的中共党员,负责赵的人身安全。

骑枣红色战马的是蒙鼎钧(又名蒙定军,下同)。中校军衔,35岁左右,中等身材,匀称端庄。严肃凝重。他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经过十年内战,八年抗战的历练,战斗的岁月给他留下了饱经沧桑、老成练达的容颜。他是原中共第三十八军地下党的工委书记。自三十

<sup>①</sup>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2月国民党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编。整编前的老式军服为旧制军服,整编后的军服完全仿照美将军服样式,为新制军服。

八军前不久脱离蒋介石回归人民军队大家庭后，他仍在西安领导这支部队中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工作的中共党员，负责西联远在河西走廊重镇武威的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赵寿山将军，南联在武汉国民党第六战区任司令长官的孙蔚如将军，公开身份则是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部驻西安办事处主任。

武威是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的驻地。

赵寿山、孙蔚如同是原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杨虎城部的核心成员。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逼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赵、孙两人都是西安事变的参与者和主要执行者。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赵寿山将军任由十七路军缩编的三十八军十七师师长。七七事变爆发，该师开赴华北前线对日作战。1937年冬，赵赴延安面见毛泽东主席，表示愿接受中共领导，要求中共派干部对部队实行政治改造。1938年赵任三十八军军长，所部建立有党的秘密组织，实行新作风，厉行“三大禁令（烟、嫖、赌），四大口号（经济公开、人事公开、自我教育、自觉纪律）”。蒋介石为彻底搞垮这支武装，采取明升暗降，偷梁换柱的手法，1944年春，将赵调离三十八军，任胡宗南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派其亲信张耀明接任该军军长。1945年7月和1946年5月，三十八军所属十七师、五十五师先后

起义，两个师回归人民军队大家庭，成立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孔从洲任军长。1946年8月，蒋介石撤消第三集团军总部，实际上是解除了赵寿山的兵权。在此危急时刻，中共中央决定安排赵秘密回解放区。经过巧妙策划，长途辗转，1947年3月5日，赵寿山终于进入晋冀鲁豫解放区，然后转赴延安。1948年2月，中共中央任命赵寿山为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成为彭德怀的副手。全国解放后，赵先后任青海、陕西省省长。

孙蔚如，原十七路军三十八军军长。早年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长期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大革命时期战功赫赫，他从西安征战到山东沂蒙山区，再由山东打回兰州，彻底消灭了北洋军阀头子吴佩孚的残余势力，经历了大革命的全过程。红四方面军到达川北，他在汉中代表杨虎城和十七路军，与红四方面军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他致函毛泽东主席拥护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时，任西安戒严司令。事变和平解决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兼三十八军军长。杨虎城将军被蒋介石关押后，他领导这支革命武装，坚持抗战，同时，与蒋介石瓦解这支部队的种种阴谋坚决斗争。1938年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负责守卫中条山一线，阻击日军西进。1944年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集团军总司令。1945年6月，蒋介石为彻底搞垮这支部队，在调离赵寿山后，将孙调离原十七路军部队，到湖北任第六战区司令长

官。日本投降后,孙主持武汉受降。蒋介石发动内战,孙与毛泽东直接保持联系,反对内战,避居杭州。1949年4月,中共接孙到上海。建国后任国防委员会委员。

蒙鼎钧、杨中宇策马疾行约20分钟,来到一片白杨林边。两人先后勒马落骑,按羁徐行于稀疏、粗大的白杨树。浓荫蔽日,秋蝉聒耳。簇簇黄花,香沁心脾。蒙鼎钧此刻顿觉神清气爽。他一边解开领带和上衣领扣,一边看着周围郁郁葱葱的景色,长长地舒了口气后感慨地说:“这个地方可真宁静啊!”遂又将视野投向远处漫漫的丝绸古道,默然地遥望着。

“中宇同志,你知道吗?”蒙鼎钧回过头自问自答道:“6月下旬,蒋介石派重兵22万,围攻中原解放区,挑起‘宣化店事件’。中原军区主力由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位三率领的西路突围部队已到达陕南商洛地区。看来,蒋介石已铁心翻脸,内战的烽火已经点燃。”

“鼎钧同志,大风暴来临的前夜总是宁静的,形势确实很严峻。”走在一旁的杨中宇说道。

蒙鼎钧随即转过身,用凝重的目光看着这位年轻、精干的军官:“说得对!中央决定把赵寿山将军接回边区,足以说明: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

“是的,你通宵达旦地与赵将军商谈,真够累的了。”杨中宇看了一下由于长时间熬夜,眼角里已布上了细细血丝的蒙鼎钧后关切地说。

“不过，咱们两人骑着马这么一跑，疲劳又不知丢在哪里去了。”蒙鼎钧神情兴奋地接着说：“我这次来武威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向赵寿山将军传达中央接他回边区的决定。关于回边区的具体行动方案，通过昨晚的仔细斟酌，总算基本定下来了。原来曾经有两个方案：赵寿山由兰州乘汽车直赴陕西，到与边区交界的长武、彬县永寿之间，在与我党有统战关系的国民党地方武装的掩护下渡过泾河，由我军派出部队接回边区。看来，此着虽然路途便捷，但是有很大的危险性；不如赵先到南京、上海，再由我党驻南京办事处安排赵回边区。这样，绕路虽远，但可以迷惑、麻痹蒋介石，不易引起蒋的注意，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办法。”

“是的。我军派出部队接应，如果人数太少，很难突破敌人封锁线。部队多了，双方势必发生激烈战斗。赵一行好几个人，加上座车、吉普车，目标太大。在一场混战中难保不受伤害。”

“这两种方案最终采取哪一种，我还需马上去兰州，与在那里待命的中央派来的黄爱民同志碰头后，向中央再作请示。”此时，蒙鼎钧的语气变得有些沉重似地说：“赵将军就要回去了，你打算怎么办？很想听听你个人的想法。”

“回边区，参加人民军队行列。学了多年军事，总要有用武之地。”杨中宇斩钉截铁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后接着说：“国民党军队的这身黄皮实在穿够了。”

面对杨中宇的坚定态度，蒙鼎钧略微皱了一下眉头，语调低沉地说：“我完全能够理解你今天的这种心情。组织上曾派你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步兵军官学校‘镀金’。以后又连续两期先后随赵寿山、孙蔚如将军，在国民党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学了不少知识，这对你系统掌握军事科学是大有好处的。”

谈至此，蒙停了停，接着说：“组织上当初送你去考军校的目的很明确：一个是‘镀金’。另一个是赵寿山将军一心想培养你成为一名高级军事指挥人才。现在看来，组织上的这个设想和你个人急切期望回边区参加人民军队行列的想法，至少暂时不可能实现了。”

“为什么？”杨不无诧异地看着蒙鼎钧。

“全党都要服从大局发展的需要，所以组织上已改变了原来的主意。”蒙转而语重心长地说：“你是知道的，赵将军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实际上是蒋介石及其亲信陈诚、蒋鼎文、胡宗南等最忌恨的人之一。蒋介石背信弃义，抗战开始时杨虎城将军自国外回来参加抗战，蒋表面上说要杨去南昌见他，实际将杨扣押起来，一关就是十年。现在，杨虎城将军还被关押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的集中营里。十年来，蒋介石随时都有对赵下毒手的可能。前年，蒋介石把赵将军由军长调升为集团军总司令，实际是为了剥夺赵对三十八军的指挥权。当时党中央权衡全国形势，决定要赵到武威任职，就冒了很大风险。党中央为了保证赵的安全，毛主席亲自来电指

示：‘在赵寿山同意下，选择有军校学籍、未公开的优秀同志，随赵去第三集团军，建立组织并开展工作。’根据毛主席的电示，工委研究决定选派你和其他几位同志随赵来武威。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两年半来，你们在武威的处境很困难，很危险。特别是你多次单独随赵赴重庆开会、受训，每次都很有可能被蒋介石囚禁，步杨虎城将军的后尘。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冒险犯难，工作出色，没有辜负党对你的信任和期望，这一点组织上是完全了解的。现在，三十八军的两个师已先后起义回到解放区，成为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显然，蒋对赵更加怀恨在心。这次蒋介石又以整编为由撤消第三集团军总部，要赵‘出国考察水利’。可以预料，最好的结果是将赵长期放逐美国。在此关头，党中央决定要把赵寿山先生接回边区。这是我来武威的第一个任务。我此行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向你传达贯彻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和中共陕西省工委关于你今后的工作安排。”

“什么指示？”杨中宇凝重地注视着蒙鼎钧。

“今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政协会议上，蒋介石虽然表面上接受和平民主建国主张，但实际上在疯狂地准备扩大内战。战争随时都可能爆发。为此，会议期间，周恩来副主席专门约见了杨明轩<sup>①</sup>，让杨转告我：‘党中央、毛主席为应付全面内战，决定从三十八军党员中，选派一

<sup>①</sup> 杨明轩，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长期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参议，西北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之一。1947年进入解放区，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解放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两名可靠干部，设法打入胡宗南部，建立军事情报组’。这是党中央、周副主席对三十八军中党的工作成绩的最大肯定，是对长期在三十八军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党员同志的最大信赖。周副主席特别强调：‘要深入敌人高级军事领导机关，打进要害部门，才能获取真正有价值的核心军事机密，获取战略情报。要绝对保密，不要同西安的其他任何组织发生横的关系。’周副主席说：‘重要的是：深入敌人核心获取战略情报，同其他任何组织不要发生横的关系两条。’周副主席特别指出：‘党中央、毛主席对三十八军党的工作很重视，毛主席曾亲自掌握。原三十八军的干部，身穿国民党军服，领国民党粮饷，实际听我党中央调遣。他们在十分复杂的环境中，锻炼造就出一批对敌斗争很有经验的干部。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们为完成周副主席交给的这项任务，经与陕西省工委书记赵伯平以及赵寿山、杨明轩再三研究，最后决定由你担当这一任务。第一，你是经过严格考验的党的干部；第二，你是国民党军校毕业的黄埔学生，随赵、孙二位将军在国民党的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学了两期，结识了国民党一批高级将领。从外表看，你是一个‘标准的国民党青年军官’，谁也想不到你是一个身在国民党军队经过十年磨练的地下共产党员；第三，根据赵寿山将军介绍和我们多年来的接触，你的机警、镇定和能力，一般地说是对付得了国民党军队内部那一套的。这当然是长期在国统区工作中‘逼’出来的。这三点是我们的优势，对完

成周副主席交付的艰巨任务是十分重要的。”

杨中宇全神贯注地听完蒙鼎钧的传达，他明白了这完全改变了他本想再回边区回归人民军队行列的宿愿，他也明白今后要肩负的军事情报工作，是完成一次不同于冲锋陷阵的特殊战斗任务。在此之前，他不仅从未有过这个精神准备，而且更不熟悉这项工作。以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进入胡宗南部？打入敌要害机关有无把握？如何又能得到敌人的信任？实际工作中又如何与敌人周旋？这一连串问题接踵而来，在他脑子里回旋着。可以肯定的是：这在战场上只要勇敢地冲锋上去，不是胜利便是牺牲要远远复杂得多。加上国民党反动派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发动陇东‘剿共’战役，时间又十分紧迫。他在不停地思考着……

蒙鼎钧注视着凝神沉思中的杨中宇问道：“你在想担负这项工作的困难吧？”

“我在想该从哪里入手？”

“关于打入的办法，经组织缜密研究，意见是：为了稳妥起见，必须分两步走。”蒙鼎钧继续传达党组织的打算：“第一步，你要采取瞒天过海、过渡搭桥的办法，先到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董钊那里工作一段时间，或者先去兰州张治中的西北行辕过渡几个月，淡化你同赵寿山将军、你同原三十八军之间的关系。同时，积极寻找时机力争早日打入胡宗南的西安绥靖公署要害部门。我们相信凭你对党的忠诚、勇敢和智慧，过去能平安地闯

过武威、重庆这一关，现在也一定能够闯过兰州、西安这一关。你说对吗？”

杨中宇沉思片刻后庄严而镇定地说：“这对我来说尽管是一项完全陌生的工作，但我为能执行周副主席交给的光荣任务而深感自豪，我完全服从组织上的决定。”

“很好。”蒙鼎钧非常兴奋地看着杨中宇说，“你与赵伯平书记虽然还未曾谋面，但他对你的情况还是了解的。我来武威前，同赵伯平进行了长时间研究，我们两人都相信你一定会愉快地接受这一重任的。”蒙遂又神情严肃地说：“完成这样一项任务不仅需要大智大勇，还必须具有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当然，对于你的安全，组织上无法也不可能拿出一个万全之策，但我们会尽最大的可能设法创造一个能够掩护你的条件，这个我们以后再说。现在首先研究一下第一步，如何设法进入董钊的三十八集团军总部的问题。”

“我和董钊很熟悉，董的总部现驻平凉。去年8月我路过平凉时，董曾派总部的副官处长到车站接我，当晚请我吃饭，总部的处长作陪。董当众称赞我战术作业做得很好，接着还陪我看了两个小时秦腔。现在，第三集团军总部撤消，董当然知道。在此情况下我要求到他那里工作，估计问题不大。问题是这两年董和赵寿山将军来往较多，每次差不多我都在场，董和赵同是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第一期的，所以他了解我和赵的关系很深。赵进入边区后，董自然对我会有戒心。从一般情况估计，董

还不至于加害于我，最大的可能是给我安排一个闲职。想从他那里打进西安绥靖公署看来困难很大很大。”

蒙鼎钧仔细听完后说：“你对董钊的情况分析很客观，很冷静，很好。现在我们再谈谈打入西北行辕的可能性问题。”

西北行辕是在抗战时第八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基础上组建的，设在兰州市郊风景秀丽、亭台楼阁星罗棋布的五泉山上，全称是“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辕”，是代表委员长统辖陕、甘、宁、青、新五省军事的首脑机关。主任张治中，他又兼新疆省主席，常住迪化（乌鲁木齐）。行辕参谋长宋希濂，兼新疆警备总司令。专职副参谋长刘任，负责日常工作。行辕的副主任由各省的军事首领兼任。宁夏的马鸿奎、青海的马步芳、甘肃的郭寄峤都是副主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也是副主任之一。但西安绥靖公署是蒋介石专为包围陕甘宁边区而设的反共军事司令部。它的管辖区域很大，包括晋南、川北、陇东和陕西省全境，其军队防地延伸得更远，所属第三军、第十六军驻防河北省的石家庄、保定、北平一带。胡宗南利用抗战和抗战胜利之机，先后吃掉了原冯玉祥所属的宋哲元、孙连仲、孙桐轩部；原十七路军的孙蔚如、高桂滋部；云南的曾万钟、周体仁部和豫西的刘茂恩部等，由这么多地方实力派集团军，组成了强大的军事集团。它是西北地区一支规模最大、装备最精良、人数最多的攻击性部队。所以，西安绥靖公署名义上属西北行

辕管辖,实际上除蒋介石外,谁也管不了胡宗南。

杨中宇考虑片刻后慢慢地说道:“第三集团军直属西北行辕。我随赵寿山将军多次去兰州,在行辕有不少熟人。宋希濂在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和赵寿山同期,我和宋很熟,可是,他经常不在兰州。刘任原是我在临洮步兵学校时的教育长,步校毕业时我考取了第二名,他对我印象很好。刘是回族,是白崇禧安插在西北地区的亲信,用以联络宁夏省主席马鸿奎、八十一军军长马鸿宾、青海省主席马步芳。在步兵学校毕业前,刘曾问我是否愿意到宁夏马家军工作,我未表态。我在步校时的学员队队长郑士瑞,现任行辕交通处少将处长。前不久,我在接送由迪化(乌鲁木齐)来的美国顾问时去过西北行辕,郑曾约我在兰州吃过一次饭,态度热情。郑说:他可能去西安绥靖公署工作,并约定今后多联系。郑还特别拨给第三集团军总部一辆全新吉普车。这辆车一直存放在总部兰州办事处。另外,陆军大学的原战术教官沈铸,现任行辕参谋处中将处长,他对我在陆大当‘枪手’时的战术作业颇为赏识,我想关于进入西北行辕工作一事,只要和刘任说通了,其他人是不会反对的。”

蒙鼎钧认真听完后笑着说:“好,你这么一说,我看进入西北行辕的有利因素比较多,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你刚才谈到的郑士瑞,是我们未来打入西安绥靖公署可利用的一条线索。我看你到西北行辕后,与此人多联系几次,很有必要。但是,你必须牢记,你的处境很严

峻，你原是从延安来到三十八军工作的，这两年半来你担任赵总司令的随从参谋。不久，赵回了边区，你却留在西北行辕，敌人很可能怀疑，必须有这个精神准备。”

“是的。”

“我们认为，”蒙又接着说：“到兰州后，你可以住在基督教青年会，多花一点钱没有关系。另外，在社会上，在行辕内部多交一些朋友，为自己多增添一层保护色。”

“是。”

“方才我们所谈的这些，主要是从危险方面、从困难方面考虑问题的。从另一方面考虑，你是军校毕业，以后又在步兵学校住了将近两年，在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除随赵寿山将军外，又跟随孙蔚如将军学了一期，这几年，你和兰州地区的党组织又没有任何关系。还有一条，赵回边区时你恰恰没有与他同行，从这个角度看，在国民党军队中，你和赵只是普普通通的上下级关系。这又是有利条件。尽管不利条件和有利条件同时存在，总的说来危险还很严重。但不冒这一点危险，就不可能打入胡宗南的核心，就无法完成周副主席交付的任务。所以，冒这一点危险是值得的。”蒙鼎钧阐述完显然是他早已周密思考过的意见后，激动地看着若有所思而又显得从容的杨中宇。

“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了完成周副主席交付的任务，困难再多，危险再大，我将努力以赴，矢志不渝，请

组织放心。另外，从最近几个月情况看，国民党已腐败到极点，几乎已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纵然特务遍地，但其内部派系林立，相互倾轧，总是有空隙可为我所用。”

“你说得很对，最重要的就是要具有战胜敌人的精神和气概。”蒙鼎钧高兴地说，“那就这么决定了。下一步的事，根据形势的发展，组织上到时会找你联系的。”他紧接着说：“为了有利于你今后的工作，昨晚和赵将军商定，他去迪化（乌鲁木齐）向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辞行时，你就不要跟去了。我想最好你还是先于赵先生离开武威，过一两天就可以去兰州。”

“好，就这么决定吧。”

两人穿过高耸入云的白杨树林，来到一片豁然明亮的开阔地带。放眼祁连山下美丽的河西走廊，蒙鼎钧颇有感触地说道：“想不到古老西凉竟有这般美好风光。此情此景，不由得令人想起了唐代王翰的《凉州曲》。”他慢声吟道：“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意味深长的词意，使杨中宇联想到前年初来武威时自己曾有过的感慨。

“前几年，我们从硝烟弥漫的抗日前线来到这大后方，开始很不习惯，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来这里散散心。面对这大好河山，常常感慨万千，我也胡凑了一首六言短句。”杨慢声念到：“祁连千年积雪，河西万顷良田。壮士金戈铁马，襟袍万里江山。”

蒙鼎钧惊诧地注视着杨中宇：“噢！真是‘士别三日，

当刮目相看!’今天的中宇,已非当年在王屋山、中条山时只知冲锋陷阵的中宇了。你有这样的豪迈气魄,对于完成周副主席交给的重任,我们就更有信心了。”

“鼎钧同志,你刚吟《凉州曲》中说的夜光杯,就是武威这个地方的特产。正好我托人做了三对,质地很好,光泽照人。回去我也送你一对吧。”

“久闻其名,还未见过,很想观赏观赏。”蒙接着说:“中宇同志,今天我们所谈的这两件事,关系重大,你不必向在武威的其他党员同志讲了。要绝对保密,这是纪律。”

“是。”

“那我们回去吧!”

初秋的西凉,骄阳似火。两人上马策鞭,迎着灿烂的阳光朝武威城疾驰而去。

1946年8月13日,杨中宇独自一人乘吉普车,匆匆离开了他生活、工作、战斗过多年的地方——西凉古城。临行前他没有与赵寿山将军告别,也没有向几年来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的党员同志和战友告别。到达兰州后,经当年他在临洮步兵学校的教育长,时任西北行辕副参谋长刘任介绍,很快安排在西北行辕参谋处任联合作战少校参谋。在这里,他渡过了两个多月比较平静的生活。同年12月下旬,他接到蒙鼎钧派专人送来的要他“急速回西安”的密信。随即在西北行辕办理了请长假的

手续,离开兰州星夜兼程赶赴西安。从此,杨中宇便潜没于“西北王”胡宗南的营垒之中,在敌人心脏内部开始了与群魔周旋的战斗岁月。

## 二

古城西安红埠街 54 号的  
秘密会议

1947 年 1 月 8 日。

咸阳迤北古周原上，茫茫白雪覆盖大地，西兰公路蜿蜒北去。

一辆美制小型吉普车沿公路朝南疾驶而来。公路上，一辆接一辆的美制大军车满载着国民党士兵、军械、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向北呼啸而过，开往陇东“剿共”前线。冬日夕阳下的四野，几处炊烟袅袅，分外萧瑟。横空几抹灰云缝中挤压出来的金辉，把大地点布得更加斑驳无序。

吉普车穿行过苍凉古道，在渭河旁一小土丘前嘎然而止。车中走下一个国民党军官，戴太阳镜，身着国民党新制军服，脚穿美制半新短腰棕色皮靴，外套浅色风雨衣。他就是杨中宇。他着装整齐，笔直挺立在车前，环顾四周一番后，卸下太阳镜，缓步离开公路，走上土丘之巅，夕阳下俯视东去的悠悠渭水。粼粼微波，似无数莹莹闪光的碎金洒满河面。沿岸两溜坚硬的冰碴，犹如镶嵌在渭河上亮晶晶的琉璃彩边。岸上，一片片丛生的落叶灌木林，以它坚韧不拔的生命力在凛冽的寒风中无所畏惧地与严冬搏击着。此刻，他不禁浮想联翩，勾起了对往事的无限遐思……

他出生在陕西关中东北部一个偏僻凋敝的农村。幼年丧母，全赖曾祖母赵氏抚育。不满六岁入私塾，从背诵《三字经》到熟读“四书”、“五经”。他14岁才上高等小学，一套小学生《万有文库》使他开始认识广阔的世界。一本当时被列为“禁书”的小说《鸭绿江上》，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埋下了抗日救国的根。卢沟桥事变爆发，他下定决心：宁愿与日本人战死沙场，也绝不作亡国奴。在全民族的抗日高潮中，他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不久，中共地下党组织送他去延安陕北公学接受革命教育，从此他走上了革命道路，再也没有回过故里。

1938年夏，杨中宇由延安陕北公学毕业。党中央为了对三十八军实行抗日政治教育，他和一批热血沸腾的

青年受党组织派遣,来到这支部队。在王屋山那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里,在中条山南麓硝烟弥漫的抗日最前线,经受了艰苦火热战斗生活的磨练。在以后的几年里,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反共高潮中,在同部队内外敌对势力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特别是不断认真地学习了党内文件以后,他逐渐懂得,只有按照毛泽东所指出的方向、方法去努力,才能巩固和发展部队,坚持抗战直至胜利。中共三十八军工委为切实贯彻实践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加之,当时国民党军队规定,不是军校毕业的,不能担任军事主官,因此,为了应付敌人,取得信任和“重用”的资格,选派杨中宇徒步千里,考取了远在汉中的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一分校十六期,经受了法西斯式的军事训练。随后,他又进入甘肃临洮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步兵学校深造,毕业时考取第二名,受到国民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白崇禧的接见嘉奖,出色地完成了党交付的两次进军校“镀金”的任务。这期间,不仅锻炼了强健的体魄,更锻炼出敢于战胜重重困难的坚强意志。

在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中,蒋介石为了瓦解这支经过我党政治改造的第三十八军,将该军军长赵寿山调到胡宗南所属第三集团军任总司令。毛泽东主席亲自同意并复电中共三十八军工委,选派他和几个党员随赵寿山赴第三集团军总部任职。他又经历了两年多随时都有被捕关押的艰险岁月。在此期间,他连续两期随

赵寿山将军和孙蔚如将军当“枪手”，在国民党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获得了大兵团作战的军事知识，还结识了一批国民党高级将领。在这样高要求、超负荷的工作环境中，对于只有二十二三岁的他，必须加倍努力提高政治、军事、历史、地理、文化包括礼仪各个方面与其相适应的素养和才能。这是他真正迈向成熟的一个巨大的飞跃阶段。

十年的风雨历程，他由一个农村少年，锻炼成长为有坚定政治信念，勇于独立行事的党的干部。由于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党的工作，他逐渐学会了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的本领……

现在，他根据中共三十八军工委书记蒙鼎钧的密信指示，自兰州出发，经过两天行程，就要达到目的地——古都西安。对于只有24岁的他，一个充满困难和危险的战斗群体生活已成为过去，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更加严酷、更加艰险、只身深入敌人心脏的而又完全陌生的战斗。他略微舒了一口气，习惯地整理了一下领带、军装，随即转身迈出坚定的步伐，朝着停放在路旁的吉普走去。

吉普在夜色苍茫中向着古都西安疾驶。迷朦中的古城箭楼和两边连绵残破的女墙，宛若恶魔的锯齿獠牙。成千上万只归巢乌鸦黑压压一片，发出凄厉的“哇哇”怪啼声，掠过天空向城里飞去（这是当时古城西安经常出现的一种奇异景象）。吉普车缓缓地穿过昏暗的西

门门洞,消失在万家灯火之中……

1947年1月10日夜。

天空阴沉,寒风凛冽。

杨中宇身着军装,外罩风雨衣,穿过明亮繁华的大街和熙熙攘攘的人群,来到幽静冷清的红埠街54号门前。他借着路灯微弱的光线,从容地看了一下手表:7点整。他敲了敲紧闭的大门,开门的女佣人上下打量了一番眼前这位年轻的国民党军官,问道:“先生,您找谁?”

“我找柳雪婷女士。”

“请进,她住中院西厢。”女佣让开路,请杨中宇进门后又关上大门。

杨中宇穿过前院,来到中院西厢前,房内传出留声机放出的《步步高》粤曲声。他轻轻叩门。

“谁呀?”室内传出清脆的问话声。

“杨中宇。”

柳雪婷开门掀起棉布帘,但见她中等身材,身穿深紫色旗袍,外套白色毛线坎肩,脚蹬半高跟鞋,短发遮盖右颊。举止端庄,容貌温润,妩媚中略显刚毅,微笑里似藏忧怨。在屋内流泻出的微弱光线里,她看了一眼廊房下笔直站立着的充满青春活力的杨中宇,不禁微微一怔。她没有想到这个将要肩负出生入死重任的人,竟是一位英姿勃发的年轻军官。她随即恢复常态,笑着说:“贵客临门,快请进,快请进,外面怪冷的。”

杨中宇进入西厢堂屋。柳雪婷轻闭房门。

屋内陈设古香古色，靠西墙放一楠木长几，上摆一尊滴水观音。观音前边的香炉里青烟袅袅，散发出阵阵檀香。观音左右置两尊白底兰花古瓷瓶。长几一端放着电话，另一端放着座钟。正中墙上挂着一幅松竹梅兰长幅。几前放着红木八仙桌。桌前的木炭火盆烧的正旺。门内右侧放一木制衣架。南面木隔断内，朝东窗下，一张红木带柜长条桌，两把太师椅，室内茶几旁设一贵妃榻。正中一张双人床，淡青色丝质幔帐垂地。北面木隔断内布置比较简单，看来像是书房。书橱内摆满线装古籍。靠窗放两把小沙发，靠墙放一张单人床，被枕叠放整齐，屋里典雅柔和。

柳雪婷请杨中宇落座后，递上一杯盖碗茶，凝视着杨说：“你就是杨中宇，怎么这么年轻！”

杨中宇正襟危坐，微笑不语。

柳雪婷在对面椅子上坐下后，凝视良久，似有所思地说：“我们似曾相识？！”

“抗战初期，部队在王屋山中，我老远看见过你，并不知道你的姓名。那时，我正在接受训练，你在战地服务团。你当然不会认识我。”

“怎么这么面熟！”

“是呀，我也感到好像一见如故！”杨中宇调转话题问道：“鼎钧同志约我在这里等他，他会来吗？”

“已经约好，一定会来的。”柳雪婷回答说。

说话间，蒙鼎钧已推门进屋。二人起身相迎，杨中宇向前迈出两步，热情地与蒙鼎钧握手。

“噢！你先到了！”蒙鼎钧高兴地说。

“我是准时到的。”

“好，好。想不到你这么快就从兰州回来了。”蒙鼎钧用右手轻轻地拍着杨中宇那结实的臂膀，赞叹地说：“真是戎马十年，三届军校，铁铸出服从命令的刚毅个性。”说完，他转身脱去呢质军大衣，挂在门后的衣架上。

蒙鼎钧，身着国民党新制军服，现在是西安军事情报组负责人。

他与杨中宇相对而坐。柳雪婷送上茶，落座在蒙鼎钧一旁。蒙鼎钧看着柳雪婷，向杨中宇介绍说：“她就是我在电话中给你说过的柳雪婷，她是我党的老同志，比你大一两岁，是烈士的女儿。她的父亲是1921年7月由李大钊介绍入党的，是咱们陕西早期的党员。1931年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时被捕，后惨遭反动派杀害。”

“前几天鼎钧同志也简要向我介绍过你的情况。”柳雪婷微笑着对杨中宇说。

杨中宇未及说话，蒙鼎钧接着说：“急着要你回来，是有一个重要的新情况，你认识周士冕这个人吗？”

“认识。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第二期认识的。周原是二十七军军长。当时，我是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的随从参谋，常替周做些战术作业，这也是赵寿山总司令的巧妙安排。”杨中宇略加思索后又继续说：“前年6月

18日，从重庆回西安时，我们同乘一架飞机，他曾约我去他家里坐坐，我一直没有去。周士冕是黄埔一期学生，江西永新人。当时，他的部队就驻在潼关一带。”

“啊，你的记忆力真好。当时你向我谈过周士冕约你去他家的这件事，我都忘了。”蒙继续说：“周士冕现在是新任西北补给区中将司令。咱们三集团军总部撤消后，曾潜英参谋长回到西安，周曾向参谋长问起你的情况。周说：补给区司令部刚刚组建，人手不够，想要你到他那里帮忙。当时，参谋长问周准备给你安排什么工作？周只笑着说了一句：总不能低于孙蔚如司令长官对他的安排吧！曾参谋长回广东前，要我转告你去找周士冕。”蒙鼎钧喝了口茶，接着不无感慨地说：“事情的发展变化，真是不可逆料！当年选派你随赵寿山总司令去甘肃武威就职，就冒了很大风险！想不到在陆军大学将官班里你认识的这位周士冕，在关键时刻却找上门来了，为我们今天能打进胡宗南部队的核心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杨中宇和柳雪婷专注地聆听着蒙鼎钧的谈话。

“关于周士冕的情况，据组织上掌握，其人抗战时期有过忧国忧民的进步倾向，胜利之后在政治上的表现是反动的，现在是胡宗南小组织‘铁血团’的核心人物之一，对国民党的反共战争很卖力。”蒙鼎钧稍加思索后接着说：“他为什么要找你去？我们分析：第一，补给区司令部是新组建的机构，急需要人，周当然要用能干的

人才。陆大将官班时，你曾做过周士冕的‘枪手’，他对你的才能留下了颇好的印象。第二，你是军校毕业，正好符合胡宗南‘浙、黄、陆、一’<sup>①</sup>的用人原则。第三，补给区司令部和绥署是胡宗南反共的最高指挥部，同国民党其他机构一样，内部充满了勾心斗角，周是新到任的司令，当然要用自己认为得力的人，这也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这样，正当我们想方设法打进胡宗南关键部门的时候，周士冕就找上门来了。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个机遇。组织上仔细研究过，周士冕既然能要你去，就一定用你。你做过集团军司令和战区司令的随从参谋，估计是会重用的。现在，只要把见周士冕这一步棋走好，就全盘皆活。我们花费了将近一年时间的筹划、努力，建立西安军事情报组的工作就有了头绪。”

“原任西北行辕交通处长的郑士瑞前不久刚调任西安绥靖公署的人事处长。他离开兰州前曾说过，想办法调我到西安绥靖公署工作。现在有了周士冕这条路，就用不着再找郑士瑞了。”杨中宇慢慢地说道。

“暂且可以不找。”蒙鼎钧肯定地回答。

这时，柳雪婷站起来说：“你们先谈，我去弄点点心来，顺便到院里看一看。”

蒙鼎钧以理解的目光看了一下柳雪婷，点了点头

<sup>①</sup>“浙、黄、陆、一”是胡宗南用人原则的简称。胡宗南，浙江孝丰人，黄埔一期毕业，曾任国民党军队第一师师长。胡宗南的用人原则是：浙江人，黄埔学生，陆军大学毕业，第一师出身。

说：“好。”柳走出屋后，蒙鼎钧接着说：“周恩来副主席关于建立西安军事情报组的指示，去年8月，我去武威时向你详细传达过。后来，也给柳雪婷谈过。为了更好地完成周副主席交给我们的重任，我们必须不断地领会指示精神，才可能把工作做好。”

此时，屋门响处，柳雪婷手端一小漆盘走来，盘内放着两碗热气腾腾的点心，微笑着说：“你们快吃碗汤圆，暖暖身子。”

蒙鼎钧、杨中宇分别接过点心，放在桌上，说了声：“谢谢。”

柳雪婷转身闭上屋门，接着给铜火盆续上木炭后，仍坐在一旁的凳子上。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去找周士冕？争取获得一个能够通晓胡军战略行动的工作岗位。”蒙鼎钧一边用筷子夹着碗里的汤圆一边说。

杨中宇思索一番后：“我去找周士冕，估计不会有有多大问题。胡宗南部队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校级军官如果加入另外一个部队，必须有少将两人或中将一人担保才行。我想了想，是否可先找於达做担保人，於达原是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现已升任西安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於达是浙江人，曾任‘委员长侍从室’处长。在担任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期间，为人平和，对赵寿山将军很尊重，对我很客气。我想只要我去找他做担保人，他不至于一口拒绝。现已临近春节，届时，以拜年为由去找於达比较

合适。”

“好！”蒙鼎钧想了想后说，“那就这样决定了。为了确保我们的工作能够更加隐蔽，组织上经过仔细挑选，反复斟酌，决定由柳雪婷同志担任联络员，并负责照料你的安全和生活。现在各种迹象表明，全面内战已迫在眉睫。中央的方针是立足于早打、大打，因此，我们要力争早日打入胡宗南的要害部门。”

杨中宇仔细听完蒙鼎钧的这番谈话，从容地说道：“去年8月以来，我想过无数遍，结论是：没有豁出去的精神，没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准备，是无法完成周副主席交给我们这一任务的。”柳雪婷惊愕地看了杨中宇一眼，蒙鼎钧的面容也更加严肃凝重。

杨中宇继续说道：“一切按今晚商定的计划进行。”又对柳雪婷说：“雪婷同志，在我的住址没有固定下来之前，有新的情况时，我来找你。”

“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柳雪婷问。

“东大街基督教青年会。”杨中宇回答。

“你指望上帝保佑！”柳雪婷开玩笑地说。

“是组织上安排的。”蒙鼎钧连忙解释道，“中宇在兰州时就一直住在兰州的基督教青年会。”

杨中宇微笑着对柳雪婷说：“我信仰真理。我们的命运在我们自己手里掌握着。上帝是不会管我们的，上帝也管不了我们。”

杨中宇的两句话，深深地撞击着柳雪婷的心灵。她

内心很久以来陷入一种像阴雾笼罩似的压抑之中。此时，她那双隐含忧郁的眼睛里迸发出令人鼓舞、振奋的光芒。

蒙鼎钧站起来伸出手与二人握别，说：“一切既要力争，又要谨慎。为了安全，我先走一步，中宇稍后再离开这里。”

柳雪婷送走蒙鼎钧、杨中宇后，并没有去收拾桌上的杯盘，便走进内屋，独自坐在贵妃榻上休息。她回想着刚才的一切，杨中宇那充满乐观的战斗神态，矫健的身躯，微笑中又显严肃的面容，再次浮现在她的脑海。她总感到影影绰绰在哪里见过，想来想去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来。但她为能与杨中宇共同迎接新的战斗而感到从未有过的兴奋。一个为实现自己远大理想、献身于壮丽事业的广阔天地，已经展现在眼前。她长期忍受着的隐痛，似乎已经减轻了许多、许多……

当晚 10 时许，杨中宇回到基督教青年会住处。城市的喧闹嘈杂声已经宁静下来。他打开屋内的电灯，脱去军外衣，坐在窗前的小沙发上，拨弄着火盆内的木炭，让红红的火苗早些燃起来，驱走屋内冰冷的寒气。而他脑海里不由得寻思着在重庆陆大甲级将官班，同周士冕接触过的情景。他印象中最深的是和周士冕的两次谈话。

第一次谈话是在于佑任的公馆……

1945年2月下旬,重庆,山洞。

川陕公路两侧重峦叠嶂。北侧山坳里,一幢约200平方米砖木结构的别墅,竹篱笆环绕四周,梅花满园。天气阴沉,淅沥小雨打在芭蕉叶上,叮咚有声。

当时,正在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学习的孙蔚如,邀二十七军军长周士冕和七十四军军长张灵甫在于右任公馆共进晚餐。孙蔚如是每周总要邀请将官班两位同学吃饭,以联络感情。晚餐前,杨中宇照例去餐厅检查座次、餐具、菜单。完毕后,便去于右任书斋等候。

于右任的书房颇为讲究。约40平方米的屋里,墙上挂满名人字画。几个大书橱装满了线装古籍。屋子正中放置一米多宽的长桌,一端摆设着文房四宝,壁炉中燃烧着熊熊炭火,壁炉上方正中古瓶置一株红梅,两旁几只藤质沙发,川绣铺垫。

杨中宇从书橱中抽出古版《桃花扇》,刚坐下阅读时,门外传来吉普的刹车声,他急忙起身迎接,周士冕已匆匆走进书斋。

周士冕,身着旧制军服。中将军衔,40岁左右,矮小精干,江西口音很重。

“啊!杨参谋,孙帅到了吗?”周一进门就问。

“还没有到。刚来电话,等雨稍停后他同张军长从小步行过来。”杨中宇立正回答。周士冕靠近壁炉一旁坐下,脱下军帽放在茶几一端。

于公馆女佣送上盖碗茶。

“我今天下午没有上课去，是从市区直接赶来的。想不到他们还没有到。你请坐，咱们先谈谈吧。”周士冕说。

杨坐在周对面的藤质沙发上，注视着周的面容。

“杨参谋，陆大的教官都称赞你的战术作业做得好。他们这些人都是研究兵学的，能得到他们的赞赏，很不简单，很不简单！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军校十六期毕业。步兵学校恢复后，我又考入步校第四期学员队进修。”

“在步校学得怎么样？”

“毕业时考第二名，受到白崇禧副总长接见嘉奖。”

“啊！他见你！谈些什么？”周对白崇禧流露出一不屑一顾的神态。

“只谈了几句勉励的话。”杨回答到。

“不谈他啦。听孙帅说：甲级将官班第一期时，你就在这里，是随赵寿山总司令来的？”

“是的。是总部参谋长派我来的。”

“参谋长是曾潜英吧，我们是同学。”

杨中宇缓慢地“噢”了一声。

“赵总司令的女儿、儿子去过延安，上过抗大，你知道吗？”

“不知道，也不认识。”

“你是长安人，还是户县人？”

“我是合阳人。”

“啊！我还以为你和孙帅、赵寿山是同乡。我的部队现在就驻在你家乡附近呀。”周士冕接着说：“你和张灵甫很熟？”

“张军长经常在孙帅那里吃午饭，很熟。”

“张灵甫的战术作业也是你做的？”

杨笑而未答。

“你经常看什么书？”

“我喜欢历史，战史，特别喜欢《孙子兵法》，就是读不大懂。”

这时，周从杨面前茶几上拿起《桃花扇》，翻阅了一下。“你喜欢文学？”

“随便翻翻。”

“你结婚了吗？”

“没有。七八年来，不是作战就是受训，没有时间谈这件事。”

谈话间，孙蔚如、张灵甫联袂而入。孙、张和周握手寒暄后，四人便先后就座用餐。席间，时有琅琅笑声。张灵甫看着杨中宇突然高声地问道：“杨参谋！考虑好了没有？”

“什么事，张军长？”杨中宇不解地问。

“将官班毕业后，随我到七十四军去，先当警卫营长，以后再提拔你。怎么样？”

杨中宇笑而未答。

周士冕朝着杨中宇和孙蔚如扫视了一眼，但没有说

话。

孙对张灵甫笑着说：“先吃饭，先吃饭，这件事从长计议吧！”

杨中宇和周士冕另一次谈话是在1945年6月18日。杨和周在重庆白市驿机场，搭乘同一架C47型运输机回西安。飞机上两人说了许多家常话。周士冕详细询问了杨在军校及军校毕业后的经历，杨一一作答。

飞机快到西安上空时，周问杨中宇：“你到西安后有人接吗？”

杨说：“孙帅打过电话，估计西安办事处会派车来接。”

周说：“不能估计呀！如果没有人接，我顺便送你。”杨表示感谢。

周曾郑重地说：自己回到西安后，准备在家里休息半个月再去前方。他家住西安崇信路125号，希望杨中宇去他家里坐坐。

后来，杨中宇没有去过周家，也没有再见过周士冕。

杨中宇仔细地回忆了他与周的两次谈话。对周这个人，现在还捉摸不透，一切只能等见面以后再看。此时，夜已很深了，他感到有些倦意，便脱衣上床，但当晚与蒙鼎钧、柳雪婷同志见面的情景又浮现于脑海，久久不能

成寐，直至东方泛白，方朦胧入睡。

XXXXXXXXXX

XIANJUNSHIQINGBAOZUISHI



## 三

## 补给区司令部新来的参谋官

1947年1月22日，是中华民族隆重的传统节日——春节。古城内许多人家门前照例贴上了祈盼吉祥的红纸对联和免灾避邪的门神。大街上除过几家有名气的饭店开门营业、酒肉飘香、顾客盈门外，多数商店已上了铺板，关门大吉。寒风中三三两两游走着串亲拜年的男男女女。匆匆行人里，既有着装华丽、紧裹毛茸茸全狐围巾的阔太太，也有衣衫褴褛、瑟缩着身躯，沿街四处讨施舍的饥寒交迫的乞丐。具有几千年文明的历史古

城，一幅幅凋敝凄惨的景象活现眼前。惟有远远几处低哑、稀疏的爆竹声，宣告着新的一年复始了。

上午 10 时半，杨中宇驾驶吉普穿过喧闹的大街，拐进南城门西侧一条幽静的街道——大湘子庙街。吉普车缓缓地停在一所宽敞、干净的半新四合院门前，这便是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於达的公馆，黑油漆大门两旁站立着几名全副武装的卫兵，戒备森严。杨中宇下车后，从容地走近卫兵：“你通报一下，原第三集团军总部杨参谋要见於副主任。”卫兵进院通报后，陈副官即出门迎接。

“啊哈！杨参谋，你怎么来了？武威一别，快半年了吧。”

“我来给於副座拜年，也给老兄拜年！”

“他刚从绥署回来，中午才有事，现在正在会客室闲坐着。快请进，快请进。”

於达着新制军服，中将军衔，45 岁左右，中等身材，面目清秀，举止文雅，浙江口音。

於达的客厅布置得比较简单，靠墙三面摆着沙发，沙发前各设茶几。中间木炭火盆燃烧得正旺。两边茶几上，一盆火红的石榴花，一盆洁白的水仙花，互为辉映。

杨进门后，脱去风雨衣、军帽，挂于衣架之上，向於达行鞠躬礼。

“请坐。”於达起身招呼道。

勤务兵送上茶，摆好瓜子、花生、糖果之类。

“听说宋希濂留你在西北行辕工作，怎么又回西安

来了？”於达问。

“曾参谋长回广东前托人转告我，西北补给区周司令要我到他那里工作，所以，我就回西安来了。今天过年，我来看望於副座。”

“你和周士冕是怎么认识的？”於达又问。

“陆大甲级将官班二期认识的。”

“啊，他和孙蔚如司令长官同期。你已经见过周士冕了吗？”

“还没有。我原来想请曾参谋长带我去见周司令，可他已经回广东去了。”

“西北补给区已改为第七补给区，仍属南京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管辖，但配属西安绥靖公署。那里是新机构，人员也不齐，又是新业务，正需要人。我同周司令刚在绥署见过面，他已回家去了。我给他打个电话吧。”说罢拿起手摇电话机话筒：“接补给区周司令公馆。”说完放下电话，刚刚回坐在杨中宇对面沙发上，电话铃响了，复又起身拿起话筒：“你已到家了……我们三集团军总部有个杨参谋，他说：你让曾潜英找他……啊，他已从兰州回到西安，现在就在我这里。……他在武威时表现很好，参谋业务也很熟悉。……那很好，那很好，那就让他春节过后报到吧。……还要人担保？怎么胡先生这里还有这个规矩，那我就担保吧。他到你那里以后，一切请周兄多多照顾。”

於达打完电话，对杨中宇微笑着说：“周司令电话里

说：“你在陆大两期甲级将官班时，战术作业做得很好，这件事在总部时你怎么没有说过？”

杨中宇笑而未答。

“周司令要你过春节后就去找他。他原是二十七军军长，为人忠厚，你在那里好好干，有什么事，可以随时来找我。”

杨中宇起立：“谢谢於副总司令的关心。听陈副官说司令中午还有事，我就不打扰了。”取下风衣军帽，夹于左腋下，鞠躬告辞。

“很不巧，今天中午，盛文要请吃饭，我就不留你在这里吃饭了。”於达也站起来，目送杨中宇向大门走去。

陈副官送杨中宇到门外后，表情亲热地说：“杨老弟，以后常来。於副座在这里并不很忙，来前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了。”

杨中宇握住陈副官的手，叫着过去经常戏称陈副官的绰号“油儿”（意指做事特别圆滑的人叫“油子”）说：“油儿哥，这半年多不见，你愈发‘油’光焕发了。啊哈！祝老兄好运。”说完就跨上吉普离去。

陈副官先是满面笑容地朝着缓缓驶去的吉普挥手告别，接着便提高嗓门喊道：“你怎么又这样称呼你哥呀？……”嘴里还嘟囔个不停。

第七补给区司令周士冕的办公室，位于西安城内西北角的习武园路。习武园，顾名思义即演武场，历史上为

巡抚循列大阅之所。习武园路的西端为藏密黄教喇嘛寺院广仁寺，清代为西藏官员朝京时留宿住地。全国解放以后为陕西省军区所在地。它的南面不远就是横贯东西的玉祥路，玉祥路一直往西的尽头是玉祥门。玉祥门外古城墙下有一片杂草丛生的荒丘地带。胡宗南统治西北的十几年间，这里是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刑场。玉祥路是行刑囚车的必经之路。多少先烈、仁人志士就是经过这条路，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罪恶的枪口下，倒在玉祥门外血泊之中。玉祥门本来是为了纪念冯玉祥将军在大革命时期，打败北洋军阀对西安的围攻而命名的。但在胡宗南统治时期，玉祥门却成为“不祥门”、“死亡门”，玉祥路却成为“不祥路”、“恐怖路”。“出玉祥门”四个字，竟成了古都几十万人民谈话中的禁忌用语。

1月25日上午9时左右，杨中宇眉头紧锁，沿着玉祥路疾步西行。走到习武园的路口时，他放慢脚步，极力控制住满腔怒火，习惯地整理了一下领带、军装，继续朝着补给区司令部周士冕的办公地——习武园路走去。

周士冕办公室，是一幢新建的坐东朝西的“凹”字型砖木建筑。房屋高大宽敞，四周有围墙。“凹”字型朝南向是有门连通的三间房。第一间是周的会客室，第二间是周的办公室，第三间是周的临时休息室。朝北向三间，是两位副司令和参谋长的办公室。中间的两大间通房是司令部的小会议室。围墙内耳房，是卫兵室、副官室和卫生间。

杨中字朝大门前站岗的卫兵说：“请通报一下，杨中字要见周司令。”一卫兵进院后不久，周士冕的副官徐逸樵走出大门。

徐逸樵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勉强地对杨中字敬了个礼。杨还礼之后，徐逸樵说：“是你找周司令，你是哪里来的？”语气有些傲慢。

“我叫杨中字。是周司令请我来的。”杨正视着徐回答道。

“周司令请你来的？”

“是的。”

“周司令现在很忙，我去问一声。”

杨中字未答话。徐副官进门后，杨中字看了看手表刚好 10 时整。

片刻后，徐逸樵疾步而出。略带谦恭状说：“周司令请你，杨参谋。”

徐、杨来到周的会客室内，杨脱去风衣，卸下军帽，挂于衣架之上。

“杨参谋吗？请里屋来坐。”里屋传出周士冕的声音。

杨步入周的办公室。办公室内，正中放置一张大写字台，对面两把靠背皮椅。北、西两面墙上挂着陕甘宁边区和晋南的军用地图。

周士冕身着新制呢质军服，坐在扶手皮椅上。办公桌上零乱地摆满文件。其人短小精干、沉稳敏捷。

杨中字行鞠躬礼的同时，周士冕即起立以示欢迎。

“周司令，春节好。”杨中字说。

“请坐，请坐。”周微笑着用手势指着办公桌对面的皮椅，接着说：“一年多不见了，你的样子还没有变。勤务兵！倒茶。”

杨中字正襟危坐，微笑未语。

“我记得前年请你到家里来坐坐，怎么没有来呀？”

“很想去，当时孙帅那里事很多，一时抽不出身来。”

“听曾潜英说：第三集团军总部撤消后，你到西北行辕工作去了。”

“是，在参谋处担任联合作战参谋。前不久接到曾参谋长托人带去的信说，周司令要我回来，我就请了长假，除夕刚到西安。”

周士冕刚要说话时，徐副官走进屋：“司令，车子已到了。”

周看了一下自己的手表说了句：“知道了。”这时，周士冕一面找出便笺，从笔筒里取出毛笔，一面问道：“你现在是什么级别？”抬头看了看杨的肩章。

“少校。”

周即在印有“西北补给区司令部”字样的便笺纸上竖行书写：“委任杨中字为司令办公室少校参谋。人事处即办。周士冕民国三十六年一月二十五日（1947年1月25日）。”写完后，交杨中字手中：“我现在马上要去绥署，你先去司令部人事处办手续。下午我让参谋处来一

个联勤参谋，向你介绍一下司令部的情况。你做过作战参谋，没有做过联勤参谋，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只是有些术语不同，请他给你讲一讲，咱们晚上再谈吧。”

杨中宇双手接过便条看了一遍。周接着说：“勤务兵！”勤务兵走进办公室内。“你陪杨参谋去人事处办手续，我给他们打个电话。另外，让徐副官把杨参谋的午饭安排好。晚饭，杨参谋和我一起吃。”

“是。”勤务兵答道。

杨中宇起立后，周又向杨补充说：“担保人一栏填写於达。”杨鞠躬告辞。

当晚7时许。周、杨两人共进晚餐后，在会客室的沙发上相对而坐。

“你和宋希濂熟吗？”周士冕显得有些疲倦，靠在沙发上问道。

“陆大甲级将官班第一期认识的。他经常住在迪化，在兰州只见过几面。”

“那次你是跟赵寿山去陆大的吗？”

“是曾参谋长派我去的。”

“我同曾潜英是同学。上个月我们在一起吃过饭，他已回广东去了。”

“曾参谋长的家眷是我由重庆接回武威的。在武威时，每逢星期天他常常约我和我的家人一起吃饭。”

“去年底孙蔚如司令长官回西安，你见过他吗？”

“没有。那时我还在兰州。”

“孙先生为人忠厚，颇有文采。他参加过中山先生的中华革命党，在护法战争中负过伤。你跟着他学了不少东西吧。”周对孙颇有敬重之情。

“孙先生对我很好，就是觉得我的毛笔字写得不好。”杨中宇微笑着说。

“长辈对年轻人都是严格要求的。”周笑了笑说，“你认识郑士瑞？”

“认识。他是我在步兵学校时的学员队长。”

“郑士瑞现在任绥署人事处长。半个月前，他来看我。说到他在步校工作时的一段经历，我顺便问他是否认识你。他说你在步校时学得很好，成绩很优秀。”周接着说：“今天下午陈参谋向你把补给区情况介绍了吗？”

“介绍过了。”

“管区这么大，”周士冕说“除过陕西以外，还包括陇东、豫西、川北、晋南，所有部队加起来十几个整编师、三十几个整编旅，还有特种部队。司令部刚刚成立，所辖单位一百四五十个，各个兵站分站，人手都不很齐。晋南、陇东战事又很吃紧，有许多事让人感到棘手。你来了，很好。”稍停片刻后，周士冕又接着说：“你还没有结婚吗？”

“是的，在安顿下来后，我准备托人介绍。”

“你准备住在什么地方？”周问。

“西安有些熟人，我打算在附近找个房子。”

“那很好。我回头告诉副官处，除薪俸之外，再发给

你些津贴，每月按七袋面粉价值送给你。另外，再由监护营拨给你一个勤务兵的供给。让他们给你安排一个中午休息的地方。以后用车，找副官处要。副官处长叫张剑平，也是你们陕西人。以后有关生活方面的事，你就直接找他办。”

“好。”

“你把住处安排一下，下星期一、二就来上班。”周指着自己的办公室说：“办公室我也准备调整一下，将我的办公室搬到外间会客室，你在中间屋里办公。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我暂时住东大街基督教青年会。那里比较清静。”

周“噢”了一声。“那好。我这就回家，顺便把你捎过去。”遂站起身来，自衣架上取下呢质军大衣、军帽。杨中宇也穿上风衣、戴上军帽，随周出屋，同车离去。

当晚 10 时，杨中宇步行来到红埠街 54 号柳雪婷家。

柳雪婷、蒙鼎钧在西厢早已等候多时。杨中宇刚一进门，蒙、柳赶忙起身同他握手。

“见周士冕还顺利吧。”蒙鼎钧首先问道。

“周士冕已委任我为司令办公室少校参谋。办公室设在周的办公室的内屋。周让我下星期一、二就去上班。另外给我七袋面粉的津贴，一个勤务兵的供给。今天下午周派了一个参谋，向我详细介绍了补给区管辖地

区和所属单位,介绍了司令部的办公程序。此人一见面就问:“杨参谋是江西人吧?在二十七军担任什么职务?”我均笑而未答。晚饭后,周单独和我谈了半个多钟头的话。谈到宋希濂、赵寿山、曾潜英、郑士瑞,但没有深入地问。有些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和下级谈话的老一套。看来周确实很忙,谈话时的神情有些疲惫。补给区刚刚成立,司令部本身一百多个单位,负责补给胡宗南分散于几个省的十几个整编师,三十几个整编旅。周士冕谈话中对孙蔚如将军抱有敬重之情,谈的也较多,这可能是我和他在重庆认识时,当时我担任孙先生的随从参谋的缘故。”杨中宇向蒙、柳二人简要的报告完他与周士冕见面的情景,端起茶碗喝了一口接着说:“谈完话回家时,周要我搭乘他的小汽车,送我到基督教青年会大门口,所以我来晚了。”

“这很好。”蒙鼎钧高兴地说:“总算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看来,周士冕真是个大忙人。”柳雪婷微笑地插话道。

蒙鼎钧转而严肃地说:“现在东北、华北、晋南、陇东战况都很吃紧。敌人很可能进攻延安。中宇的工作很重要,很艰巨。今后,没有十分必要,我们就见面了,一切由雪婷同志联系。”蒙鼎钧加重语气接着说:“为了保护中宇同志的安全,凡是中宇送来的材料,由雪婷同志重抄一遍及时转给我。要将中宇的原稿立即毁掉。”接着对

柳雪婷说：“你送我的材料，前边和后边都不要署名，也不要注明日期。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万一被敌人发现时，无所牵连。”他又对杨中宇说：“我再次重复强调一下，你到补给区司令部后要注意的两个问题：你去过延安，跟随赵寿山将军多年。前者，你在同人的交往中，特别是谈话中要十分注意，不能留下任何漏洞。后者只能采取尽可能淡化的态度。你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你是冒着极大危险走进敌人司令部的，必须有这个精神准备。”

“是的。我将尽量减少与外界的接触，凡事三思而后行。”杨中宇说。

“另外，为了你今后的安全，前不久组织上已将原三十八军中与你有过组织关系的同志以及他们的家属统统调回边区。尽管我们现在采取了这些措施，但情况千变万化，难免会出现预想不到的意外事情发生。关于传送情报的秘密交通问题，已安排妥当。空路，由周副主席派来的电台负责。陆路，由关中地委交通站负责，由几名可靠同志<sup>①</sup>担任，你们就不用管了，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这一点请你们放心。”

“是。”

“你刚才说的凡事三思而后行的想法很对。”蒙鼎钧说：“还有关于你的住处，我已让雪婷同志给你安排好了。今晚我还要和别的同志见面，我先走一步。”

柳送走蒙回屋后，坐在杨中宇对面说：“你今天够累

<sup>①</sup>秘密交通员由孙光明、孙焕文、李继成等同志担任。

了,回去好好睡一大觉。明天上午10点后,我在莲寿坊17号中院等你。”

杨中宇站起来:“夜很深了,我得走了。”他从衣架上取下风雨衣和军帽后,说:“鼎钧同志说你的年龄比我大一点,为了工作方便,今后我就称你‘雪姐’吧。”

柳深情地点了点头,随即送杨中宇至大门外。

莲寿坊位于通向玉祥门路的一条小巷。17号院的前门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小门楼。前院三间门房,三间东厢房,两间北房,全住着补给区汽车一团的家属。北房内西侧有一个角门通向中院。中院内,正房三间是柳雪婷之弟柳继先夫妇的住室。西厢两间是柳雪婷的住房和会客室。东厢是厨房、卫生间。正房西侧有一小过道通向后花园。

后花园面积约一亩半左右,遍植着均已剪枝修整的桃树、杏树、冬青等。四周几棵翠柏,中间两棵海棠树。西北角地面稍高,有砖木结构平房三间。中房有门,一明一暗格式,左侧通向靠西的内屋。屋内靠西墙一张较大的单人床,上置崭新的被褥。临窗一张小写字台,桌上台灯、文具之类俱全,靠门处一张大沙发。全屋墙壁粉刷一新。北墙小门通向地下室。抗战时期作防空备用。中房内一张单人床,一张三斗桌,几把椅子。东房一间,一分为二,南边是厨房,北边是卫生间。

1月26日上午10时,天气晴朗而酷寒。杨中宇身

着风衣，驱车来到莲寿坊 17 号。前院大门敞开，中院小门紧闭。他穿过前院来到中院门口。一副红纸春联在阳光下分外耀眼。上联写的是“沾衣不湿杏花雨”，下联写着“扑面不寒杨柳风”。横批是“吉星高照”四个字。笔法浑厚有力，颇为耐看，但已被风吹得快要耷拉下来。尽管还是数九寒冬，善良的人们却仍然向往和期盼着美好春天的到来。他轻轻敲门后，柳雪婷的弟媳开了门。她约 23 岁左右，比柳雪婷稍矮，略胖。穿流行的黑底红花对襟棉袄，黑呢西裤，半高跟鞋。性格开朗，稚气有余。

“我是杨中宇，来找柳继先。”

“客人来了，快请进。”弟媳笑容满面，热情地招呼着。她随手关上门后，看了一下杨中宇，说：“请跟我来。”

杨中宇随其来到西厢房客厅坐定。客厅内满屋阳光，显得特别明亮。沙发前的茶几上摆设着瓜子、糖果、细点之类。正中的黄铜火盆擦拭得晶亮，木炭火苗正旺。柳雪婷身着黑色小花旗袍，上披淡青色缎坎肩，脚踏半高跟鞋，略施脂粉，从容地微笑着自里屋走出来。

“今天是正月初五，又是礼拜天，继先一大早就出去了，我正等你。”柳雪婷以主人的语气说。遂向着正在倒茶的弟媳介绍道：“这就是杨参谋，贵客临门。”接着又对杨中宇说：“她是继先的媳妇，叫杏蕊。”

“噢！名字很好，人如其名。”

“杨参谋才是人才出众，百里挑一，别再取笑我了。”杏蕊笑着说。

“只顾着说话，我的车还在大门口，我得去取行李了。”杨中宇说。

“你把行李也带来了？”柳雪婷连忙向杏蕊说：“你快去和司机给搬进来。”杏蕊出屋后，柳雪婷在杨中宇对面沙发上坐下：“昨晚睡好了没有？昨天你可够累的了。”柳关心地说。说话间，杏蕊已将行李搬至门外。

柳雪婷说：“行李先放在这儿，一会儿我领他去后花园，你们快进来。”

杏蕊进屋后，说：“司机已回司令部去了。杨参谋的行李太简单了，一个箱子，一个行李卷，今后需要什么请随时告诉我。”

“从现在起我就是你的房客了，一切不必客气。”杨笑着对杏蕊说。

“我们多少沾一点亲戚嘛，还说什么房客！我们连吃饭都管了。要说房东，大姐才是房东。”杏蕊大笑着说。

“我是你的表姐，她自然就是你的表妹了，以后都不要客气了。”柳雪婷微笑着说。

“周司令特别照顾我，拨给我一个勤务兵的供给。我是单身汉，准备找个小兵，替我做些零碎事情。”杨对着杏蕊微笑地说。

“那好啊，我们家是两口人，也可以替我们帮帮忙。”弟媳高兴地说道。

柳雪婷看了一下杏蕊阻止道：“别再说闲话了。”然后，向杨使了一个眼色说道：“我用你给的钱，初步安置

了一下你住的地方，不知满意不满意。”

杨中宇听后略愣了一下：“雪姐布置的，我当然满意。”

三人携行李走进后花园，穿过两行冬青围绕的甬道，来到屋内。杨中宇环视四周。各样家具摆设得井然有序，正中一个黄铜木炭火盆，整个屋子暖气融融，朴素温馨：“怎么布置得这么好！”

“新官上任嘛！总要搞得好一点。”柳半开玩笑地说。

“是啊，这比我在武威时的住处好多了。”

“那是抗战时期，现在胜利了，应该有所改善。”

杏蕊笑着说：“今天是过‘小年’，中午和晚上就一起吃饭吧，我们已准备好了。等继先晚上回来你们再深谈吧。我这就准备午饭去。”说罢出屋离去。

杏蕊走后，柳雪婷坐在床边表情凝重地说：“我和继先是姐弟，二人相依为命。继先现在三青团做事，整天和陕西省三青团的干事杨尔瑛混在一起，但他很听我的话。我已向他简要介绍了你的情况，他很欢迎。”

“今后就得给他们添麻烦了。”杨中宇遂走向外屋，从行李中取出两把日本皇族军官所用的军刀，从皮箱中取出一个锦缎木盒，复又回到里屋。先将两把军刀挂于衣架上：“这军刀是孙蔚如司令长官在武汉主持受降后送给我的。”然后，拿起锦缎木盒，回坐在沙发上递给了柳雪婷：“这是武威的特产夜光杯。就是王翰《凉州词》

所说的夜光杯。据当地人说：墨绿色质地为上品。我托人做了三对，一对在武威时送给了鼎钧同志，这一对我送给你作为纪念吧。”

柳雪婷接过后，站起来走到窗前，小心翼翼地打开锦缎盒，将墨绿色的夜光杯放置在桌上。阳光透过玻璃窗，使圆润的夜光杯反射出耀眼的光泽，分外明亮。她回首凝视着杨中宇说道：“这对墨玉质地巧凿成的夜光杯晶莹、圆润、光洁，如果斟满葡萄美酒，一定更加醇厚明媚，这是一件可作为传家宝的珍贵纪念品。王翰的《西凉曲》，词句流畅，意境真切，可谓千古绝笔，只是调子过于低沉些。你说对吗？”

杨中宇感到柳的一番话颇有见地，便说道：“是的。《西凉曲》中‘古来征战几人回’这句太伤感了。我们今天面对的情况，也可以说是征战的前夜，但却完全是另外一种心境。我坚信我们能取得胜利，我们能看到胜利的那一天。当然，这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柳雪婷默默听完杨的谈话后，脸上露出淡淡的笑容，随即转身端详着珍贵的夜光杯。稍顷，将夜光杯复置于锦缎盒内装入手提袋中。“我们到中院吃饭去吧，免得杏蕊再来叫。剩下的行李，吃完午饭后我再帮你收拾。”

两人走出屋门，在后花园内把房前屋后的环境看了一遍。

“雪姐，我想，我上班以后的十几天内，你仍和过去

一样，每隔两三天来莲寿坊一次。最好我先不去红埠街找你。”杨中宇说。

“我也是这么想的。你就集中精力上班吧。”柳雪婷赞同地说道。接着她又关心地说：“你在敌人司令部那里上班，既要安心，又要小心，一切要十分谨慎。”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既入虎穴，泰然处之。我完全想通了，我的决心已定：对敌，无非是当好‘司令办公室参谋’，这是我的立足之本；对党，我甘愿做革命战争胜利的铺路石，这是我入党时的誓言。雪姐，你放心，我会小心翼翼地与敌周旋到底的。”

柳雪婷以敬佩的目光注视着眼前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默默地点了点头。

## 四

### 胡宗南兵力部署跃然于 片纸之上

1947年1月28日。

杨中宇到第七补给区司令部上班的第一天，约7时半左右，他来到司令部办公院大门前，卫兵行礼，他答礼后走进大院内。周士冕的勤务兵迎上来。

勤务兵年约20岁，着草黄色士兵棉军服，敦厚，结实。

“司令还没有到。遵照司令吩咐，副官处已将杨参谋的办公室布置好了，请进屋看看。”勤务兵报告道。

“好吧。”杨微笑着说。

勤务兵随杨走进办公室。室内设置已完全改观：原来周士冕的办公室改为杨中宇的办公室。靠南窗安放一张写字台，写字台右侧，横放一张三斗桌，桌上设置三部手摇式电话机。座位背后安放一铁质保险柜，铁柜上方贴墙置一挂钟。地上仍铺着淡绿色地毯。墙上挂着的军用地图未变。

原来的会客室，改为周士冕的办公室。杨中宇将外间、中间和司令的临时休息室看了一遍，又看了看卫生间以及周围的环境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坐下。他微笑着向一旁站着的勤务兵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史成坤。”

“你是哪里人？”

“渭南人。”

“咱们是同乡。什么时候当兵的？”

“去年2月当兵的。先在警卫营，司令部成立后，营长派我来这里的。”

“你和徐副官很熟吗？”杨中宇继续问。

“到司令部才认识的。”史成坤接着说：“周司令对我很好。”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父母都在，还有一个弟弟，今年16岁了，家里地很少，生活艰难。”

杨中宇“噢”了一声。说话间，周士冕的小汽车已驶进院内，杨中宇即走出办公室迎接。

周下车后朝站立一旁的杨中宇说：“噢，你已经早到了。”

“我是8点前到的。”

周又面向勤务兵：“你把杨参谋吃饭的事安排好。叫徐副官来。”便匆匆走进办公室，在写字台上忙着收拾公文包内的文件，徐副官走进室内。

“周司令。”徐副官报告道。周即放下公文包：“今天上午，你领杨参谋见见两位副司令和参谋长，也到司令部各个单位看看。”

周士冕又转身面对着杨中宇：“我已告诉参谋长，今后送我的文件，先交到你这儿。你按轻重缓急再给我看。现在我要去绥署开会。”说完，疾步出门上车离开了司令部。

当日晚饭后，杨中宇陪周士冕在院子里散步，周默然地背手漫步，低头思索，一言未发。约10分钟后，杨随周步入办公室，周坐在自己大写字台后的皮椅上：“你搬把椅子坐下，把今天的事说一说。”

“是。”杨中宇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将十几个红、蓝、白色的分类卷宗端出来，放置在司令办公桌右端，坐在司令的对面。周士冕的目光向卷宗扫视了一下。

“今天急需处理的事有六件：一件是要将设在平陆的二二四分站调往运城；一件是汽车一团要调王汉山任副团长，人事处送来的；一件是整编第二十九军和整编第八十二师向庆阳、合水推进的通报；一件是经理处送

来的，关于十九仓库储存面粉的情况；一件是军械处关于储备化学炮弹的报告；一件是……”杨中字流利地报告着。

周士冕眉头紧皱。

“还有……”杨看了一下周的表情。

“算了，算了。你先把第一件念念。”周士冕说。

杨翻开第一个红色卷宗：“参谋处拟命二二四分站由平陆进驻运城。人事处拟委任张光斗为二二四兵站站长，参谋长已经同意。”

“原二二四兵站站长是谁？运城不是有兵站吗？”

“我打电话去问一下。”

“不用问了，以后注意弄清楚就是了。先照参谋长意见办吧。”周士冕边说边拉开抽屉，将自己的印章取出交给杨中字，接着说：“你画个‘行’，盖上章就可以了。这颗印章，以后就由你保管。”

“是。”杨中字双手接过印章。放在自己面前，从笔筒内拔出毛笔，画“行”盖章后，放置右侧一端。几个红色卷宗里的公文逐一处理完毕后，周士冕说：“你给我读一下战况通报。”

杨中字念完两个战况通报后，右侧还堆着六个卷宗，周士冕面露疲惫神情，又扫视了一下未处理完的卷宗，背靠皮椅似在闭目养神。稍候，周说：“其他文件，你今晚好好看一看，明天上午再给我详细说一说。看完后你就可以回家休息了。”

“是。”杨中宇回答道。

“今天绥署开会，”周士冕缓慢地说：“陇东战役没打好，胡先生很生气。我先回去了。”接着高声叫道：“勤务兵，叫车来。”

周离去后，杨中宇将卷宗复又抱入自己的办公室，将周士冕的印章、印泥盒锁入身后的保险柜。在台灯下详细地翻阅着还未处理的文件。

挂钟响了，时针指向10时。

史成坤轻手轻脚地走进来：“杨参谋，你还不回去，司令部已没有人了。”

“那好，你要个车来。”便将桌上卷宗锁进身后的保险柜。

2月4日，按农历说这一天是全年的头一个节气立春。尽管积雪覆盖着大地，严冬终已过去。杨中宇到敌补给区司令部上班已经一周。上午8时半，司令办公室就开始忙碌起来。杨从办公桌上拿起带有红色标志的卷宗：“史成坤！赶快把这些卷宗送参谋长办公室。”

“是。”史成坤接过卷宗送往谢齐家参谋长办公室。

周士冕办公室内，人来人往，参谋长、各处处长进进出出不断。杨的办公室内三部手摇电话轮番作响，约10时许，才算静了下来。

“杨参谋，你给我把昨天没有处理完的事再说一说。”周士冕面向杨的办公室说道。

杨中宇抱着卷宗走来，将卷宗放置司令办公桌右端，但未掀开卷宗。口头简要报告：“需急办的共五件。第一件是……第二件是……”他井井有条地一一报告完毕。周士冕仔细听完后：“你的记忆力真好。画‘行’盖章后，退参谋长。‘战况通报’今后就存你那里。”

“是！”

“兵站分监部下属兵站这么多，还有各种仓库、被服厂、军械修理厂、医院、汽车团、挽马团，驻地又很分散。你向参谋长报告一下，要下面制个表，或用什么办法表达清楚。特别对新运到的美制重炮、山炮、火箭筒、无后坐力炮、还有美军被服、干粮、营养品，以及接收日本的各种物资，必须单列清楚，使人一目了然。这件事，我给参谋长谈过几次，始终没有办好。你好好办一下。”

“是。我立刻去办。”

当晚6时半，凹字形办公楼东侧一间清净的小食堂里，翠绿色的屏风内，周士冕、杨中宇共进晚餐。

“我已将司令上午布置的事报告谢参谋长了。参谋长让我和参谋处、军械处、通讯处、经理处、运输处、卫生处联系办好。经参谋长同意，我拟了一张表格，请各处将其主管部队和主管单位，包括主官姓名、驻地、任务，制成序列表，后天送来。我再花半天时间汇总制表送司令阅。”杨中宇缓慢地以交谈的方式报告着。

“好。这样办对。免得绥署开会时老是说不清楚。”

周士冕同意地说。

2月9日早8时,杨中宇走进办公室。

“史成坤!”杨叫道。

史进屋后站立一旁。

“你坐下。”杨中宇说:“今天上午司令和参谋长去省政府开会,事情不多,我叮咛你几件事:第一,司令不在办公室时,除过副司令、参谋长、徐副官以外,未经预约的人一概不要让进来。第二,军容要整齐。司令办公室的卫生,包括茶具、文具,8点前一定要彻底弄干净。中午,司令睡觉前,一定要将窗帘放下,门窗关好。司令很累,让司令好好休息。第三,你在这里工作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可随时报告我。这三条你记下了吗?”

“记下了。”史回答道。

“第四,你给我把你弟弟的情况说一说。”杨中宇以关心的语气说。

“他叫史成民,小学上完后,无力再上初中,现在家务农,人很老实、勤快。”

“我这里事情很多,常常加班,家里需要个勤务兵。我准备和副官处张处长商量一下,再决定要不要你弟弟来。现在,你先忙去吧。”

“让杨参谋费心了。”史成坤行鞠躬礼后退出。

当日下午2时半许。杨中宇正伏在桌上看文件。周

士冕午休起来，整理军衣后步入杨的办公室，朝着挂在墙上的军用地图扫视了一番。

“兵站位置在地图上已经都标好了？”周士冕问。

“标好了。”杨中宇起立报告：“各处送来的表格，我已将各个兵站分监部、兵站分站、两个汽车团、两个挽马团、监护营、通讯营、各个军械、物资仓库的情况，按番号顺序分类汇总好了。”说完将表格递给周士冕。

周接表格后，转身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杨中宇紧随其后，在司令办公桌前站着，等候问话。周士冕坐在写字台后的扶手皮椅里，伏案认真地翻阅了一遍。以赞扬的语气连声说：“很不简单，很不简单。”

“我将这份表装进司令的公文包，司令可随时翻阅，如有变动，我再拿出来修改。另外，我给参谋长送了一份。”杨中宇报告道。

“好，好！”周士冕表示满意地说。

2月13日下午4时许。周士冕正在翻阅战报，杨中宇坐在司令办公桌对面，左侧一端堆放着处理完毕的公文卷宗。

“啊呀，总算处理完了。”周松了口气，站起来伸展了一下腰肢后，从写字台后移坐在沙发上。

杨迅速整理完桌上的卷宗站起来。

“你坐，你坐。休息一会儿。”周士冕用手势指着对面的沙发说。杨中宇两腿并拢，上身笔直微微前倾，落坐

在沙发上。

“年前，整编第一军在晋南作战，吃了大亏。”周士冕缓慢地说：“现在，整编第二十九军在陇东打的也不理想。目前部队调动频繁。今天上午绥署开会，胡先生又发了脾气，问我各个部队的补给情况，我一时说不清楚。很伤脑筋。”说话时情绪低落。

“这么多整编师，整编旅，还有骑兵、炮兵、战车和伞兵部队。地区又这么广阔，兵站单位又很分散。本来随时掌握兵力驻地、补给概况等是参谋业务，要一下子说出来是很困难的。”杨中宇说。

“是呀！你可按照在陆大甲级将官班所学的那一套办法，根据绥署的作战命令、战况通报按接受补给部队的简况、负责补给的单位和补给概况综合一下，以便随时翻阅，开会时也好查找。”

“是。我在两天内整好。”杨中宇回答道。

“那好。今天就这样吧，我先走了。”

2月15日，晚饭后的司令办公室，灯光明亮如昼，周士冕正在写字台内看文件。杨中宇走近办公桌前：“我已将司令布置的序列报表整理好了，请司令过目。我考虑叫《屯补日报表》较好。”双手将表格放在周的面前，然后，他又转到周的右侧，伏身指着表格慢慢说道：“表分五栏：第一栏是接受补给部队的战斗序列；第二栏是主官姓名；第三栏是驻地；第四栏是单位和补给概况；第五

栏是备注。战斗序列按步、骑、炮、工、辎、通讯顺序，陆军以整编军军部、整编师师部、整编旅为单位，骑兵以整编旅为单位，其他兵种以团、营为单位排列。由陈长捷司令的第八补给区负责补给的整编十八师、整编八十一师、整编八十二师和现驻河北省的第三十四集团军及其所属的第三军、第十六军放在最后。西安第三空军基地另有补给系统，未列入表内。在补给概况栏内，包括负责补给单位的名称、番号和屯储物资的数量等。”周士冕一面听着杨的说明，一面翻阅表格。

杨中宇报告完毕后，注视着周的表情，准备随时回答司令的提问。周士冕仔细、认真地看完表格，靠在椅背上感叹道：“是啊！在陆军大学是这么学的，可实际情况就大不一样。你工作做得很细致，很好！你把这份表装在我的公文包里，我拿回去晚上再仔细看看。”

杨中宇将《屯补日报表》装进周士冕公文袋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轻声叫道：“史成坤！”勤务兵走进办公室，一旁听候吩咐。

“你把我办公室纸篓内那些废稿纸马上烧掉。要亲眼看着烧尽，不能有片纸遗漏。”杨中宇说罢回坐到自己的办公桌后，将摆在桌上的材料收拾完毕，锁入保险柜内。

2月16日晚饭后，杨中宇早早回到莲寿坊17号住处。他走进西厢客厅时，柳雪婷正在和弟媳杏蕊闲聊，杏

蕊一见他就站起来开玩笑地说：“你一连几天都是我们睡觉之后才回来，你为胡长官这么卖命，我看，胡宗南将来一定要给你发奖章了！”

“给我发奖章该是周司令，还高攀不到胡先生那里。”杨一边脱着美制草绿色夹克，一边笑着说。

“你吃晚饭了没有？”杏蕊问。

“今天是礼拜六，在司令部饱餐了一顿。今晚再好好睡上一大觉，明天陪你们打一天麻将，你看行不行？”

“我姐姐这几天在前院和太太们打了好几次麻将，手气好得很！”

“那我就准备输吧。好在有周司令给我的额外津贴，还输得起。”

“不要再说闲话了。”柳雪婷一直笑眯眯地注视着两人谈话，而她心里着急的是今天会不会有什么重要的情报？便插话道：“我给中宇带来一个新床单，准备给他换洗一下。杏蕊，你把中院门关好，准备点夜宵。我去给中宇把屋子整理整理，他一个人弄得乱七八糟。还有，你把我的房间也整理一下，我晚上就不回去了。”

“好！只要说好明天打一天麻将，我的精神就来了。放心，一切我都会安排好的。”杏蕊高兴地回应道。

杨中宇和柳雪婷来到后花园杨的住处。杨打开了电灯，顺手拉上绿色丝绒窗帘，说：“雪姐，你把火盆烧得旺旺的，到花园看看，然后将外间门和里间门都关好。我马

上要写个重要材料。”

柳微微一笑，点了点头说：“我明白。”接着起身去了花园，随后轻手轻脚地关上门，开始收拾外间的屋子。

杨中宇伏在小写字台上，他用接收日本的拷贝纸，聚精会神地疾书。柳有时过来看一眼。约半个小时，杨将材料交给柳：“雪姐，你坐在这里好好看一遍。”

胡宗南用以包围陕甘宁边区和驻在豫西、晋南的部队，包括两个整编军军部、十二个整编师师部、三十个整编步兵旅、四个骑兵旅、一个青年师、一个未整编的二十二军（八十六师、新十一旅）、两个战车团、两个重炮团、一个工兵团、两个汽车团、两个挽马团、一个通讯团、一个伞兵营的番号、主官姓名、驻地、补给单位等，全部跃然于纸上。

柳仔细地看完材料，惊奇地说：“胡宗南反共战争机器这么大！你记忆力真好，能把这么多的事都记在脑子里。我现在照抄一遍，你稍微休息一下，喝一点茶。”

柳雪婷用了半个多小时，才照抄完毕。她站起来伸了伸腰激动地说：“这一下好了，可以说敌人的兵力部署尽收眼底。”

“这就是周副主席要求的战略情报。”杨中宇说。

柳接着说：“中宇，我照抄都这么困难，你能详细记下来真不容易啊！你再核对一遍，看我抄得对不对。”

杨中宇坐在小写字台后，一面看着自己所写的材

料，一面用手指点着柳的抄件，一一默念着。核对完后说：“完全对。你写的字比我工整多了。你明天就送给鼎钧，并告诉他：周士冕已和我讲好，部队的番号、主官姓名及驻地如有变动，我随时在周的表格上加以改动，同时也将变动情况报告他。”

“材料中的英文字母 A、D、B 表示什么？鼎钧都能看懂吗？”柳问。

“他是陆军大学西北参谋人员训练班毕业的，一看便懂。”

“那就好。”

她拿起杨中宇的原稿，一页一页地撕开，投进铜火盆里，对着燃烧起来的红红的火焰，一语双关地说了声：“让它灰飞烟灭吧！”焚烧完原稿，将自己的抄件折叠起来，转过身去撩起旗袍装进内衣口袋里，然后转身对杨中宇说：“我马上到中院去把材料放好，明天一早就送给鼎钧。你过十分钟就来，大家一块儿吃元宵吧。”说完略微整理了一下旗袍，拢了几下短发，去了中院。

杨中宇仔细检查了火盆里焚过的纸灰，打开窗户，让烟尘随风飘去。

吃完元宵，已是晚 10 点多了。杨中宇回到后花园住室。忙碌了一整天后，此刻，他觉得需要到院子里呼吸一下已有几分春意的清新空气。顺便从墙上取下一把日军战刀，步出室外。他在走道旁按了下路灯开关，顿时，黑

漆漆的后花园里明亮起来。惊得栖息在松柏树上的乌鸦扑喇喇地远飞而去。满天星斗，寒冷宁静。他手持军刀，踱步良久。仰望夜空，思绪飞扬。不禁幽长地舒了一口气。他为自己能给远在延安的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党中央送去第一份完整的军事情报感到无比兴奋。他为自己能够对胡宗南这个庞大战争机器的全貌了如指掌而感到如释重负。虽然，这仅是军事情报组工作的刚刚开始，许多艰难险阻还在前头。他为柳雪婷对待工作认真、谨慎的态度而感到欣慰。他为柳随口而出的，“让它灰飞烟灭吧！”这句饱含着阶级感情和才思敏捷的话语感到敬佩。接着，他又巨细无遗地回顾了半个月来，在补给区司令部同周士冕接触中的一幕幕情景。这是杨中宇长期以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中养成的习惯：每当办完一件事情之后，总要回首审视一番全过程，看看有无疏漏之处。

## 五

### 蒋胡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

1947年3月1日。

初春的阳光透过洁净的玻璃窗户，柔和地洒在司令办公室淡绿色的地毯上，宽敞的办公室显得特别明亮宁静。杨中宇独自一人坐在写字台前，照例聚精会神地翻阅着各处和各地呈送的文件。

上午11时许，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这暂时的寂静。他拿起话筒：“周司令，我是杨中宇。”神情严肃地仔细听着。少顷，他说：“好，我再复颂一遍：下午1时

整，请副司令、参谋长、各处处长到司令部小会议室开会。务必按时到会。马上报告副司令、参谋长。复颂完毕。”

这是周士冕第一次在西安绥署从会场上打来的召开紧急会议的电话。杨中宇预感到胡宗南将有大的军事行动，一场血洗山河大地的残酷战争就在眼前。他走出司令办公室，向两位副司令和参谋长报告后，又回到办公室接连不断地打起了电话。

下午1时。司令部小会议室聚集着十余名将、校级军官。长方形的会议桌上铺着白色的桌布。周士冕坐在北端，表情严肃。左右两侧是两位副司令、参谋长。各处处长东西两侧列坐。杨中宇坐在东面一排最后，面前放置着八开纸的会议记录本。会议桌上整齐地放置着两排军帽，每位面前各置一白瓷茶杯。参谋长扫视了一下与会人员，起立转向周士冕：“人已到齐，请司令讲话。”

周士冕起立，拿出笔记本严肃地说：“遵照胡先生指示：

“第一，从明天起7天之内，完成向宜川运送8万人7天的粮秣、一个弹药基数<sup>①</sup>和各种车辆所需的油料；向洛川运送10万人7天的粮秣、一个弹药基数和各种车辆所必需的油料。

“第二，现在晋南、陇东的兵站分站一律随整一军、整二十九军行动。第四兵站分监部驻宜川，第五兵站分

<sup>①</sup>弹药基数，是根据每一次战役中每一种武器使用的概率所确定的标准。例如，每枝步枪配子弹100发，重机枪配400发等。

监部驻洛川,分别负责整一军、整二十九军的补给。

“第三,汽车一团调铜官(现为铜川)。汽车二团留一个营在西安外,团部和两个营调洛川。挽马一团驻洛川。挽马二团一个营驻三原,团部和两个营驻铜官。如何设营,听从当地最高指挥官的命令。

“第四,宜川、洛川由整一军和整二十九军各配备一个野战营负责监护。

“第五,请狄醒宇副司令去洛川督办一切。最后一点,从即日起,司令部所属单位处于战备状态,星期日不放假。宣布完毕。”

周士冕刚宣布完毕,与会者交头接耳,可闻“要进攻延安了”的议论声。

随后,参谋长说:“大家要切实去办。参谋处王处长,你马上拟好命令送我。经理、军械、运输、通讯、军医各处按命令马上行动,绝不能贻误。”

“是!”将、校军官齐声起立答道。

参谋长起立补充道:“司令部的安全警卫,由副官处负责监督。”

周士冕说:“各人分头去办,要绝对保密,请两位副司令、参谋长到我办公室来。散会。”将笔记本装入公文袋内离去。

两位副司令、参谋长和杨中宇随周士冕来到司令办公室。副司令、参谋长坐在沙发上,杨中宇坐在周士冕办公桌左侧的皮椅上。周士冕坐在写字台里面的带扶手的

皮椅上，翻开笔记本说道：

“胡先生现在还在南京，一两日内回西安。今天上午绥署副参谋长薛敏泉召开会议，传达胡先生指示：总裁已批准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部署如下：

“整一军军长董钊率整一师、整二十七师、整九十师，包括整一旅、整七十八旅、整一六七旅、整三十一旅、整四十七旅、整五十三旅、整六十一旅，即日从临汾一带急行军由壶口、禹门渡河，3月8日前在宜川以北地区集结完毕。

“整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整十七师、整三十六师、整七十六师，包括整十二旅、整四十八旅、整八十四旅（欠驻运城一个团）、整一二三旅、整一六五旅、整二十四旅、整一三五旅、整一四四旅，即日从关中、陇东急行军开赴洛川以北地区，3月8日集结完毕。

“整三十师率整三十旅、整六十七旅负责守备临汾地区，整二十七旅即日移驻山西吉县，负责守卫壶口、禹门渡口，并担任陕北作战部队的右侧警戒。

“整七十六师的新一旅驻铜川，负责铜川至洛川之间公路警备。

“骑二旅驻彬县、淳化。

“由西安调一个战车团、一个重炮团、工兵第十八团、通讯兵第七团一部，即日开赴洛川。整二十八旅驻西安、咸阳，由绥署直接掌握。

“二十二军及所属八十六师、新十一旅守备榆林、三

边(安边、定边、靖边)。

“青年军二〇六师守备洛阳,整十五师、整三十八师仍驻豫西原防地,暂时不动。

“空军总司令部调 94 架作战飞机到西安,准备轰炸延安。同时,配合整一军、整二十九军作战。监视、封锁黄河渡口。伞兵营已作好战斗动员准备,随时可投入战斗。”

周士冕接着说:“整个作战方案,待胡先生回来后再宣布。初步预定 3 月 10 日发起总攻。请狄副司令率司令部各处副主官组成先遣组,星夜赶赴洛、宜两地,按预定方案选定粮秣、弹药、汽油、军械存储据点,并严密部署好各补给据点的守卫部队,以保证配合大部队行动。3 月 5 日我将派副参谋长和运输处长去前方检查。方才所谈各点,到此为止,请勿下达。另外,整编八十一师的两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整编八十二师的两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准备向陇东共区推进。整编十八师向三边推进。”

周讲完话,副司令、参谋长离座,带着一种消灭共军指日可待的神色出门而去。周士冕接着说:“杨参谋,将我的公文包整理一下,部队的驻地要加以更改。各兵站的位置要标在图上。”

“是。”

杨中宇将周的笔记本合上,装入公文包内。同时,从包内取出《屯补日报表》,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开始修改。

此刻，杨中宇内心涌动着一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与使命感。眼前惟一重要的任务，是要把蒋介石批准的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和作战部署，尽快送出去。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但此时此地又必须强压住自己的感情，从容不迫地应付进进出出司令办公室的国民党将、校军官。为了情报的安全，他已养成在自己身上不带片纸只字的习惯。为此，他不得不将集结部队的战斗序列、番号、主官姓名、集结地点及补给概况，准确无误地牢记在心里。他盼望着能很快见到柳雪婷。

当晚8时许。杨中宇回到莲寿坊17号。他敲了敲中院大门，杏蕊开门后顽皮地笑着说：“杨大参谋，今天是星期六，还回来这么晚，真正成为周司令的好帮手了。我姐和继先等你打麻将，等了几个钟头等不着，继先已蒙头大睡，我姐也睡了。”

“到底都睡了没有？”杨中宇笑着问。杏蕊未说话，西厢内传出柳雪婷的声音：“别听她瞎说，继先已睡了，我还没有睡，你进来吧！杏蕊你先去睡吧，有事明天再说。”

杨中宇走进里屋，看见柳雪婷独自一人在灯下玩骨牌。柳起来相迎：“好像今天有什么事，怎么回来得这么晚？”

“是有事。”杨中宇脱去军帽和美式军用夹克：“蒋介石已决定进攻延安。今天补给区司令部召开了紧急会议。整一军7个旅8万人，即日由禹门和壶口渡河，向宜

川以北地区集结。整二十九军8个旅9万人向洛川以北地区集结。另配一个战车团、一个重炮团、一个工兵团和通讯七团一部驻洛川。伞兵营在西安待命。空军调来94架飞机，准备轰炸延安，监视陕北黄河渡口。各部队3月8日集结完毕，预定3月10日发起总攻。现在整个兵力作了大的调整和部署。你把门关好，我马上详细写下来。”

杨中宇伏案疾书，柳雪婷去关门。20多分钟后，杨拿起写好的材料反复看了两遍，交柳重抄完毕，他复核无误后说：“最好你今晚就约鼎钧见面，将材料交给他。”

柳雪婷烧毁了原稿，将材料折叠好装入自己的内衣。

“请你再仔细检查一下。”杨中宇看着柳雪婷不放心地叮咛道。

“装好了，你放心。我回到红埠街后，马上打电话约他见面。你要保重，你要保重。我这就走。”她刚走出房门便高声喊道：“继先，继先，起来一下。我猛然想起，临来时，家里有些要紧的东西没有收拾好，你这就送我回去。”

屋内传出“等一下，就来”的男声。这时，杨中宇走出西厢房，舒了一口气，向后花园走去。

3月8日晚饭后。周士冕在办公室独自静坐沉思。补给区司令部少将副参谋长王异之、绥署情报处处长刘

庆曾、补给区运输处上校处长赵玉亭，联袂进入司令办公室。三人各自显出神气十足、趾高气扬的样子。

王异之，40岁左右，身材略高，一派军人风度。刘庆曾，与王年龄相当，中等个头，举止干练，颇有心计，面带诡谲之色。赵玉亭比王、刘年龄略小，肤色黝黑，清瘦，衣着整齐，嘴上经常叼着雪茄。“你们回来了，请坐。”周士冕招呼道。三人刚一落座，史成坤一一送上盖碗茶，习惯地拉上房门离去。杨中宇从里屋走出后就坐于周办公桌前的左侧。

“你们看了一遍，都到位了吧？”周士冕问。

“一切到位，这次准备得很好。”王异之站起来回答道。刘庆曾接着说：“胡先生就要到洛川去，要我来转告周司令：请程开椿副司令也到洛川去。”说话间，刘庆曾以疑问的目光瞟了杨中宇一眼。周士冕面向刘庆曾：“噢！你们不认识吧。他是於达副主任介绍来的，是我办公室的杨参谋。”

周士冕说话时，杨中宇从容地站立起来。刘庆曾“噢”了一声，然后说：“请坐，请坐。”

“我让杨参谋在地图上标了兵站位置，咱们一起到里屋看一下。”五人同时起立走进里屋，杨中宇用指示棒指点挂在墙上的二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每点一处口读兵站名称、地理位置和补给范围。

“标得很对，标得很对。”王异之连声说。

五人退出里屋，刘庆曾面向周说：“周司令，我还有

重要事，先告辞了。”与周握手告别。

周士冕客套地说了声：“祝一路顺风。”刘转身离去时，周却以鄙视的目光看着刘庆曾的背影。接着，王副参谋长面向周继续报告：“薛敏泉、裴昌会已在洛川组织前进指挥所。薛副参谋长告诉我：右兵团即整一军，准备经临真镇、南泥湾向延安进攻，占领延安及其以东、以北地区后，在拐峁停止待命。左兵团即整编二十九军分为两路：右路由刘戡军长率整三十六师及整十二旅、整一三五旅经牛武镇、清泉镇进攻，占领延安西北地区后，在枣园一带停止待命。左路由整十七师何文鼎师长率整四十八旅、整八十四旅、战车、工兵部队沿洛川至延安公路前进，维修公路并保障前方补给。整七十六师师长廖昂率整二十四旅、一四四旅驻洛川附近，为总预备队。”

“好吧，请你和参谋长商量一下，要通知所有前进兵站一定要服从命令，小心从事。”周士冕指示道。

“大部队行动，各种事都会发生。整一军向宜川推进时，严明师长中途翻车，他的腿不幸摔断了，胡先生决定由陈武担任师长。”王异之报告说。

“还有这等事。所以我常说要小心从事，小心从事。”周士冕皱了一下眉头说道。

周士冕对胡宗南指定他的亲信程开椿去洛川，特别对刘庆曾这种在军中飞扬跋扈、自恃握有特权的人的到来，已有几分厌恶。加上正当大军北进之际，传来严明翻车，临阵易将的消息，此时此刻思想上掠过了一丝不祥

预感的阴影，因而神态变得有些抑郁。

“绥署今天派人检查了伞兵营的情况，伞兵补给的全部是美制干粮，随时准备参战。”王异之继续报告。

“那很好，那很好。”周似乎有些走神，语气中显出不耐烦地说：“就谈到这里吧。”

王、赵两人离开司令办公室后，周士冕自写字台后面移坐到沙发上，喝了口茶：“刘庆曾这个人阴阳怪气。他说有重要事，不就是随胡先生去洛川嘛！我们正面部队就有十六七万人，共产党只有两三万人，还有什么值得紧张的！”

杨中宇尚未答话，周士冕接着说：“这一礼拜太忙了，我今晚要早些回家。你也可以早些休息休息。”

当晚8时，杨中宇来到柳雪婷在红埠街的住所。敲门后，身着紫色睡袍的柳雪婷开门道：“我刚准备睡觉，衣服不整。外间还很凉，请里屋坐。”杨中宇脱去夹克，进里屋后坐在太师椅上说：“雪姐，你把留声机打开。”

柳雪婷打开留声机，给杨中宇倒了一杯热茶。

杨中宇边喝茶边小声地将胡宗南的作战部署，胡去洛川组建前进指挥所、陈武担任九十师师长及伞兵营整装待发等情况，一一向柳作了叙述。柳雪婷仔细记录完毕，又让杨中宇复看了一遍，无误后，便迅速收拾起了材料。接着对杨中宇说：“鼎钧要我转告你：保卫延安、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是我们全力以赴的任

务,党组织对我们寄予很大希望。”

“请你转告鼎钧同志:我一直以能在毛泽东旗帜下胜利前进为荣。我将全力以赴,直至牺牲,也要完成周副主席交给的任务。”杨中宇严肃而激动地说道。

柳雪婷深情而感动地注视着杨:“我们生死以之!”

过了好一会儿,杨中宇的情绪才稍微稳定了下来:“这几天形势变化很快,你明天晚上到莲寿坊等我。夜深了,我确实累了,需要好好睡一觉。”

“中宇,这几天我老是睡不着觉,我很担心你的安全。”柳雪婷关心地说:“另外,这两天气候反常,正是乍暖还寒时候,我给你的毛背心一定要穿上,千万小心别着凉。”

杨中宇看了柳雪婷一眼:“我记下了。我身体很好,不要紧,请雪姐放心。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谈吧!”便穿上夹克离去。

3月9日是个星期天,补给区司令部仍照常办公。杨中宇一走进办公室即叫道:“史成坤!”史应声进屋。

杨中宇说:“你坐下。你弟弟叫史成民,这个名字起得很好。我已和张处长商量好,你现在就可以写封信,让他来西安,在我那里当勤务兵。这样,你们弟兄也有个照应。你看行吗?”

“这就太好了,太感谢你了,我马上就写信。”史成坤感激地说。

“你写信告诉他，我只有一个人。没有多少事，无非是打扫卫生，买买东西，看看门。叫他马上来。”

“是。”史成坤高兴地离去。

下午约5时左右。周士冕匆匆走进办公室。周站着对杨中宇布置道：“今天下午盛文告诉我：总攻日期推迟到3月13日凌晨。3月11日，美军驻西安联络组撤出延安后，空军即开始轰炸延安。对洛川、宜川的补给还要进一步加强。请通知各处处长，明天上午开会。你先把参谋长请来。”

“是。”站在写字台后的杨中宇答道。

当晚7时，杨中宇回到莲寿坊住处，将胡宗南推迟进攻延安日期的新变化通知了柳雪婷。柳当即离开莲寿坊，还不到晚9时就已转告了蒙鼎钧。

## 六

### 周士冕的失望：“蟠龙一役是怎么指挥的？！”

1947年4月20日。

上午9时，司令部小会议室，副司令，参谋长，各处处长10余人，整齐列坐。周士冕起立说：“程开椿副司令刚自前线回来，关于加强补给的问题，我们已经商量过了。现在请程副司令宣布。”

程开椿，40岁左右，中等个头，身材匀称，少将军衔。嘴角两边上翘，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他起立后说：

“这次收复延安，战争打得很顺利。

共军伤亡很大。俘虏共军很多。最近中外记者团到延安参观,无不交口称赞。现在,我军节节胜利,你们如果亲眼看到陕北战场的阵势,就会得出一个结论:我军必胜无疑。总裁……”讲到此,全体起立。程请大家坐下,继续说道:“总裁训令:授予胡先生‘二等大绶云麾勋章’,其他有功将领都授‘干城勋章’。但是,胡先生对于补给情况很不满意,说过多次,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昨天,胡先生亲自拟定了下一步作战方案,要旨是:整二十八旅空运榆林协同二十二军由榆林南下,整一军、整二十九军沿咸榆公路两侧北上,会师绥德、米脂。歼敌于无定河、黄河之间。部署如下:

“整二十七师负责延安的警备。

“整十七师负责延安至洛川的运输安全。

“整七十六师师部及整二十四旅及一三五旅一部驻守清涧、延长、延川。

“董钊军长率整一师及所属整一旅、整七十八旅,整九十师及所属整五十三旅、整六十一旅,由蟠龙出发进出米脂。

“刘戡军长率整三十六师及所属整一二三旅、整一六五旅和整一四四旅,由永坪北上进出绥德。北进部队4月26日行动。

“前进补给基地设在蟠龙,按7.5万人屯储7天粮秣,前进部队的夏服全部运往蟠龙,在蟠龙存储一个弹药基数。蟠龙镇由整一六七旅固守,并负责延绥公路安

全。另配一个美制山炮营和工兵营，归李昆岗旅长指挥。为此，挽马一团全部调往延安。汽车一团，原留西安的部队全部调往延安。西安至铜川的运输，除火车外，可征用民间汽车。我的讲话完毕。”

周士冕站起来说：“此次进军，关系整个西北战局，望各位同仁按照程副司令宣布的部署努力去办，一切谨慎从事。在军队行动前，要绝对保密，各单位部署行动时，只讲本单位的行动，不要涉及整个部署。要叮咛前方各兵站单位的军官，务必为胡先生分劳，违犯者将毫不姑息。各位，都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与会者齐声回答。

“那好，散会。”

散会后，人们纷纷走出会议室。

周、程二司令最后走出，两人一前一后走到院子里，一句话也没有说，分别向南北方向而去，各人回了自己的办公室。

杨中宇腋下夹着记录簿，紧随周士冕走进办公室准备取回卷宗时，周很不高兴地问道：“你对程副司令刚才的讲话听明白了没有？”

杨对周突如其来的发问微微一怔。他立刻想到：这是周士冕对胡宗南批评的不悦，对程开椿得意忘形、居高临下的态度不满情绪的一种反应。而此时他又不能正面去回答。便说道：“程副司令的讲话我已作了详细记录。副司令不是和司令商量过了吗？”他注意着周的神

情。

“是的。”周士冕默然地背过手在办公室内踱来踱去,显然心事重重。过了一会儿又长叹似地“哎!”了一声,回坐到自己的写字台后接着说:“有些人总把作战估计得太简单了,三十一旅的李纪云(旅长),一三五旅的麦宗禹(代旅长),不是在青化砭、羊马河战斗中让共军给俘虏了吗?!我们在延安屯储了18万人一周的粮秣,一个基数的弹药,还有在洛川屯储一周的粮秣,整个补给就足够了。况且,目前的运输能力,也只能达到这个程度。”

杨中宇站在办公桌旁,默默地听着周的谈话,直到周士冕开始看起了文件才离去。

大约过了半小时后,杨走进周士冕办公室以劝慰的语气说:“司令太累了,今天是星期日,早些休息吧。”

“好。”

杨中宇随即走出办公室,让徐副官准备车辆送司令回家。

莲寿坊17号后花园,几点春雨,直弄得花事阑珊,落英缤纷。午饭后,柳雪婷和杏蕊正在花园散步,谈笑风生。杨中宇走进后花园,看见她们便大声地说了声:“你们好兴致呀!”

“你不吭不响就进门了,把我们吓了一跳。”杏蕊转身嗔怪地说道。

“对不起，大妹妹。”杨说。

柳雪婷接着说：“今天是星期日，你也该休息休息了。我陪你喝茶、吃点心。让杏蕊买些好菜，晚上一块吃饭吧。”

杏蕊面带谄笑：“那当然要做好的，延安都打下来了，杨大参谋星期天还加班，还能不慰劳慰劳周司令的大红人！”说罢，便走出了后花园。

柳雪婷随杨中宇来到杨的住室。

柳雪婷高兴地对杨说：“经过这一二十天不断传递消息的锻炼，我把胡宗南部队的番号、陕北的地名差不多都给背熟了。”她接着问：“今天又有什么事？”

今天传达了胡宗南的第二次战役部署。杨中宇坐在沙发上压低声音慢声地对柳雪婷讲着。柳伏在桌案上慢慢地记录着。窗外传来几声婉转悦耳的莺歌燕语，好似在报道春天带来的美好讯息。20分钟后，杨中宇接过柳记录的材料，仔细地看完后说：“你记得很准确。重要的是胡宗南的战略意图和蟠龙镇为前进补给基地这两点。”

柳雪婷一面向内衣里装着材料，一面微笑着说：“你口头补充的这两点，我当面告诉鼎钧。真难以想像你的记忆力这么好！其中可有什么秘诀？”

“唉！实际上我是‘强记’，不‘强记’又怎么办呢！这也是在长期工作中逼出来的。我自六岁启蒙于私塾，背诵《三字经》、《千字文》、《朱子家训》、《四字鉴略》，直到

《四书》、《五经》，必须熟背于老师的眼皮之下；进入军校后，面临的又全是新的一套：军事术语、英文字母、三角、几何计算公式等，还是凭着死记硬背而后融会贯通的方法，在高级步校毕业时考取了第二名；在连续两期的国民党陆大甲级将官班，我为高级将领们代做战略、战术作业，其内容包括：敌我情况判断、指挥官决心、作战方针、兵力部署一整套军事参谋业务。其中记忆和背诵军队番号就是内容之一。其实按照战斗序列的步、骑、炮、辎、通（讯）、特（种兵）的顺序，依照编制由高到低的军、师、旅、团去记忆，既条理，又非常好记。特别是我从参加情报组以来，自知责任重大，丝毫马虎不得。我是为敌司令做机要参谋的，必须精力专注地熟记、背诵有用的材料：敌军的作战方针、兵力部署、番号、军、师、旅、团的驻地、补给概况等数字。我每天就这一件事，脑子里就这一件事。也要随时应对敌司令的提问，这是我的业务。因此，除工作上必须接触的人、必须去的地方以外，基本上和外界的人没有什么交往。在西安的活动范围，可以说是呈三点一环式的运动圈：习武园司令办公室——莲寿坊住地——红埠街联络点。我经常去红埠街，却没有到过近在咫尺的庙后街和城隍庙，没有去吃过西安地方小吃牛羊肉泡馍；也没有闲逛大街的习惯，连南大街也没有走过。我心里很静，与情报无关的事根本不闻不问。可以说，不该记的东西全忘掉了，这才把该记的东西都记下了。这大概就是记忆的秘诀吧！”

杨中宇说话时沉重的表情，顿使柳雪婷为之默默动容。她深有感触地说：“这也就太难为你了。”

“不谈这些了。”杨中宇笑着说：“雪姐，你和前院那些太太们混熟了吗？”

“今天我在前院打了一天麻将，不知道为什么，手气不好，老是不上牌。她们取笑我是‘牌场失意，情场得意’呀。你说，我还能有什么得意的？也只能以苦笑应付了。”柳雪婷有些伤感。

柳雪婷的家事，对杨中宇来说犹如是一层轻纱罩着的朦胧世界。从她几次谈及家庭时所表露出抑郁不悦的情绪中，一定有不便直说的苦衷，而斯时斯地又不能、也顾不上去叙谈这些了。于是他便岔开了话题，说道：“很长时间没顾得和继先聊了，咱们到中院去吧。也看看这位宝贝弟妹做些什么好吃的。”

4月22日。下午6时。司令部食堂。正是开饭时间，人来人往。杨中宇在餐桌前刚刚坐定，补给区司令部的两位英文翻译马怀清和周世桐走进食堂。他们看见杨中宇，笑容满面地走了过来。

“好多日子不见了。”杨中宇站起来与两人一一握手。

“昨天刚从延安回来，晚上找你，没有找到，你跑到哪里去了？”马怀清说话时，表现出很亲切的样子。

马、周二位的穿着特别讲究。熨烫过的军装，平整如

新，衣线笔直，清晰可见。

马怀清，27岁，山东高密人。齐鲁大学学生。抗战时期流亡到大后方。昆明西南联大毕业后，进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外事班受训。现在是军荐一阶文职人员，挂中校军衔。

周世桐，26岁，河南开封人。河南大学学生。抗战时期流亡到大后方，在昆明西南联大毕业后，进入军事委员会外事班受训。现在是军荐二阶文职人员，挂少校军衔。

杨中宇开玩笑地说：“辛苦了！二位‘洋参谋’陪中外记者团到延安走了一趟，见世面了。”

周世桐诡秘地压低了嗓门说：“有大新闻，有大新闻！吃完饭一起到俺们的住处再向杨‘高参’汇报。”

晚饭后，三人回到司令部对面的一所四合院落内。院内上房，一明两暗规格。中间是共用客厅，布置简单，一张八仙桌，几把皮质椅子。北面一间是马怀清、周世桐的住室，墙上贴着美国电影明星的照片：费雯丽、褒曼等。南面是杨中宇的临时休息室，一张单人床，一个三斗桌，几把椅子，脸盆漱洗用具齐全，门口立有一小衣架。

三人走进客厅，刚一坐定，周世桐便哈哈大笑起来：“这一次总算出尽了‘洋相’。”周操着一口河南腔调绘声绘色地说起来：“俺们陪着中外记者团，到了光复后的延安。记者们要参观俘虏营，谁知俘虏营里只有几个共军的伤兵，绝大部分是整二十七师士兵化装的‘俘虏’。更

可笑的是，上午参观了一个俘虏营，下午参观另一个俘虏营时，一个美国记者问俺：上午在那边俘虏营里看见过这些人，下午这个俘虏营里怎么又好像是他们？再说，记者们向俘虏问话时才怪呢，俘虏的答话，全是国军的术语和称呼，都是什么‘长官’长，‘长官’短的。多亏俺这个伟大的翻译官，都给含含糊糊、光光堂堂地抹过去了，弄得俺满头大汗。从这一点上看，俺对胡先生是有功的啊！”

“那胡先生怎么没有给你发一枚‘干城勋章’呢？”马怀清操着山东腔调笑着问。

“胡先生不知道啊！如果他知道了，说不定还要上报总裁，授俺一枚‘大纛云麾勋章’呢！”周世桐幽默地说。

“可惜呀！大功臣被埋没了。”马怀清故意奚落道：“老兄失去了一次载入史册的机会。”

“有个美国记者对俺说，这些人不像是共军的俘虏。”周世桐继续说，“你们猜俺是怎么回答的？俺说：‘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人嘛！差别不大。’美国记者连声说：‘诺！诺！诺！这把我弄糊涂了。’俺心里想，你糊涂什么？俺才糊涂呢！于是，俺急中生智便引用了‘难得糊涂’这句名言，并说明这是清代郑板桥先生的传世之作。那位记者向俺说：‘看来您对中国文化很有研究啊！’说罢，俺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再也不问什么了。”

杨中宇由微笑也转而大笑了。好不容易收敛住笑容，规劝地说：“二位老兄，这些玩笑还是少开些为好，免

得引火烧身。”

这时，马怀清插话道：“怕什么，这是真事。我总算在有生之年去了一趟延安。整个延安城除挤满国军以外，很少见到普通老百姓。城里只有一家商店，还是咱们补给区开设的。人嘛！有所感就会有所发。我在延安城墙上刻了一串字，本来想刻上：‘马怀清来空城一游。’后来一想，还是刻成：‘马怀清来此一游’为好。此事，可以载入史册了吧！”

“你们两个宝贝，说话要谨慎些。”杨中宇说。

“现在还有什么可怕的！延安、西安都是胡先生的天下。你是黄埔毕业，天子门生。我俩是军委会外事班毕业的，也沾点边。不会有事的。当然，这些话不知己者是不会讲的。”马怀清说完，三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

“老杨，晚上跳舞去？”马怀清改变了话题。

“我怎么能和你们‘自由神’一样呢！”杨中宇接着说：“我整天关在办公室里和电话、卷宗打交道，像活监狱一样。周司令几乎每天都加班，还要挨胡先生的批评，我哪能有你们那样的闲情逸致呢？”

“老兄，不要太忧国忧民了吧！活一天就痛痛快快地享受一天吧！”马怀清反过来规劝杨中宇。

1947年5月2日至4日，西北野战军胜利地进行了蟠龙镇战役。时隔20年后，彭德怀在他的《我的自述》中这样写道：“经过羊马河战斗，胡宗南发现我主力后，集

结7个旅分三路由南向瓦窑堡齐头并进,企图压我退绥德米脂线,”“敌刚到米脂绥德线,我即向蟠龙发起进攻。我西北野战军从5月2日开始,4日晚攻克。消灭一六七旅约6000人,俘旅长李昆岗等;缴获夏季服装4万套,面粉1万余袋,子弹百万余发(这是最宝贵的),医药品无数,解决了我军当时严重困难的粮食、衣服、医药问题。等第四天胡宗南部(由绥德)回到蟠龙,兵站基地已一无所有,变为一座空堡。”

5月6日。上午8时。周士冕匆忙走进办公室,严肃地问:“蟠龙镇战斗情况有通报没有?”

“还没有看到。”杨中宇回答道。

“你赶快把谢参谋长请来。”周士冕说。

杨中宇出屋片刻,便同参谋长先后走进司令办公室。周士冕对参谋长说:“绥署盛文参谋长刚给我来电话,蟠龙镇已经失守,李昆岗被俘,一六七旅及其配属部队约7000余人,全军覆没。我们好不容易运送至蟠龙屯储的两万袋面粉,5万套夏服和全部弹药,已被共军洗劫一空。现整一军、整二十九军正由绥德南下,要我们赶快再向延安运送7个旅所需的粮秣、夏服和弹药。我马上要到绥署开会去,你立即召集各处处长赶快筹办。胡先生很着急。此事要不惜一切代价办好,明天上午向我报告。”

周士冕谈完话,参谋长合上笔记本,匆匆走出办公

室。

周士冕看了看手表，在室内踱步思索着，忽自言自语地说：“蟠龙一仗到底是怎么指挥的？怎么弄成这个样子。最可惜的是我们运去的夏服，刚好给共军换季。共军用我们的弹药打我们。真糟糕，真糟糕。”然后，对杨中宇说：“我去绥署开会，你把屯储在延安、洛川、铜川的物资弄成明细表，下午给我看。”

当晚，杨中宇将西野在蟠龙胜利的消息：歼灭胡宗南最精锐的整编第一师一六七旅大部，生俘胡宗南的爱将李昆岗，缴获了大批面粉、弹药、夏服、医药等物资的消息，告诉了柳雪婷。柳兴奋不已地说：“这真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呀！人说蒋介石是运输大队长，我看胡宗南算是名副其实的副大队长。”说着不由得发出了爽朗的笑声，她一只手捂住自己笑着的嘴角说道：“待会儿我就把这个喜讯告诉鼎钧去，他可能还不知道。”

杨中宇站起来说：“也许他早知道了，有人专门给他收听新华电台的广播。”

当杨中宇把马怀清、周世桐的议论转告柳雪婷时，她听后直笑得前俯后仰，好不容易才收敛住笑容。接着，杨中宇又提到周士冕所说的“我们运去的夏服刚好给共军换季”时，柳又笑了起来。她说：“这一下好了，把国民党的空军难住了。从天上往下看，一片黄皮，怎么能分清谁是共军、谁是国军呢？”说罢，又大笑了一阵。

5月10日。上午。周士冕办公室。

周士冕阅完红皮卷宗，向坐在对面的杨中宇问道：“我记得你在重庆将官训练班时，就已经是少校了？”

“民国三十三年初，我就是少校。”

“噢，好几年了。人事处签报你晋升中校，参谋长已同意，我划了‘行’，你盖上章后就可以发出去。”

杨中宇接过周士冕递过来的卷宗，随即盖章，合上卷宗放在一旁。接着说：“我看徐副官也该提了。”

“是啊！他跟我多年了，你可和人事处商量一下，给他换个岗位，提升为少校。”

“是。”杨中宇答。

周士冕又说：“我已告诉参谋长，从下个月开始，举行纪念周时，由你担任司仪。”

“是，我准备一下。”

“是得准备一下。”周士冕说，“补给区司令部在西安的单位有好几十个，司令部本身就一千多人，要开好大会，不准备不行。你和副官处张处长好好商量一下。”

5月16日。晚6时半。杨中宇回到莲寿坊17号。

敲开门后，杏蕊看着站在门外的杨中宇惊奇地说：“啊呀！怎么肩上一朵梅花变成两朵梅花了。周司令真的奖励了你这个有功之臣。这回你得请客了，真是大喜事，可庆可贺。”

“不要胡说了，我漂亮的大妹妹。”杨中宇笑着跨进大门。

“你姐姐今天来过没有？”杨中宇问。

“你看我都给忘了，她在电话上含含糊糊地说，好像是身体不大好，要你明晚到她家去一下。”

杨中宇径直向后花园走去。回到自己的住室，脱去军外衣，卸去领带，挂在衣架上，坐在门外藤椅上沉思。

16岁的勤务兵史成民，身穿国民党士兵军服。他将一杯热茶端来，拘谨地放在杨中宇面前的小桌上。杨中宇对他说：“你昨天刚到。我叮咛你几件事情：第一，我和房东有点亲戚关系。我已和他们讲好，你有空帮人家做点事情，早晨起来扫扫院子，买买东西。第二，每天打扫卫生、打好开水以后就坐在外间读书，不要去外面乱跑。第三，如果有人找我，我不在时，不要让他们进门，让他留下姓名和地址。”

“记住了。”

“那就好。”杨中宇说完话后，回到里屋翻阅起当天的报纸。

# 七

## 胡宗南向靖边大扫荡

1947年5月17日。

杨中宇傍晚时分来到红埠街柳雪婷家中。进屋后，望了一下座钟，正好8时半。蒙鼎钧着中山装在八仙桌旁与杨对面而坐，柳雪婷着墨绿色旗袍坐在靠杨一边的红木座椅上。

蒙鼎钧望了一眼杨中宇的肩章，从容地说：“你们这几个月辛苦了。雪婷同志不但熟悉了胡军的番号、主官姓名和陕北的一些地名，还能讲出不少军事术语。中宇

也由少校升为中校,可见周士冕对中宇很信任。我今天来,主要谈三件事:

“第一件是新华电台广播:5月14日,在边区军民庆祝三战三捷大会上,周恩来副主席在真武洞发表了讲话,周副主席特别宣布:党中央、毛主席一直留在陕北,和边区军民共同战斗。这件事在西安已经传开了。

“第二件事,蟠龙镇战役后,西北前委嘉奖你们:‘及时、准确地提供了胡宗南部队的部署行动,对我军打胜这一仗,有很大贡献’。”

他边说边从衣袋中掏出一张纸条,递给杨中宇:“你们两人好好看看,这是赵伯平同志转来的嘉奖令。”杨接过看完后,随手交给柳雪婷。柳仔细看完纸条,即划着火柴一边点燃纸条,一边说:“这不仅是奖励我们的,也是奖励鼎钧同志和转送材料的交通同志的。”这时,杨中宇一直注视着蒙鼎钧那似显严肃的面容。

蒙鼎钧接着说:“第三件事,上个月中央通知:赵寿山将军已安抵晋冀鲁豫解放区。中央对赵回来非常高兴,并电告赵:‘希望在半年内赵能来陕北,与赵共商解放大西北问题’。这一个月来,遵照中央电示,我已安排妥人将赵夫人和他的儿媳送到了边区。在护送赵的家属以后不久,李云轩、郭振海相继被捕,前几天在咸阳被敌人杀害了。”杨中宇眉头紧皱,心情十分沉重。蒙接着说:“中宇过去和他们很熟。现在,敌人正在搜寻中共三十八军工委留在西安的人员。西安绥署给军官总队下达了通

缉令，通缉‘孟定均’，实际上是通缉我。中宇你知道，1940年敌人就下达过这样的命令，我们以‘查无此人’给顶过去了。这次我向关中地委报告了这一情况。组织上决定：西安军事情报组由关中地委副书记兼国统区工委书记赵伯平同志直接领导，要我回边区协助赵工作。在西安由老崔同志联系，他只负责传递情报这一件事。老崔这个人不错，对党的事业很忠诚，他为党做生意很有一套。但他对你们的历史情况不了解。什么是战略情报，什么是战役、战术情报分不甚清楚。更不完全了解地下党的工作与情报工作的严格区别。尽管我向他作过许多解释，但他还是似懂非懂，这也难怪他。在日后的工作中，一定会遇到许多困难，这也就太难为他了，也难为你们了。遇事一定要多做些解释，努力搞好工作。我已和他约好5月24日上午9时，他来红埠街见雪婷同志，然后再约定和中宇见面的时间。”他又面向杨中宇说：“你记一下，今后10天内，找一个晚上去见见王子厚同志。他住东大街43号，是东北人，他的夫人叫李孝贞。万一老崔这方面无法联系时，你们可直接去找王子厚。”

杨慢慢地复述道：“王子厚、李孝贞，东大街43号。我记下了。”

“前些天我让你找一两个预备联络点，找到了没有？”蒙鼎钧问杨中宇。

“想到了一个，他叫王柏年，原住大差市4号。听说还住在过去的老地方，过几天我就去看看他。”

“王柏年，我们很熟。他是孙蔚如司令长官驻西安的军需官，为人很忠厚。”蒙鼎钧接着说：“为防备万一老崔这方面出了事情，组织上能够及时找到你。因此，建立预备联络点的事要抓紧。你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胡宗南越是失败，越会疯狂镇压。凡事要特别小心，总要做到万无一失。”

他又面向柳雪婷说：“雪婷，你要明白中宇处在敌军内部，干的是司令身边的机要参谋，这是非常忙碌、非常紧张的苦差事。为了保持住这个能获取战略情报的岗位，他又必须花费超常的精力，把十分繁重的业务办好，才能使周士冕感到满意；他必须每时每刻处于机警应变状态，才能在敌人漩涡里安全畅游；他还必须有洞察力和超负荷的记忆力，才能掌握敌情，做到身上不带片纸只字地将敌情牢记下来。你要理解这一点，要做好掩护工作，要照料好他的生活。”

柳点了点头说：“我会做好的。”

“形势固然很危险，”杨中宇说，“但我们已经闯过了重要的几关。几个月来胡军虽然占领了延安，但在军事上却节节失利，截至目前，三个旅已被我军歼灭。从战略的全局看，战争的转折点已为期不会很远。事情总是这样，愈是接近转折，困难就会更多，危险也会更大。我还是那句老话，没有豁出去的精神，没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准备，是无法完成‘三保卫’任务的。你回到边区后，请转告赵伯平同志放心。”

蒙鼎钧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杨中宇的谈话，激动地说：“我们相处10年。去年8月，在武威城的西郊外，面对西凉美景，你顺口念了六言短句，气势和诗韵中颇显才华，至今我还记得：祁连千年积雪，河西万顷良田。壮志金戈铁马，襟袍万里江山。当时，我感触很深。只要有这样的气概，一定能胜利地完成周副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

蒙鼎钧在被敌人通缉的危险关头，仍然镇定自若地为党工作，关怀战友，使杨中宇和柳雪婷深为动容。这时，柳雪婷插话说：“我这就去弄点饭来，你俩先谈。”刚欲起身时，蒙鼎钧用手势阻拦：“不用了，一会儿我就得离开西安，交通已经安排好了，有人在外面等着我。还有什么要说的话，借这点时间多谈谈，好吗？”

此刻，杨、柳二人满怀惜别之情，却一时说不出话来。少顷，杨中宇面对这位长期一起战斗过而现在就要分别的战友说：“李云轩和我同事多年，郭振海是我当年从大后方带到前方的学生。记得1944年，我们驻扎在河南巩县，黄河对岸就是日本军队。那时候抗日战争打得非常残酷，部队伤亡很大。工委决定派我随赵寿山将军到甘肃武威去工作。郭振海同志得知后，步行100里赶来看我，说：他很快就要上前线了，托我路过西安时，代他到老家探望一次，家里生活很穷苦，老母卧病在床。说着便从身上掏出了用旧布裹着的两块大洋双手交给我。这是他半年积攒的一点钱，托我捎给老母亲，他对我

说：如果他在前线光荣地牺牲了，也算尽到了对母亲的最后孝心。当时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李云轩与我共事两年中亲如兄弟。现在，他俩已为革命捐躯，请你回到边区后和赵伯平同志商量，对烈士家属总要设法给予照顾。”

蒙鼎钧强忍悲痛看着杨中宇，连连点头说：“对！对！对！”

杨中宇站起来握住蒙的手说：“祝你一路平安。”

柳雪婷站起来说：“祝鼎钧同志平安到达边区。”她心头一阵酸楚袭来，手捂着脸抽泣起来。

蒙鼎钧站起来欲走又停，面部略显忧虑地说：“我忽然想起一件事：那天我和老崔谈起敌人正在通缉‘孟定均’时，我很从容，老崔反而显得有点不大自在。这件事使我心里很不安，你们今后一定和他好好相处，好好相处。”

“鼎钧同志，你多保重！”杨中宇再一次紧紧握住蒙的手，心情十分沉重地说。

柳雪婷的眼睛已含着泪花，再没说什么话，只与蒙握了一下手。“我先离开这里，过一会儿中宇再走。”当蒙鼎钧说话时，眼里也已有些湿润，沙哑着声音说：“你们不用送我了！你们不用送我了！”他似乎用了很大气力硬是转过身躯，才离开这熟悉的红埠街54号。

蒙鼎钧离开后，杨中宇坐回原位久久不语，沉闷的空气，笼罩满屋。过了好一会儿，柳雪婷站起来走进里

屋，取出一个薄薄的包袱，对杨中宇说：“这是我给你买的几件汗衫、短裤，你拿回去试试，看合适不合适？”

杨中宇接过包袱，但没有说话，柳雪婷沉思良久后说：“天晚了，我送你回去吧。”两人走出大门后，柳雪婷紧紧地挽着杨的左臂，向西走去……

蒙鼎钧当晚即离开了古都西安，踏上回陕甘宁边区的征程。但他内心很不平静，他牵挂着仍然处在敌人营垒内部的战友。使他更为焦心的是西安军事情报组的联系人，安排得不十分理想。可是，一时很难找出一个既懂军事，又能在西安长期立足的干部。这件事成为他始终埋藏在内心深处的一个未了的情结。事隔30年后，每每谈起这段往事时，他仍唏嘘不已！

5月25日，星期天早饭后，杨中宇身着军便装在莲寿坊后花园散步，柳雪婷也来到后花园。他看到柳雪婷自门外走来，便说：“雪姐，今天来得这么早！”

“我昨晚就住在这里。一直和前院的太太们打麻将，打到一两点钟，所以刚刚起床。”

“咱那位宝贝妹妹怎么没有说一声，”杨中宇说：“不然，我也会参加进去的，也认识认识那些太太们。”

“是我不让她说的，害怕影响你的休息。老崔已和我约好，中午11点钟和你见面，等会儿你就到中院来。我先去把房间整理整理，你一会儿就过来。”

将近 11 时，杨中宇看了看手表，系上袖扣，整理了一下衣服，来到中院西屋客厅。一位身着灰色长衫，脚穿布鞋，身高 1.70 米左右，35 岁上下，略胖，肤色微黑，带深度近视眼镜，似笑非笑，略显矜持的客人已经在座。他见杨中宇进来便站了起来，眼睛朝杨中宇上下打量着。柳雪婷忙介绍道：“这就是杨参谋。”然后面向客人：“这位是老崔同志。”

杨、崔二人握手，各自对面落座。

“蒙鼎钧慌慌张张地给我说了一下你的情况，原来你是个年轻人。”老崔有些不在意地说道：“你们辛苦了！今天咱们见个面，认识一下。以后材料由柳雪婷送给我。”

杨中宇正襟危坐，注视着崔的谈话表情。

老崔接着说：“抗战时，你们部队驻河南巩县，为了买钢材的事，我去过你们三十八军的一七七师，那时你是连队的基层干部吧！”

“一七七师属九十六军，不是三十八军”杨中宇说道。

“噢！我的事情很多，可能记不清了。”

“今天，老崔同志来的正好。”杨中宇说：“昨天下午补给区司令部接到绥署通知，胡宗南决定命董钊率两个整编师四个整编旅，即整一师及其所属的整一旅、整七十八旅，整九十师及其所属的整五十三旅、整六十一旅，由延安经安塞向保安、吴旗扫荡。”

“命刘戡率一个整编师和另外两个整编旅，即整三十六师及其所属的整一二三旅、整一六五旅和整十二旅、整一四四旅，由蟠龙、青化砭向靖边扫荡。预定6月4日开始行动。作战目的是企图捕捉我党中央，至少迫使我党中央和我军主力东渡黄河。所有部队携带六天干粮，随后再追补三天干粮。补给区目前正在紧张的筹办中。从敌人的部署看，是准备深入到靠近沙漠的边沿，然后再返回。周士冕在传达西安绥署决定时还说：胡宗南是根据美国提供的无线电侦察的情报，判定我党中央就在安塞以北地区，所以采取这一大的行动。另外，蟠龙镇战役后，胡宗南将驻在洛阳以东的整编三十八师所属整五十五旅，旅长是姚国俊，由河南偃师调往延安，作为机动部队，纳入整二十九军战斗序列。从敌人的通报中可以看出：我军主力目前正在陇东与整编八十一师、整编八十二师作战。胡宗南的这次‘大扫荡’实际上是一次乘虚而入的偷袭行动，用心极其险恶。”

杨中宇说话时，老崔漫不经心缓声地：“噢！噢！噢！”了几声。他瞥了一下茶杯里洒到桌面上的水珠，习惯地下意识地从旁拿起抹布，在面前的桌上慢悠悠地反复擦过来又擦过去，似有所思，似听非听。然后，只说了句：“哼！刘戡、董钊这么嚣张！他们未免也太狂妄了吧。”

杨中宇接着说：“这是胡宗南一次重要的战略‘清剿’，是关系陕北作战全局的大事，关系党中央的安全，请赶快上报。”

“这个自然，不用操心。”老崔瞟了杨中宇一眼，接着说：“据柳雪婷说，你那里能搞到拷贝纸？”

“补给区有的是，都是接收日本的战利品。”杨中宇回答。

“是日本造的！质量一定很好。”老崔饶有兴趣地说：“多弄点，多弄点。请雪婷把你今天谈的这个情况写出来，连同拷贝纸一块今晚给我送来。”

杨中宇正色说道：“胡宗南的这一部署和调动，今晚前就送给你，争取尽快上报。拷贝纸放在司令办公室，只能下周再送给你。”

老崔对杨中宇的谈话略感惊异，瞥了杨一眼，拿起呢质礼帽，站起来微微躬身后说道：“咱们认识就好了。我先走一步。”匆匆离去。

老崔离开后，柳雪婷微笑着说：“我已看出你刚才很不高兴，你的性情刚烈，老崔同志对军事和我们情况又很不熟悉，说话中有不合适的地方，千万不要在意。时间一长，相互了解的多了，就会好的。”

杨中宇沉思多时说：“刚才我在谈敌军为捕捉我党中央所作的兵力部署时，这么严重的事情，老崔却表现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好像一句也没有听进去。我总感到不是味道。我的性子太急，可老崔也实在太粘糊、太不经心了。”

“不是你的性子太急，是任务要求我们分秒必争。你们两人的经历、习惯不同，性格就自然会不一样。老崔不

懂军事，对陕北战场的情况也不清楚，日后慢慢熟悉了，自然会好的。”

“你说的是有道理的。鼎钧同志临别时特别叮咛要我们好好相处是对的。我看今后只要在做好工作的大前提下，我在说话中尽可能地注意方法就是了。”

少顷，柳雪婷自抽屉中取出纸和笔对杨说：“你把刚才谈的情况再说一遍，我现在就记录。吃完饭把材料送给老崔后，我再回家去。”

“好。这两天我准备去看看王柏年先生。顺便和王子厚见个面。”杨中宇说：“请你送材料时，再次说一下这份情报的重要性，让老崔尽快送报。事关党中央安危，千万不可拖延。”

胡宗南这次动员 8 个旅的兵力向延安西北“扫荡”，深入到靖边小河以南地区，与党中央驻地相距不过十几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以其非凡的革命胆略与敌周旋，在没有动用西北野战军一兵一卒的情况下，“指挥”胡宗南的两个整编军军部、3 个最精锐的整编师师部和 8 个整编旅，在靖边以南的深沟高坡上，演出了一场历时 9 天 9 夜的“大游行”。这是后人应该为之大书特书的世界战史上一个最精彩的光辉篇章。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亲自指挥的“反扫荡”的伟大胜利，为我军不久转入战略反攻创造了前提。

## 八

赵寿山通电反蒋，杨中宇  
处危不惊

5月27日下午7时许，杨中宇来到大差市4号王柏年的住处。这是一座古典式的四合院，门前一棵枝繁叶茂的古槐。他走进院内，只见正房的门敞开着，便上前轻声问道：“王先生在家吗？”

一位年近50岁的长者，戴墨边眼镜，身着中山装，自屋内走出来，看了看面前这位年轻军官，惊喜地说：“是杨参谋！稀客，稀客，你的样子和两年前一样，一点没有变。请进屋，请进屋。”王柏年热情地招

呼道,然后,高兴地朝屋内大声说:“兰英、月嫦!你们看谁来了。”两人进屋后,王柏年急忙让座。杨中宇落座后环视了一下室内:堂屋正中摆一张深红色油漆木方桌,桌上置一座自鸣钟,钟旁是赵公元帅瓷像和蓝花古瓶,桌的两边是几把古式靠背木椅,陈设朴素大方。这时,王夫人和女儿也从里屋走出。王夫人年约45岁,家庭主妇,待人和蔼可亲。她走到刚落座的客人前,弯下腰眯缝着眼仔细地看了看,高兴地说:“这不是杨参谋嘛!有好几年没见了,吃过晚饭了没有?我这就给你弄饭去。”

杨中宇微笑站起来:“伯母,我吃过了,你坐,你坐。”

“前两天我们还念叨起你呢!”王夫人热情地说着,一面就坐于一旁的椅子上。

“噢!谢谢。”杨中宇似觉诧异地说道。

王柏年也高兴地斜睨了一下杨中宇不解的神情,忙补充道:“去年冬天,孙帅(孙蔚如)曾来我这里坐了一会儿。当时他说要为我小女选一乘龙快婿时,就提到了你。眼下世道不好,兵荒马乱,人心惶惶。前两天老伴和我盘算起女儿未来的归宿,说到孙帅那句话,也就自然说到了你,可一点也不知道你已经到西安了。”

杨中宇这才完全明白了王柏年夫妇的言外之意,而己是为了建立秘密联络点而来的,只好婉言解释道:“军旅生涯,行止难定,今日在此,明日不知又在何方,这你是知道的。”

王柏年轻声“噢”了一声后便指着一旁的女儿介绍

道：“这就是我们的独生女儿，叫月嫦（又名秋月，下同），在尊德中学上学，就要毕业了，娇惯得不成样子。”

王月嫦，高窈身材，约1.68米的样子，学生装束，梳两根短辫，白衫蓝裙，白袜黑鞋。眼睛里闪动着青春女子特有的目光，亭亭玉立，楚楚动人。

“月嫦，快给客人泡茶。”王柏年对女儿说。

“月嫦，月亮的月，嫦娥的嫦，是吗？这个名字起得很好。”杨中宇说道。

王月嫦将茶杯送到杨中宇面前的桌上。

杨中宇说了声：“谢谢。”王月嫦微微一笑，便站立一旁。

“你是从武汉回来的？”王柏年问。

“我现在第七补给区司令部，任周士冕司令办公室的参谋。”杨中宇回答。

“孙蔚如司令长官很看重你。”王柏年说，“我以为你还在孙蔚如先生那里。你在补给区，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和你们司令部的副官处长张剑平很熟，常到他那里去，以后我也会去看你的。”

“我在周司令的办公室工作。”杨中宇说，“那里门卫森严。你来副官处时，给我打个电话，我来看你。我在西安熟人不多，日后请多多关照。”

“咱们都是孙帅的部下，是一家人嘛。我现在家里赋闲，每月去军官总队领一次饷，再什么事也没有了。你有什么事说一声，尽可以去办的。”王柏年热情地说。

“你现在住在哪里？成家了吗？”王夫人一旁插话问道。

“我住在司令部里。这几年跑来跑去，谈不上成家。”杨中宇说。王月嫦站在靠墙处王夫人的座椅一旁，只看了看这位坐姿笔直、英俊的年轻军官，脸上不禁泛起了羞涩的红晕。

“今天只是来看看您，看看伯母和月嫦，说不定今后还会麻烦您的。”杨中宇说：“我还有些事，得告辞了。”杨站起来欲走时，王夫人挽留了一番后，亲切地说道：“以后礼拜天就常来家里聊聊，吃顿家乡饭吧。”

“有空，我就会来的。”说罢步出屋门。王柏年夫妇和女儿一起送杨至大门外。此时，夜幕已降临，昏暗的路灯下，一家人目送杨中宇向东大街方向走去。

当晚，杨中宇又按蒙鼎钧的交代，去东大街43号和王子厚取得了联系，以备必要时使用。蒙鼎钧同志一再叮嘱的建立预备联络点的任务，就这样顺利地完成了，总算了结了一桩心事。

1947年7月5日。

火辣辣的太阳晒了整整一天，古长安城犹如一个大烘炉般的燥热。将近黄昏时天色突变，狂风骤起，电闪雷鸣，乌云滚滚。霎时间大雨滂沱，倾盆如注。街道路面全被泥水淹没，不时溅起无数的白色泡沫。杨中宇穿着绿色军用雨衣，高筒胶靴，风雨中踩着一路泥泞来到红

埠街 54 号。这时，雨渐渐停歇了下来，还可以听得到远去的隆隆雷声。

他在屋外的廊房下借着天井中满满的积水，冲刷尽胶靴上的泥巴，脱去身上水漉漉的雨衣。当他走进仍然闷热的西厢时，老崔已经在座。

柳雪婷站起来关好屋门，对着走进来的杨中宇只说了声：“好大的雨呀！”

杨中宇同崔、柳二人一一握手后，将雨衣挂在衣架上，面向崔说道：“好久不见了，这些天你辛苦了。今天有什么紧要事？”

老崔面露紧张之色：“我接到赵伯平书记的紧急通知。大意是：中央已批准，就在这几天，赵寿山要在解放区向全国发表反蒋通电。此事，势必涉及到你。赵书记指示：组织上的原则是保存干部第一。你在补给区司令部的处境只有你自己明白，如果你觉得不安全，今晚即可离开西安。我大体上照你的身材，给你带来一套西北大学的校服，一个学生证章，还有 200 万元钱。交通已经安排妥当。赵书记强调：是走，还是坚持工作岗位，一切由你自己决定。”

顿时，室内空气像凝固了似的，座钟的“滴嗒”声清晰可闻。杨中宇面朝屋门陷入沉思之中。柳雪婷神情凝重地目注着杨中宇的面容。老崔的眼珠在镜片内左右转动，瞟视着杨中宇和柳雪婷的态度。

杨中宇在寂静中沉思约一分钟之后，神态严肃、双

目注视前方：“我讲两点。第一，党中央、毛主席还在陕北。前方将士正在与胡宗南部队浴血奋战。我在这里多留一天，至少可以使前方战士减少许多牺牲。一个人的牺牲，能换来许多人的活着，能换来战争的胜利，纵死无憾。第二，我常想我们家乡的一句土话，叫：‘狼使桀（方言读 jiē）’。就是说当你遇见狼时，如果你逃跑，狼一定会扑上来把你咬死；如果你面对着狼，蹲在地上，然后突然站起向狼扑去，狼就会夹着尾巴逃跑。这里，我感激党组织的真诚关怀，感激老崔同志为掩护我所做的苦心准备。调赵寿山回边区是去年8月党中央早已决定的事，那时我还在武威。鼎钧同志告诉我：赵寿山今年3月已经进了解放区，国民党特务系统不可能不知道。而我仍旧在补给区司令部担任机要工作。看来，敌人并没有怀疑我。如果怀疑，我早已被捕。当然，退一万步想，我们也不能排除敌特‘放长线’的可能，对我进行秘密监视盯梢，如果是这种情况，现在走也是走不掉的。胡宗南的方针是：宁可错杀一百，绝不漏掉一个。现在走，只能证明自己是真正的‘共谍’，无异于自投罗网而势必连累到你们。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泰然处之，静观其变，除此，别无它途。因此，我决定：明日照常上班。我在接受党组织交给我的这项任务时，就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已站立于‘死地’之上。我几次给鼎钧同志说过：没有豁出去的精神，没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准备，什么事也干不成。请老崔同志将我的意见转告赵书记。至于雪婷同志走不走，由

她自己决定。”

柳雪婷抬起头，眼睛里闪动着晶莹的泪花：“我父亲是陕西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他就是死在阎锡山的屠刀之下。深仇大恨，不共戴天。中宇不走，我也不走。我决心陪着中宇，生死以之。”说到这里，柳的眼泪夺眶而出。

杨、柳两人的坚定态度使老崔一怔。他没有料想到眼前这两位同事，特别是年轻的杨中宇，危险关头表现出来的无畏气概，不由得产生了几分敬佩之情，内心深处同样受到了很大震动。此时，老崔的眼珠在镜片里转动了几下后，语调沉重地说：“是不是再考虑一下。”

“没有什么再考虑的，就这么定了！”杨中宇坚决地说：“请上报吧。”

“那好吧！我就照你们的意见上报。”老崔站起来拿起草编礼帽躬了躬身说：“最近期间，我们就不见面了。一切由雪婷转达。”

老崔走后，柳雪婷走进里屋，坐在睡榻上俯首抽泣。杨中宇走进里间，在柳的对面坐下时，柳抬起头来忧伤地对杨中宇说：“我反复想，你还是走吧，留在西安太危险。我有过切肤之痛，再也经受不起这样的打击了。”此时，远处警笛的鸣叫声穿街而过，给黑夜中的古都增添了阴森恐怖的气氛。

杨中宇站起来凝重而从容地说：“雪姐，我们确实面临着很大的危险。可是，周副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还没

有完成,我怎么能放弃战斗,一走了之。党中央、毛主席、陕北前线的广大将士不是更危险吗?在这个紧要关头,个人的安危算得了什么呢?赵寿山将军发表反蒋通电后,西安的恐怖气氛可能更为紧张。但我坚信‘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要我们沉着冷静对付,一定能闯过这一关。”

柳雪婷沉思良久,情绪渐渐平静下来,似有所悟地说:“那好吧,我觉得空气太沉闷了,我来放一首你最喜欢的《一路平安》曲子吧!”她站起来打开留声机和一旁的风扇。幽美、舒展的旋律,顿使室内的气氛变得宁静而温馨。

“最近一段时间,我要多住在司令部,少回莲寿坊了。你仍可照常去,如果有什么重要事,我会让杏蕊或史成民打电话找你。”杨中宇说。

“我明白。你在司令部住,就更要小心。”柳雪婷关心地说:“我这就去弄点夜宵来。”说罢便走出屋门。不多时,柳雪婷端来两盘点心对杨中宇说:“这是我做的鸡蛋炒馒头花,请尝尝吧。”

“谢谢雪姐。”

1947年7月8日,赵寿山将军向全国人民发表了反蒋通电。杨中宇的处境骤然变得异常险恶,白色恐怖像乌云压顶似地笼罩着西安城,反动派魔爪的阴影在他内心里挥之不去,他经历着最严峻的考验。7月9日,即通电发表后的第二天清晨,杨中宇毅然地冒着随时可能

被捕的危险，照例从容地来到司令部操场，同其他军官们一起做晨操。这时，太阳依旧鲜红鲜红地从地平线上升腾起来。当他准时回到司令办公室时，仔细观察周围情景一切如常，周士冕的神情也无什么异样，这才暂时放下心来。事后得知：“通电”发表的当晚，胡宗南的特务们查抄了赵寿山将军在西安的寓所和户县大王镇的故居，原第三集团军总部驻西安办事处中校副主任冯汉章，少校副官赵汉三相继被捕，而办事处处长杨晓初却早已秘密回到了边区。

7月12日，上午10时左右，补给区司令办公室里，杨中宇正坐在写字台前拆阅文件。桌上摆着各类报告、通报、信件。电话铃响了，他放下手里的公文，拿起话筒听对方说话，然后答道：“好，我报告司令。再见。”

此时，周士冕慢悠悠地背着手踱步而来，走近杨中宇的办公桌旁问：“什么事？”

“经理处长来电话，让我报告司令：美制干粮库存不多了。他的意思是总要保存一些，是不是不要再批了。”杨中宇起立报告。

“你把数字弄清就行了。”周士冕说。

周士冕朝杨中宇的办公桌上看了一番后，面显愁色地：“又是这么多要处理的文件。”忽然，他指着桌上的一个粉红色信封：“这是哪个女孩子写来的？你在恋爱！”

“刚认识不久。”杨站着微笑地答道。

“好像还有照片，能看看吗？”周士冕微笑着顺口问道。

杨中宇自信内抽出照片，连同信一起双手递给周士冕。

周拿起照片审视了一番，微笑地说：“不错，不错，很漂亮嘛。她是干什么的？”

“尊德女中上学。”

“那是教会办的学校，她信教？”

“是。”

“噢。那好，那好。”周将照片和信放回桌上。

“还有什么事吗？”周士冕问。

“今天上午早餐时，副官处张处长告诉我，赵寿山投奔了共产党。”杨中宇注视着周的表情。

“我早知道了。”周士冕慢悠悠地说：“这是预料中的事，迟早会有这一天的。”

“我以前跟过赵寿山。”杨中宇故意挑明地说。“他是他，你是你。这就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周士冕以无奈、感慨的语气，既为杨中宇作了开脱，也为自己的历史（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过共产党）作了注角。

周接着问：“今天有战报吗？”

“已呈送司令。还有要签发的向南京联勤总部的报告和报表，在司令办公桌上的红色卷宗里。”杨中宇报道道。“最近两次‘纪念周’你担任司仪，声音洪亮，场面整齐。参谋长、副司令都很满意。副官处长提议：今后由你带

领司令部全体军官的早操，你可以和张处长商量一下，看从什么时候开始。”

“是。”杨中宇回答。

“好。你忙你的吧。”周走向他的办公室，开始翻阅卷宗里的战报和文件。

## 九

### 沙家店战役改变了敌我态势

1947年8月7日。

晚6时，补给区军官食堂里。杨中宇、马怀清、周世桐三人在一张饭桌上围坐就餐。马怀清诡秘地边吃边向杨中宇说：“咱们赶快吃吧，我和老周已经约好，今晚要和整八十师师长的妹妹马淑德，国大代表冉寅谷的妹妹冉剑华聚一聚，两位小姐也约你去。”

“是要给我介绍朋友？”杨中宇风趣地说。“这几天司令让我不要离开办公室，只能谢谢两位小姐的美意了。”

“工作不可不干,但也不可太认真,更何况有人看上你了。去吧,去吧!”周世桐劝道。

马怀清突然调转话头,低声问:“哎,听说老头子今天到延安了?”

杨中宇看了马怀清一眼,问:“你怎么知道?”

说话间,史成坤走进了食堂,匆匆走到杨中宇面前,小声地说:“司令刚回来,要你马上到办公室去。”

杨中宇起立后,说:“我得走了。”随即向马怀清和周世桐招了招手,正欲离去,马怀清又提醒杨中宇说:“晚上到咱们的宿舍再说。”

杨中宇回到司令办公室,周士冕坐在办公室桌后的扶手椅上正闭目养神,听到杨进门脚步声后,即说:“赶快把谢参谋长请来。”

“是。”杨中宇答道。

不一会儿,谢参谋长进屋坐在周士冕的对面,杨中宇坐在谢参谋长右后的皮椅上。周士冕从公文袋里拿出笔记本,向谢传达起绥署的通知,谢、杨拿出笔记本记录。

周士冕说:“我刚从绥署回来。盛文通知我:共军正围攻榆林。总裁在延安决定:对共军要采取急进猛攻的战术。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军事行动:

“命令钟松率整一二三旅、整一六五旅即日从安塞以西防地出发,轻装急行军,用两三天的时间,经靖边、横山沿长城一线,迂回到榆林解围,然后南下向米脂推

进。

“命令刘戡率整九十师及所属整五十三旅、整六十一旅和整十二旅、整五十五旅、整一四四旅，由永坪、瓦窑堡向米脂及其以北地区推进。

“命令董钊率整一师及其所属整一旅、整七十八旅和整二十七师的整四十七旅由蟠龙经清涧向绥德推进。在榆林的二十二军和整二十八旅，策应整三十六师南下作战。作战目的是在米脂以北、榆林以南的无定河和黄河之间的三角地带消灭彭德怀主力，捕捉共党中央机关。整三十六师携带五天粮秣，到榆林后由西安派飞机空投大饼。对董、刘两军的补给可通知两个兵站分监部切实办好。我看，最困难的是烙制大饼问题，数量这么大，你赶快和经理处商量办好。咱们只负责运到飞机场，交给空军第三基地司令部就算完成任务。”

参谋长合起笔记本起身答道：“是！我这就去安排办理。”待他刚要出门时，周士冕忙站起来：“你等等，向下传达任务，不要提到总裁到延安一事，不要泄漏整个作战意图。”

“好。”

谢参谋长刚一走，史成坤走进办公室，对周士冕说：“司令，饭已准备好了，是不是马上开饭？”

“我不在这里吃了。我已约好客人，在家等着，我先走了。”

周士冕走后，杨中宇对史成坤说：“你给我要个车

子，我要回家拿点东西，马上就来。你把办公室整理一下，等着我。”

当晚8时许，杨中宇回到莲寿坊17号。杨中宇看到柳雪婷轻施脂粉，淡抹口红，格外精神。说：“雪姐，你好潇洒！”柳微微一笑，随即跟着杨来到西屋，两人相对而坐。杨神情严肃地说：“蒋介石今天上午到了延安。胡军将有大的行动。我现在将行动部署、作战目的写下来，你重抄一遍。我去后院取点东西，再来核对。我得立刻回司令部。今后有什么事，我会让杏蕊或成民向红埠街给你打电话的。”

杨中宇说完后，即坐下低头书写。10分钟后，将写好的底稿交给柳雪婷，便出屋去了后院。

柳雪婷从提包中掏出两瓶酸梅汤饮料，放在桌上，开始抄写材料。不多时，杨中宇手提着装衣服的网兜由后院返回，他看了一遍柳写好的材料，说：“雪姐愈来愈熟练了，很好，很好。”

柳雪婷关心地说：“你住司令部要十分当心才是。”随手拿起桌上的饮料，交给杨：“这是我给你带来的，你现在就喝吧。”

“我不能久停。汽车还停在门口等着，我得马上回司令部。”

“那就带走吧。”柳雪婷将饮料装入杨中宇的网兜内，目送着杨走出了中院大门。

杨中宇回到司令部。史成坤听到汽车的鸣叫声，急

忙走出办公室，接过杨中宇手中的网兜，说：“杨参谋这么快就回来了。”随杨走进办公室，倒好茶。

杨中宇说：“我只拿了几件衣服，和成民说了几句话。他的毛笔字已有长进，人也长胖了。”

“这全要感谢杨参谋了。前两天在监护营吃午饭时，我们见过面。他说你对他真好。”史成坤感激地说。

“这几天司令部很忙，周司令常外出开会，如果有事或电话找我时，我就在对面宿舍。”杨中宇叮咛道。

“是。”史成坤答应道。

当晚 10 时半。杨中宇拖着疲惫的双腿，从司令办公室回到对面的四合院宿舍。一进院内，便听见上房传出男女混杂的嬉笑声。他刚一进屋，就看见马怀清、周世桐和两位女士坐在沙发上边说边笑。

“我们的大忙人回来了。你来，我给你介绍。”马怀清站立起来指着一位身高 1.70 米左右，打扮入时，丰满妩媚的女士说：“这位是马淑德女士，妙龄 23 岁。”接着又指另一略矮、沉静的女士说：“这位是冉剑华女士，芳龄 22 岁。”

马淑德看了看面前这位神态自若的年轻军官，赞赏地说：“百闻不如一见，我的老乡中竟有这般潇洒英俊的人物！”

杨中宇笑着回敬道：“人常说：绥德婆姨米脂汉，我看二位赛貂蝉。”

“杨参谋可真是才思敏捷，取笑中也颇显文采。”马淑德笑着说。

“你可不要小看俺们‘三剑客’，杨参谋是俺们三个人中出类拔萃的一个。”周世桐对马淑德说。

“我这个笨人也看出来了，还用说吗！”马淑德面朝杨微笑地说。

“马师长近来有信来吗？”杨中宇掉转话题，向马淑德问道。

“常有信来。”马淑德仍不离题地问道：“听说杨参谋还没有结婚，我给你介绍一个，好不？”周世桐未等杨中宇开口就风趣地插话说：“他常住在外边，有没有女朋友只有天知道。俺们就看见过‘广仁医院’有两位女士常和他来往。”

“只准你们恋爱，就不准我恋爱，未免太不公平了吧！二位女士说对吗？”杨中宇说罢，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杨参谋，俺们一块出去吃夜宵吧。”周世桐提议道。

“我实在累了，还要随时听候周司令的召唤，就不凑这个热闹了。请二位贤达照顾好两位小姐，不要让别人抢走了。”杨中宇说。

他们又闲聊了一会儿，周世桐、马怀清和两位女士便上街吃夜宵去了。杨中宇回到自己的房间洗脸漱口完毕便上床休息，而他脑海中开始过滤着最近几天发生

的一些大事。约莫过了一个多小时，马怀清、周世桐才从街上回来。两人走进杨的屋子，拉开电灯，坐在椅子上。周世桐严肃地对杨中宇说：“这次胡先生可立了大功了。”

“什么功劳？”杨中宇躺在床上笑着问道。

“你还不知道！”周世桐说，“老头子去延安前，胡先生把写字台、藤椅、西餐餐具，连马桶都空运去了。从吃饭到方便，使委员长生活得如同在南京一模一样，这还不是功劳？最可惜的是上下水道还不很通畅，真是遗憾万分。”这一番话，引得三人都笑了。

“这一下可把王超凡（胡宗南前进指挥所政治部主任）、刘大军（特务头子）一伙忙坏了。”马怀清说。

“空军五十一运输大队长衣复恩也少不了一份功劳嘛！”周世桐补充说道。杨中宇钻在毛巾被里一声不吭。

“老杨，今天把你累坏了吧！”马怀清说，“上午开大会，下午开小会，晚上又熬到10点多，你的功劳也不算小了吧。”

“我确实累了。”杨中宇说，“睡吧，睡吧，两位老兄。”

8月18日中午。烈日当空，暑气逼人。杨中宇、周世桐、马怀清三人自军官食堂走出来，边说边笑地回到宿舍。

周世桐刚摘下领带，像发现了新大陆似地说：“哎！你们注意到了没有？绥署秘书长赵龙文在‘纪念周’的讲

话，真是瞎吹。说什么钟松将军率领两个旅，三天走了四百里，如入无人之境。那共军跑到哪里去了？劳师远袭，骄兵必败。俺看钟松快完蛋了。”

“老头子刚离开延安，胡先生总得表现表现。这回算是让‘王牌军’打头阵了。咱们就等着参加钟松将军的凯旋庆功会吧！”马怀清接着说。

“二位洋参谋别胡说了。如果睡不着午觉，就想想马淑德、冉剑华二位美人吧！”杨中宇说。

“俺们两位是有名的军中‘贤人’，别再打扰杨大参谋休息了。让他好好地养精蓄锐，把司令的参谋当好。等到钟松凯旋归来时，看能否弄到一枚勋章。哈，哈！”周世桐说着连推带笑地和马怀清离开了杨中宇的屋子。

1947年8月20日。西北野战军在沙家店地区伏击胡宗南整编三十六师，取得重大胜利。全部消灭整一二三旅，俘虏旅长刘子奇。消灭整一六五旅和整三十六师直属部队大部，钟松化装逃逸。刘戡无心救援，率领整九十师和3个整编旅，由米脂以北地区退守绥德，随后会同董钊所率3个旅，再向延安撤退。沿途遭我军阻击，蒙受重创。骄横跋扈的“西北王”胡宗南也悄悄地由延安溜回西安。

毛泽东主席高度评价了这次战役的伟大胜利。他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侧水侧敌本是兵家所忌，而彭老总指挥的西北野战军，在短短一天的时间里，

就取得了前无古人的胜利。这一仗是西北我军由内线防御到内线反攻的转折点，它将使形势很快发生变化。用我们湖南话来说，打了这一仗，就‘过坳了’。”

西北野战军前委，在沙家店战役后，再次肯定了西安军事情报组在战役中的重要作用。

# 十

## 陈谢兵团突破黄河天险， 参谋官飞赴运城考察

1947年9月2日。

上午10时整，一辆军用小汽车急速地驶进补给区司令办公院内。周士冕、程开椿先后下车，手提公文包，神情严肃地疾步走进司令部小会议室。正、副参谋长和各处处长已整齐列坐等候。

周、程端直走向会议桌一端司令、副司令的座位上，各自将公文包放于面前桌上。与会人员全体起立，周用手势示意：“请坐。”

周同程副司令小声说了几句话后，面向大家讲话：“诸位同仁请注意。”全体人员目视着周司令。周士冕继续讲道：“8月22日，共军陈赓部七八万人马从茅津渡、垣曲一带渡河南下，进攻新安、渑池、宜阳、洛宁等地，已直接威胁卢氏、潼关、商洛地区，原在陕南的游击队也开始活动起来。据此，绥署作了重大战略调整，请程副司令宣布。”

程开椿起立，拿出笔记本：“总裁已批准绥署的战略调整。部署如下：“整十七师守备延安；

整七十六师驻守清涧、延长、延川；

整二十七师驻守洛川；

整九十师驻守黄陵整训；

新一旅驻守铜川。

“陕北方面由刘戡军长全权负责，采取攻势防御态势，军部暂驻延安，以后转驻洛川。陇东方面的整八十一师、整八十二师与整二十九军互为呼应。

“豫西方面的部署是：整一师及所属整一旅、整七十八旅，即日由延安防地开赴灵宝；

整三十师师部及所属六十七旅由临汾空运西安，转赴潼关，所属整二十七旅，即日由吉县西渡黄河，用汽车运往潼关，所属整三十旅留守临汾；

整三十六师及其所属整一二三旅、整一六五旅一部，即日由延安开赴潼关，所属整二十八旅由榆林空运西安归还建制；

整八十四旅旅部及两个团空运晋南运城，担任运城守备；

整五十五旅、骑二旅，在潼关、陕州之间集结。

战车二团一个营，工兵第十八团的舟桥部队驻潼关。

由苏北空运来陕的整六十五师及其所属整一六〇旅，整一八七旅进驻商洛。

“以上各部队由设在灵宝的前进指挥所裴昌会主任统一指挥。作战目的是打通陕州至洛阳的铁路线，策应洛阳、运城的守备部队作战。青年军二〇三师由汉中移驻咸阳。

“根据这个部署，陕北方面的补给由第五兵站分监部负责，驻洛川，配合二十九军行动。豫西方面补给问题，由第四兵站分监部负责，进驻灵宝。参谋处根据这一新的部署，马上拟定补给方案。今天就将文件、电报拟好，明日前下达完毕。”

程开椿说完后转身向一旁的周士冕问道：“周司令，还有什么话要讲的？”

周士冕面无表情地说：“我不讲了。各单位要密切配合，务使补给万无一失。”

举座面面相觑。

周士冕说：“散会。”

会后，杨中宇随周士冕回到司令办公室。周精神疲惫，有些烦躁，对杨中宇说：“原来的《屯补日报表》已不

能用了,需要重新制定一个表。胡先生昨天在绥署的会议上,对祝绍周主席和我大发脾气,认为我们补给不力。”说话间又面向史成坤高声喊道:“勤务兵!把窗子打开!屋里实在太闷了。”便靠在皮椅内自言自语地低声说:“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

史成坤蹑手蹑脚地打开窗户,站在一旁看着司令不知所措。周士冕睁开眼看了一下史成坤沮丧的样子,语气变得缓和了许多:“这不关你的事。我很疲劳,需要一个人静一静。”

史成坤走后,杨中宇打开桌上周士冕的公文包,从中取出原来的《屯补日报表》,此时,周看了一下正在整理公文包的杨中宇,问道:“你知道整十五师的情况吗?”

“我在步兵学校进修时,同学中有一位是从十五军考取的。这支部队原属北洋军阀刘镇华部,抗战初期军长是刘茂恩,抗战末期由武庭麟任军长,整编后武庭麟任该师师长。在重庆陆大甲级将官班时,武军长也在受训,我们还见过几面。现在,该师负责澠池、陕州一带河防守备任务……”

“既然让人家守备河防,在各方面又对人家另眼看待。”周士冕插话说:“这次共军突然南下,整十五师不战而溃,造成了目前我军腹背受敌的严峻局面。实际上眼前这种被动形势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也是意料中的事。真糟糕,真糟糕!”

杨中宇注视着周的表情,点头称是。

胡宗南在豫西战场上的失利，使周士冕对胡宗南借反共之机，不断地吃掉“杂牌军”，而又对他们另眼看待的做法不满。同时，对战局的发展感到悲观。这是周在情绪上之所以烦躁、焦虑的原因。

秋高气爽，凉风习习。杨中宇下班后，从习武园向东穿过九府街，去了北大街的通济坊，在补给区二二二分站站长蔡根祥家里吃过晚饭后，于当晚7时半来到红埠街54号。他一踏进西厢房，柳雪婷自屋里笑吟吟地迎了上来。她为我军在战场上的胜利而感到格外高兴，说：“几天没有见到你了，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便给杨中宇递上一杯茶，微笑着说：“街上涌来不少难民，潼关至洛阳铁路中断了，整个西安城人心惶惶。”

“请你打开留声机，我慢慢地说，你详细地记录下来。”

柳雪婷转身去里屋打开留声机后拿出纸、笔，坐在桌旁，杨中宇走进里屋坐在柳的旁边。

杨中宇说：“陈赓将军渡河南下，完全打乱了胡宗南的战略部署。胡宗南正在调兵遣将，在陇海线上集中十个半旅的兵力，企图阻止我军西进。今天上午补给区司令部开会，程开椿作了详细传达……”

西厢内，萦绕着《秋水伊人》的悠扬旋律。灯下的杨中宇慢声地一字一句地口述着，柳雪婷聚精会神地在快速书写。约一刻钟左右，柳将记录稿交给杨复核。

“胡宗南现在是首尾难顾，乱了阵脚。”杨中宇仔细看完记录接着说：“整六十五师原是广东余汉谋的部队，士兵多是广东人。有点战斗力，但军纪十分败坏。师长是李振。整一六〇旅旅长叫黄植虞，整一八七旅旅长叫曾颖。”说完随手拿过一张纸，写了三个名字，交给柳雪婷：“你把它写在后面。”

柳雪婷接过记录，补写上三个人名后又递给杨：“你再看一下。”顺手擦了根火柴将杨写的那张纸条烧毁。

“你记录得很准确。”杨笑着说：“你简直成了不穿军装的参谋官。”

柳笑着说道：“我是杨参谋的高参呀！”边说边折叠着记录：“你稍等，我出去几分钟。”约10分钟后，柳笑着走了进来：“你猜猜我干什么去了？”

“不知道。”

“我们一直过着很紧张的日子，所以，也就没有告诉你。我们的材料如果在我这里过夜，我总不放在身上，也不放在这个房内。琢磨了很久，我想到一个谁也猜不到的地方。即使敌人来突击搜查也查不到！藏材料的这个地方，你就不用猜了，猜也猜不到的。”

“雪姐今天兴致这么好！事情常常是这样，叫做‘灯下黑’，‘照远不照近’。好，我不用脑筋猜了，总有一天你会告诉我的。”

“你说的挺对。”柳雪婷说：“所以，我才把材料藏起来，非不得已时决不带在身上。‘天下事，出人意料者十

常八九’，有些事是我们想也想不到的。”说到这里，柳雪婷稍微停了一下继续说：“你不是说我的穿着潇洒吗！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可我这样难道仅仅是为了爱美？主要是为了不使敌人怀疑，我只能打扮打扮。日子久了，竟成为一种习惯。”

杨中宇仔细听完后，望着柳雪婷说：“我感谢和敬佩雪姐的谨慎和远见。”

“杀父之仇，切肤之痛，使我清醒起来，这是一般人很难理解的。我们面对的是武装到牙齿的几十万胡宗南、马步芳、马鸿奎的军队，是一帮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柳雪婷略带激动地说。

杨中宇以崇敬的目光望着这位生死与共的革命战友，说：“雪姐，你对我的支持太大了。有许多话以后再说吧。”遂站起来说：“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去了。”

“咱们一起上街吃点夜宵，我送你回去。”柳雪婷顺手取来一条披肩，同杨中宇走出了屋门。

9月23日晚7时半，司令办公院内各处灯火通明。

程开椿副司令匆忙地走进周司令办公室，两人谈话约半小时后程便离开了。这时，周士冕从写字台后走出来，背手踱步来到杨中宇的办公室。杨起立注目问道：“司令，有事？”

“坐吧，没有什么。”周士冕精神疲惫、情绪低落地在一旁的皮椅上坐下问道：“灵宝、运城有什么消息吗？”

“灵宝方面没有什么事。驻守运城的八十四旅沈向奎旅长前些天不是来过吗？”杨中宇说道。

“沈向奎刚一回到运城就向胡先生告状说：他们与共军不断地发生战斗，补给没有到位。现在，胡先生决定将驻西安附近的新整编的十七旅一个团空运过去，以加强运城的防守能力，策应陇海线作战。这样，沈向奎又要给胡先生发电报，大喊大叫了。灵宝方面对补给也不满意。目前铁路、公路、空中运输已十分紧张，难免有不周全的地方。程开椿副司令的意思是：派谢参谋长和参谋处王处长去灵宝，当面和裴（昌会）主任商量今后的补给问题。派通讯处赵处长和参谋处一个课长去延安。另外，派你随王异之副参谋长，去运城实地考察一下，然后再决定今后如何加强补给。”

“是。”

“我先回去了。你们还要准备一下，晚餐后你就可以回去休息了。”周士冕说完便乘车离去。

杨中宇送走了周士冕，仔细思量周刚才说的一番话。从最坏处考虑：是胡宗南特务机关以去运城为借口，将自己逮捕送往南京？这也是敌特惯用的手法。但从司令办公室整个情况分析，还看不出任何迹象。从正常情况考虑：是王异之怕负责任才要自己陪着去运城？从目前补给区各处人手紧张的状况看，倒有这种可能。想来想去还是老主意：去！一切从最坏处准备，且看敌人如何动作。

杨中宇晚 10 时离开司令部回到莲寿坊，人们都已睡了。史成民说：柳雪婷在一个小时前就回红埠街去了。直到第二天清晨他才把去运城的事留话给史成民，让史转告柳雪婷。随后他便匆忙赶往司令部。中午 11 时半与王异之同车前往西安西稍门外飞机场。

停机坪上停放着空军五十一大队的 20 余架军用运输机。飞机附近零乱地排列着等待空运的士兵，个个身背背包、枪支。有的站着，有的就地坐在背包上，还有的懒洋洋地躺在地上。远处堆放着许多待运的军用物资。

杨中宇身着军便装，右手提公文袋，左肘上搭着军上衣，跟随手提黑色公文包的王异之，一同登上一架 C47 型军用运输机。本来可容纳 40 多人的机舱内，只坐了十五六个将校级军官，显得很宽敞，但还是很闷热。两人紧挨着坐在临近驾驶舱一边的座位上。

螺旋桨起动了，飞机滑行了一段后呼啸着腾空而起。机舱内军官们默然相对，偶尔也有人相互说几句闲话。

“杨参谋去过运城？”身着少将军服的王异之首先问道。

“没有。抗战时在运城南边中条山上的张店附近对日寇作战。当时，运城还是日军二十师团牛岛的司令部驻地。”

“此行可以看看运城了。”

杨中宇慢声地“噢”了一下。

“运城是一座孤城，共军随时都可能进犯！”

杨中宇微笑着说：“那我们只好就地参战了。”

王异之默然未语，过了一会儿又说：“沈向奎老是埋怨我们的补给不到位，怎么办？周司令有什么考虑？”

“周司令让我随王副参谋长实地考察一下，再没有什么指示。我看如果给运城再增加兵力，补给就显然不足。”

“是的。八十四旅的两个团在陕北作战时，损失不小。兵员是否已补充好？现在还是未知数。”

杨看了一下王异之，点头称是。

王异之的所谓“兵员是否已补充好？”是指沈向奎有私吞“空名”军饷。实际上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官的吃“空名”，克扣军饷“喝兵血”的现象，已是上下皆知的事，也是一种无法疗治的顽症。

“我看还是先听听沈旅长的意见，回来再请示周司令、程副司令定夺。你看这个办法是否可行？”

“是。一切请王副参谋长定。”

飞行不到一小时，飞机开始盘旋。透过机窗俯视，著名的古建筑群——运城西南的关公庙已清晰可见。不多时，飞机便降落在运城的军用机场上，军官们陆续下了飞机。这时，一位上校军官招呼着王、杨二人乘坐着前来迎接的军用吉普车，穿过几道哨卡和路边森严的碉堡群，进入满布沙袋掩体的运城街道直达旅部。沈向奎旅长和两位团长早在旅部门前等候多时。两人刚下车，沈

即迎上前来：“欢迎！欢迎！异之兄一路辛苦。”双方互致军礼后，便热情地紧紧握住王异之的手。王异之向沈介绍道：“这位是司令办公室中校参谋杨中宇。”沈遂与杨中宇握手，说：“杨参谋，周司令好吗？一路辛苦了。”

“诸位辛苦了！”王异之面朝几位迎候的军官显出神气的样子说。

随后，在主人陪同下步入宽敞的带回廊的院内，来到一间干净的会客室。室内沙发、茶几、茶具、电风扇齐全。宾主坐定后，勤务兵一一倒茶。同时，老于世故的沈向奎说：“为了给王副参谋长一行洗尘，略备便饭一桌，稍后敬请赏光。”接着便是一阵吹嘘，无非是：运城防守固若金汤，多次击退共军进犯等等一类的官话。王异之也随声附和地说了几句吹捧的套话。稍后，宾主来到一间经过布置的小餐厅，方桌上丰盛的酒菜和杯盘已整齐摆设停当。席间，又是一番简短、虚伪的客套。

酒过三巡，沈向奎方对着王异之说道：“周围共军不断进犯，战斗消耗很大。现在运城的部队，除过本旅三个团以外，地方部队还有1万多人。加上这两天空运来的十七旅一个团，总共兵力将近3万。胡先生为了确保运城，另外还配属了一个美制山炮营，还有一个独立工兵营。现在又要策应陇海线作战，必要时将接应从风陵渡、平陆过来的部队。因此，希望能空运25,000人一个月的粮秣，保持两个弹药基数的存储。请王副参谋长、杨参谋鼎力相助。”并随手将一页急需补给物资的表格，双手递

给王异之。

王看了一遍后，顺手交给杨中宇。

“周司令、程副司令对运城防地甚为关怀和重视。所需物资自当尽力补充。粮秣问题，此间专员公署能否解决一些？”王异之说道。

沈向奎哈哈大笑道：“运城已是一座孤城，他们都已自顾不暇，哪还能为我们筹措粮秣。再者，‘强龙不压地头蛇’，实际情况我就不多说了。（意指阎锡山留在运城的势力多方掣肘……）异之兄当能领会其中三味。”

“这么多物资，统统要空运，希望向奎兄能和空军的衣恩复大队长多谈谈为好。”

“这个自然。我已和他约好，明天在旅部见面。”

“那很好，我们回去后向周司令、程副司令报告。我相信司令会同意的。请向奎兄放心。”

“晚上我陪二位到阵地前沿看看。明天上午请看一下城防，并请多多指教。另外，关于下榻的地方……”沈向奎看了一下王异之，便打住了话题。

“旅部就很好嘛！”王异之神气十足地说。

“好，好的。”

席间，杨中宇始终没有说话，偶尔也微笑着点头称是。

时近午夜，旅部一片静悄悄。杨中宇已入睡。王异之睡意朦胧中听见远处响起了枪声，紧接着便是密集的机枪声中夹杂着迫击炮的爆炸声。门外急促的过往脚步和

低语声清晰可闻。他按亮台灯，穿好衣服，到门外问了一下情况，然后急冲冲地推开与自己一墙之隔的杨中宇住屋的房门。此时，鼾声大作的杨中宇睡得正香。王异之气急败坏地大声说：“你怎么睡得这么沉呀！”

杨闻声打开电灯，从床上坐起来问道：“王副参谋长！有事？”

“怎么能睡这么沉！你听见什么没有？”

“没有。”杨中宇诧异地问：“什么？”

“枪声，密集的枪炮声，你竟没有听见！”

“那是怎么一回事？”此时枪炮声稀疏起来。

“刚才，一个参谋说共军对机场发动夜袭，沈旅长已去了机场。明天上午我们……”王异之看着杨中宇，意思是明天以后我们怎么办？

“请王副参谋长定夺。”杨中宇镇定地说。

“明天上午我们到附近部队的驻地和城里的兵站分站和几个仓库看看，下午就飞回西安。”

“是。”

“那你休息吧，不要睡得太沉了。”

第二天，9月25日下午，王异之、杨中宇乘坐C47运输机回到了西安。所谓去运城的“实地观察”就这样结束了。王异之带回的惟一“视察成果”就是沈向奎的一纸补给清单。

当晚，他们两人向周士冕汇报了去运城的情况。周士冕看了一眼沈向奎所送的表格，不耐烦地说：“明天上

午你们向程副司令报告一下。物资照表列项,按时送到机场。至于能否运去,那是空军的事了。给沈向奎回电:照表列如数补给。”

晚9时,杨中宇回到了莲寿坊。杏蕊打电话告诉柳雪婷:“杨已平安回到西安。”

9月29日。连绵秋雨刚过,夜空皎月如盘,天宇似洗。忙碌了一天的杨中宇,晚上9时多才离开了司令办公室。他手提着别人送给周士冕,周又转送给他的两封盒装月饼,拖着疲惫的身躯向四合院宿舍走去。刚一踏进正房的门,马怀清便自内屋迎出,从杨中宇手中接过月饼:“哈哈!老周,杨参谋来给咱们过中秋节了!”马怀清提着月饼端直走进自己的住室,放在桌上打开纸盒。

“杨大参谋快请坐。”周世桐说:“刚好,今天上午俺从经理处弄来两桶美国咖啡,俺这就去冲几杯来,以咖啡代酒,‘三剑客’好好过个团圆的中秋节。同时,庆祝杨大参谋视察运城胜利归来。”

“什么代酒不代酒的。”马怀清从桌下一侧取出一瓶还未打开的西凤酒和两桶美国午餐肉罐头,双手举在空中晃了晃高声地说:“你们看这是什么?难得军营度佳节,有酒不喝白不喝。今夕有酒今夕醉,哪管明日喝水。杨参谋,你说对吗?”

室内热烈欢快的气氛,使劳累了一天的杨中宇精神上顿感轻松起来,他笑着说:“二位‘洋参谋’想得真周

到。马兄的七言绝句更是妙不可言。我在运城只住了一夜，好在吃了一碗正宗的刀削面。第二天下午就打道回西安了。在运城一切听王异之的。既没有‘胜利’，当然也就无需‘庆祝’了。”

这时，马怀清忙乎着摆好三张椅子，从纸盒内取出了月饼，每位面前放一个。周世桐端上热气腾腾的咖啡放在桌上，启开罐头盒，打开白酒，故作恭恭敬敬、彬彬有礼的姿态招呼道：“请入座！”

三人围桌而坐。桌上摆设的吃喝一应俱全。马怀清给三人一一斟满白酒，举起杯说道：“今天能过上这个好中秋，全托委员长的福。来，干杯吧！”三人边吃边喝漫无边际地聊了起来。

“委员长也有委员长的苦衷啊！”周世桐说，“美国人送给这么多武器、补给品，现在又在酝酿新的援助。可是上个月派了个美国特别代表魏德迈，在南京把国民党骂得狗血喷头，把俺国军高级将领骂作一群无能之辈，临走时又在报纸上发表了访华声明，尽是一些轻视污蔑之词。俺看，吃美援的日子也好景不长了。”

“骂归骂，援助归援助。”杨中字说：“魏德迈是美国总统的特别代表，并不一定能‘特别代表’总统嘛。”

“你说得对。”马怀清说，“前几天，大概是20号吧，委员长来西安视察以后，果然情况有些异常。胡先生的参谋机构由延安撤回到西安。裴昌会这个前进指挥所主任，成了后退指挥所主任，由延安移驻到灵宝去了。我看

裴昌会这样的人，倒真是无能之辈。所以才弄成今天这个样子。”

“什么样子？胜败乃兵家常事嘛！”杨中宇看了一眼马怀清后说道。

这时，马怀清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感叹道：“话虽是这么说，大军出师征战，企图一举消灭陕北共军。谁料延安扑空，青化砭、羊马河损兵折将，蟠龙镇送给共军7万人的全部弹药、给养，沙家店使钟松将军受挫，险成俘虏。一仗不如一仗的事实，不能不令美国朋友失望，不能不令蒋先生失望！现在，胡先生也只能‘凯旋’西安，可谓是：想当初志得意满，千军统帅兵马如潮冲天去；看今日灰心丧气，损兵折将泪洒空城寂寞回！”

说罢，三人默然相对，鸦雀无声许久。杨中宇为了改变这沉闷的气氛便说道：“胡先生自有胡先生的道理，用得着咱们操这份心吗？”

“唉！”周世桐压低声音说：“最近抓人很多。连绥署四处的处长都被抓了，俺们补给区的一个军法官也被捕了，最奇怪的是俺们补给区司令部的经理处长，也被说成是‘共谍’给抓走了。俺看：这个处长说他是贪污犯还可以，‘共谍’，他还不够格。不过话又说回来，现在物价飞涨，不贪污，当官的日子怎么过？咱们杨参谋有周司令的特殊津贴，俺们两个可就惨了。”

“你们措的油还少吗！”杨中宇笑着驳斥道，“你看这么多美制咖啡、巧克力、罐头、餐盒、烟酒，哪一样不是经

理处给翻译官大人的贡品！我说，行政院本月公布了《节约消费法》，两位可得注意点呀！”

“咱们是‘三剑客’。”马怀清说，“你也没有少享用呀！”

“我说咱们想想正经事好不好。”杨中宇改变了话题，说：“下个月就要选举行宪国大代表了，许多人忙着竞选，我正在想选谁呀！”

“没想到，你还那么认真！”周世桐说，“压根俺就没打算去参加。要是选咱们三个，俺就去。”

“我就提两位的名，也好让二位当上选举我们校长当总统的国大代表，到南京风光风光一趟啊！”杨中宇大笑地说。

“你说得对。”周世桐风趣地说，“只要有你这一票，也算此生无上光荣了。”

“两位‘大贤’，吃喝得差不多了吧。”杨中宇笑着说，“该睡觉了！”

“难得知己逢佳节，莫使金樽空对月。”马怀清酒兴正浓地说道：“喝！喝吧。”

他们接着又聊了一阵，尽兴方休。

蒋介石9月22日离开西安后，胡宗南按照新的战略部署加紧调兵遣将。补给区司令部为调配军械、弹药、粮秣、油料、冬季被服、医药品等，忙得不亦乐乎。杨中宇几乎每天都得加班。同时，西安城内陷入一片恐怖之中，警

车到处呼啸，特务四处抓人。10月7日清晨，全城各街口要道的墙上贴着布告，玉祥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布满宪兵。这天，西北民盟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先生在玉祥门外惨遭杀害。胡宗南又将在扫荡陕甘宁边区南部囊形地带时，俘虏的所谓“中共情报站”站长杨峰夫妇，绑赴玉祥门外刑场枪杀。当时正是上班时间，补给区的许多军官、士兵和街上行人，被阻滞于莲寿坊以东地带。这个消息当天上午就传遍了补给区司令部。蒋介石、胡宗南这些屠夫民贼，想借用血腥镇压的手段来弥补在战场上的失败，维持其反动统治。这预示着蒋家王朝彻底覆灭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了。

10月11日，“双十节”刚过，恰逢星期天。下午1时左右，杨中宇、王月嫦、周世桐、马怀清四人，在西安饭庄聚餐后，杨中宇独自一人来到红埠街54号。他走进西厢屋内时，柳雪婷笑吟吟地迎来：“你总算回来了，快请坐。”

“昨天是‘双十节’，忙了一整天，今天上午，司令部还在加班。中午，我和马怀清、周世桐、王月嫦三人在饭馆吃了一顿饭。”杨中宇坐下后说，“这两天我军正在围攻清涧敌整七十六师师部和整二十四旅。胡宗南派空军空投了大批补给物资，包括新印刷的钞票。昨天上午已中断了联系。看来七十六师师长廖昂和二十四旅旅长张新的部队被我们消灭了。胡军的其他部队按原定部署正

在调动之中。”

“上次胡军大调整的材料，我送给了老崔。”柳雪婷说，“当时老崔说：目前陆路送材料困难很大。上月胡军扫荡时，中共关中地委的驻地不停变动，有几天竟转移到距马栏很远的地方去了。好在秘密据点还在，但要马上送到关中地委，总要耽误几天。他答应设法马上陆路送出去。他让我转告你：关中地委已成立了中共西安市工作委员会，由韩夏存负责，他也参加工委工作。”

“交通同志很辛苦。特别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想象得到交通的艰难程度。只要材料及时送出去就好。”杨中宇说。

“最近城里的空气很紧张。”柳雪婷说：“前几天，我隔壁一位在西大街研究书店工作的先生，突然被特务抓走了。都在传说玉祥门外杀了不少人。我专门到老崔那里问过一次，他显得很紧张，只说了一句话：‘这些和我们这条线没有什么关系。’现在，我才领悟到周副主席的指示：‘不要同其他任何组织发生横的关系’这句话的分量是多么的重啊！”

“太对了。”杨中宇深有感触地说，“所以，我们必须严格执行周副主席的指示，对此，万万不能有半点马虎。因为只有党中央才了解全面情况，我们只是局部的局部。”他接着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以不变应万变。另外，我晚饭后再到王子厚先生那里去看看。”

“好呀！难得半日闲。”柳雪婷说，“那就在这里吃晚饭吧。为庆祝我军在清涧的胜利，咱们再喝点酒，好好聊聊。”

她转身打开留声机，霎时间屋子里荡漾出《花好月圆》欢快的旋律。

柳坐下后继续说：“继先最近搞什么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党团合并，还想去争个一官半职。我也不管他了，由他去吧，只要你安全就好。”

当晚8时半左右，杨中宇在昏暗的街灯下，来到东大街43号。他轻轻地敲了三下门。李孝贞开门后，看见军装整齐的杨中宇，先是一惊，稍顷，觉得有些面熟，方问道：“你是……”

“大嫂，我是杨中宇。5月底曾来过。”杨中宇从容地说。

“噢！快请进，子厚在家。”李转而微笑地说。

杨中宇随李走进正房客厅，王子厚看见来人，热情地上前与杨握手：“欢迎，欢迎！请坐，请坐。”杨中宇坐定后，王子厚关心地问道：“几个月不见啦，你们辛苦了，还好吗？”

“还好。”

“这些天空气很紧张。”王子厚坐在对面沙发上说。

“好像是一场大逮捕。”杨慢慢地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次大逮捕是否与咱们这条线的人有关系？”

“这次西安大破坏，与我们没有直接关系和牵连。”王子厚态度诚恳而从容地说，“是由于我党某个部门在西安和北平的负责人叛变引起的。听说北平抓了不少人，军队里也抓了不少人。绥署的一个处长也被抓走了。为慎重起见，遵照周副主席指示，我们已将原来周副主席派来的秘密电台安全撤回解放区，这一下我就放心了。看来，战事还得拖一段时间。电台撤走了，我们的陆路交通起着重要作用，不会影响你们那里情报及时传递的。另外，如果你那里遇到危险，可到我这里来，我会想办法掩护你。”

“我记住了。不到万不得已时，我不会来找你的。”杨中宇说道。

“鼎钧来信说，你的工作很出色，要多多保重。”王子厚关切而称赞地说。

接着，杨中宇向王子厚夫妇介绍了补给区司令部两位翻译官马怀清和周世桐最近以来的一些言论，引得王子厚夫妇一阵爽朗的笑声。谈话约半小时左右，杨起立告辞：“王先生和大嫂多加保重。我不打扰了。”两人紧紧握手后，王子厚一直目送着杨离开了自己的家门。

## 十一

## 周恩来奖励四十两黄金

1947年11月11日晚7时许。莲寿坊后花园杨中宇住所。窗下的沙发上坐着老崔、杨中宇，柳雪婷坐在床边。

“史成民，你倒好茶后，把热水瓶就放在这里，你到前院去帮忙做些事。如果有客人来，就说我不在家。”杨中宇说。

“是。”史成民忙了一阵后，便去了中院。

“今天有件重要事。”老崔喝了口茶后微笑着说：“赵伯平书记要我告诉你们，咱



主席的预见和指示是多么正确。我们这条线的工作，无论如何也不能和其他任何组织发生横的关系。”杨中宇对老崔说。

“这个自然，这个自然。”老崔笑着继续说：“中宇，你不了解，城工委确实困难。”

“关于钱的问题，我和柳雪婷同志暂时不用组织上管。”杨中宇接着说：“你和交通当然需要钱，我们还可以多方设法解决。至于城工委，那是另一回事。城工委与西安军事情报组千万不要发生横的关系。”

三人又说了一阵闲话后，老崔和柳雪婷才先后离去。

周恩来副主席拨给‘西安军事情报组’的40两黄金，老崔一直没有收到。1949年4月老崔去关中地委开会时，赵伯平、蒙鼎钧专门谈到这件事，赵伯平书记说：“前委和彭总非常重视你们送去的情报，工委每次上报材料时，都注明是西安‘唐磊’处送来的。我们的笔迹他也熟了，即使不署名，关中地委也清楚是西安军事情报组送来的。”当时，老崔曾问：为何周恩来副主席前年10月奖励我们的40两黄金始终没有收到？赵伯平说：“周副主席所批的40两黄金，是奖励你们在沙家店战役之后，所报胡宗南部队战略大调整那份情报的。那份情报收到后，关中地委当即用电台发给前委。后来觉得这份材料关系陕、甘、豫全局，所以又抄报西北局一份。当时，

西北局正由黄河以东向陕北转移途中，耽搁了20多天才转报到中央。”赵伯平还说：“我收到中央奖给你们的黄金后，考虑到当时敌军正在‘扫荡’，西安发生大逮捕事件，为了黄金的安全，没有将黄金交给前沿情报据点，交给交通员李庚生带回西安了。为什么没有收到，我准备等局势安定下来以后，再查一查。”

全国解放后，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这件事才弄明白。原来是交通员带到西安后，交给中央社会部派驻的西安情报处的一位负责人了。由于种种原因，这位负责人没有转给老崔。

1948年2月9日。农历丁亥年岁末。

柳雪婷为了除旧布新，在莲寿坊中院着实准备了一番。从打扫卫生、采买食品菜蔬、制作年饭样样亲自操办，整整忙乎了好几天。她约杨中宇共度除夕。柳继先和王杏蕊已回高陵老家过春节去了。偌大一个院落和后花园只剩下他们和史成民三个人。下午4点多，杨中宇就下班回到了莲寿坊。他推开中院大门时，柳雪婷穿着一新款款迎上来。

“好不容易今天下班这么早，赶快到西厢去，洗洗脸。我已把五色饺子包好了，准备好好过个年吧！”柳微笑着边说边向西厢走去。

西厢房今天格外明亮，炭火熊熊，温暖如春。八仙桌上已摆好四碟精致小菜，一瓶河西产的红葡萄酒，两边

各置一只夜光杯，三双象牙筷子是柳雪婷专门从红埠街带来的。桌子的横端是为史成民准备的坐位，也摆着一只高脚玻璃酒杯。一切，都是那么温馨协调。

杨中宇脱去夹克和军装上衣，挂于门后的衣架上，解开领带洗完脸后，在里屋沙发上坐下，喝了一口史成民刚沏好的龙井茶，面向桌旁的柳雪婷：“茶好清香呀！”

“昨天刚买了一点儿，我已交给成民了。”

“雪姐！过去的十几个除夕，不是在前线就是在国民党军校度过的。这是我第一次在如此安静的环境中度除夕，而我们的处境又如此险峻，真使人感慨万端！雪姐，你呢？”

“我的生活平庸多了！”柳雪婷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下后说：“民国27年（1938年）我从抗日前线回来后，按照组织指示，一直处在那个‘安乐窝’，断断续续做些‘交友’联络工作。自从你来到古城和你在一起工作后，这一年胜似过去十年，我自己心里感到充实得多了。我常想，如果能活到全国胜利的那一天，我就回到高陵老家去做一个农妇，伴随父母牌位度过余生。到那时候我可以骄傲地说：‘我把最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最壮丽的革命事业！’”

“我此生不打算再回老家了！我生于忧患，婴年丧母。私塾启蒙，受教于孔孟之道。在我去延安前就已下定决心：宁愿战死沙场，绝不作亡国奴。投身革命后，就以献身中国革命为职志，个人生死荣辱早已置之度外。人

生苦短，为党为民最多只能做几件事，或者一两件事。这一年来，我们总算做了半件。我坚信我们一定会看到我们为之冒死奋斗和追求的那一天——全国人民解放的那一天。今天回过头来看看，1947年，竟过得这么快！这是我从未有过的感觉！”

“从农历说，今年还是丁亥。去年丙戌，是你的‘本命年’。过了今夜，你的‘本命年’就算平安地过去了。”柳雪婷说：“就在你的‘本命年’，你接受了党交给的这项最艰险的任务。现在总算闯过了最危险的几关。明年是戊子。戊，在天干中属土；子是地支的开头。这预示着在中国的大地上，一切将从头开始，将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大变化。我们应当尽兴，送走战斗的昨天，迎接更加艰险但又充满胜利前景的明天。”

“啊哈！雪姐成了算命先生了。不过此时此情此景，使我想起在重庆看到的徐悲鸿先生的一幅名作，画的是一个立于危岩之上昂首鸣叫的雄鸡。题词是一首古老的诗歌：‘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我觉得它正表达了我们面临的大形势，表达了我们今天的心境。”

柳雪婷反复背诵了那首诗歌后说：“好！太好了。画好，诗好，人更好。今天是除夕，按照老规矩，不能讲不吉利的话。我看该喝酒了。快入坐吧。”说罢，先给杨中宇斟满酒，然后，再给自己和史成民的酒杯里斟满，坐在杨中宇对面。

杨中宇站起来举杯说：“雪姐！我们今天在这里度除夕，可是这一年，不少同志包括李云轩、郭振海同志，在战场上、刑场上为革命捐躯，长眠地下，还有伯父大人的英灵。我谨以此酒奠告忠魂！”说罢恭恭敬敬地将酒洒在地上。柳雪婷也跟着将酒洒在地上，她眼中却已噙满了泪花。

柳雪婷再次斟满酒后，激动地说：“我们在古都，可是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彭老总和千千万万的干部、战士，仍挤住在天寒地冻的陕北窑洞里，生活十分艰苦。此刻，我们遥祝他们健康幸福。此刻还不知又有多少父老乡亲、孤儿寡母正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我们遥祝他们熬过这黎明前的黑暗。中宇，干杯！”说至此，她的眼泪已夺眶而出，伏在桌上竟泣不成声。

杨中宇先为柳雪婷斟满酒，然后再给自己斟满：“雪姐，不要难过了。要革命就会有牺牲。革命的路，就是用烈士鲜血和头颅铺成的路！”杨中宇强忍住激动的情绪：“雪姐，这第三杯酒，我来敬你。一年来，如果没有雪姐的掩护，没有雪姐无微不至的关怀，没有雪姐忘我地工作，我一个人是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的。这一年，雪姐付出的实在太多，太多！我感谢雪姐！敬仰雪姐！我祝愿雪姐一生平安……”杨中宇举杯饮尽，而柳雪婷却饮泣不止。

此时，远处传来几响爆竹声，紧接着前院也响起了一连串噼里啪啦的爆竹声。爆竹声和柳雪婷的抽泣声混成一片……

杨中宇沉默片刻，在室内踱了几步，面向门外：“史成民！端盆水来，让你柳姨洗把脸吧。”成民端了盆热水，放在脸盆架上，复匆忙出屋。待柳雪婷洗完脸后，杨中宇微笑地说：“你听，这连响的爆竹，多像急促的战鼓声。这真是：葡萄美酒夜光杯，欲得稍休战鼓催。雪姐，我们吃饺子吧。吃得饱饱的，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并高声喊道：“成民，煮饺子吧！”

“好。”

不一会儿，史成民端来煮好的饺子，三人围桌而坐。杨中宇微笑着说：“成民！你把杯中的酒喝干吧。”史成民举起高脚酒杯一饮而尽，遂被呛得咳嗽不止。然后，柳雪婷又给史成民斟满了一杯。这时，史成民看着杨、柳二人高兴地说：“为除旧迎新，我也买了串爆竹。已挂在院子里的树上，我去放吧！”

“好啊！放吧！让爆竹声驱走这古城里的一切牛鬼蛇神吧。”杨中宇说完，柳雪婷点了点头。

这个不平常的除夕，这个不是一家人，却胜似一家人的除夕之夜，深深地刻在了杨中宇的脑际中。多少年后，每当除夕之夜，这段难忘的回忆，一直萦绕于心头。

## 十二

### 彭老总：“我们还有一支无形的军队”

1948年2月13日。元宵佳节的前夕。按照农历节气已过了雨水，而古都的天气却变得寒气袭人，像隆冬一样。晚7时许，玉祥路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街道两旁几家门前，按照传统的民俗吊着暗红色的灯笼，孤零零地在寒风中颤抖。杨中宇穿过凄凉的玉祥路大街，回到莲寿坊17号。他敲了敲中院的门，开门的是笑容满面的杏蕊。

“你们回来了。怎么在乡下才住了半

个月,就变得更加漂亮了。伯父、伯母都好吗?”

“别说我了,倒是杨参谋忙得连正月十五都忘了,这么晚才下班!”杏蕊关好门后边走边说。

“今天才十四嘛,噢!不过,你这一说,倒真提醒我了。我让史成民去买点元宵,不知送来了没有。”杨中宇问。

“已经送来了。”杏蕊笑着说:“真不好意思,让杨参谋破费了。快去西厢房吧,我姐正等着你哩。”

“那好。”杨中宇说:“过会儿咱们一起吃元宵吧。”

杨中宇刚走进西厢客厅,就看见桌上新摆着两盆怒放的水仙,给室内平添了几分春意。

“天气很冷,快进来到火盆边取取暖。”柳雪婷在里屋说道。

杨中宇脱去风衣、军帽,挂在衣架上后,走进里屋,坐在火盆边说:“雪姐,胡宗南有大的行动。程开椿今天召开了紧急会议。内容是:‘我军正围攻宜川。胡宗南驻守宜川的部队是新建的整二十四旅,旅长是张汉初。今天下午绥署已命令驻守洛川的刘戡,率整编二十七师及所属三十一旅、四十七旅,整编九十师及所属五十三旅、六十一旅,沿洛宜公路向东急进援救宜川。由四十八旅一个团和战车团、重炮团留守洛川。补给区已电令第五兵站分监部,拨给五天的粮秣和一个弹药基数,并派两个兵站分站随军前进。’情况很紧急,请你今晚就告诉老崔尽快报送。”

柳雪婷听完后马上抄录下来，然后，她又照念了一遍，接着说：“本来我还想和你谈些别的事情，现在只能马上走了，以后再说吧。我这就让杏蕊煮元宵，吃完后我立即去见老崔。明天是元宵节，他可能正好在家。”

稍顷，史成民和杏蕊端来元宵。四人围桌而坐。大家在闲聊和笑声中吃完元宵。柳雪婷说，她家中还有些事要办，今晚得回红埠街去，明天再来正式过元宵节。8时半，柳便离开了莲寿坊。

两天以后，2月26日下午5时许。补给区司令办公室里，杨中字坐在周士冕写字台对面，正在处理卷宗公文。程开椿副司令和第五兵站分监部少将司令李德惠走了进来。周士冕让座后，程、李两人坐在沙发上，勤务兵送上茶。

李德惠，45岁左右，操河北口音，是新任补给区副司令兼第五兵站分监部司令。他面向周士冕报告道：“我刚从洛川回来。关于东进部队的弹药、粮秣补给和随军的两个兵站分站，已安排妥当。可是，刘戡军长已命令部队在洛川东北十几华里的永乡一带停止前进。刘军长当面告诉我，经过武力侦察后发现，距永乡东北50华里的观亭附近有共军主力。现在可以判定：共军围攻宜川是围城打援之计。已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并将情况报告绥署。”李德惠又接着说：“照司令部的命令对东进部队所配的五天粮秣，只能再维持两三天。我离开洛川时，已安

排再运三天粮秣。目前最大困难是运力不足。既要保证东进两个整编师的补给,又要向延安不断运送补给品。原本已经紧张的运力现在更应付不过来了。希望司令能再调拨一部分运输部队加强现有运力。”

程开椿插话说:“刘军长真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还有,他这个决定会对补给造成很大困难。胡先生斥责起来谁承担?”

周士冕听完后“噢”了一声,说道:“现在对豫西方面的补给,已很困难。陕北方面,如果紧急需要,那就只好空投了。但要吸取上次榆林空投的教训。胡先生指责我们当时给钟松空投的大饼有的不熟,有的发霉。你们好好商量一下,要经理处及早筹划。”

正谈话间,谢齐家参谋长匆匆走进司令办公室,他看见李德惠坐在沙发上,惊讶地问:

“李副司令,你怎么还在这里?!”

“我刚自洛川回来,正向司令报告前线变化情况。”李德惠解释道。

“我刚刚从绥署开完会回来,胡先生已严令刘戡军长率整二十七师、整九十八师按原定作战方案援救宜川。”参谋长说。

周士冕深思片刻后:“李司令,吃完晚饭后,就赶快回洛川吧。夜间行车,沿途多加小心!”

程开椿、李德惠和参谋长走出司令办公室后,周士冕伸展了一下腰肢:“杨参谋,今天就到这里吧。这几天

很忙,剩下的事明天上午再报告给我。有急事,打电话到家里。”

“是。”杨中宇回答。

当晚,7时许。杨中宇乘吉普车回到莲寿坊17号,见到了已经等候多时的柳雪婷,遂向她详细地告诉了战局的变化情况。特别强调说:“胡宗南今天下午已严令刘戡按原方案东进解宜川之围。”要柳立即转告老崔分秒必争,马上送报。说完,立刻又返回补给区司令部。老崔当晚就派交通员将绥署严令刘戡东进的情报陆送出去。

2月27日,寒流袭来,古城天气骤变。街道两旁大树上光秃秃的枝条,被呼啸怒吼的西北风直刮得摇摆狂舞,发出令人闻而生畏的哨音,犹如张牙舞爪的怪魔肆虐大地上的一切。下午,风渐渐停了,阴沉沉的天空里,飘洒着微微小雪。杨中宇下班回到莲寿坊17号,西厢客厅里坐着老崔和柳雪婷二人。

“有事?!”杨中宇进屋后风衣未脱就问道。

“老崔已来多时了。”柳雪婷说:“有情况要和你当面谈谈。”

“我想了一下。”老崔说:“你23日晚上送的材料,第二天一早我就派人送去了,估计24日就可送到。昨天晚上你送的材料,交通员连夜已经送走。我来是要问前方

还有什么情况？”

“截止今天，没有什么新的情况。”杨中宇脱去风衣、军帽后坐在沙发上说：“估计刘戡所率两个整编师，最迟今天下午即可开始东进。”

“今天下午，赵伯平书记派专人来找我，并带来密信说：彭总、张德生急电赵书记‘限三日内，弄清刘戡部队的动向。’赵书记还让蒙鼎钧带一部电台，进驻边区的边缘，等待我们的消息。”老崔说明了来意，接着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杨中宇思索了好一会儿说：“有两种可能：一种情况是，我们23日的情报里说，胡宗南命刘戡即日行动。可是，从24日下午起，刘戡在洛川以东一二十里处停了两天未动。所以彭总才急需弄清情况。第二种可能是，我们的情报，在彭总发电报时还未收到，所以要弄清刘戡下一步的行动意图。不管哪一种可能，只要将昨天胡宗南严令刘戡率二十七师、整九十师东进援宜的情报送到了，彭总就清楚了。”

老崔扳着手指算了算时间后说：“噢，这我就明白了。我估计咱们26日的材料，最迟今天可以送到边区前沿蒙鼎钧处，他会用电台发给前委的。”

“战争有战争的规律，每次战役都必须分秒必争。”杨中宇说。

“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老崔说：“外面下雪，我得赶回去了。如果再有什么情况，我会让柳雪婷转告你

的。”

老崔走后，杨中宇和柳雪婷围坐在火盆旁沉思良久。他仔细琢磨着彭德怀司令员给赵伯平书记的电文，遥想我军前方将士，埋伏在莽莽的冰天雪地之中，等待杀敌的情景，心潮起伏，难以平静。

3月1日上午，天气渐渐放晴，院内薄薄的一层积雪，在温暖的春光下，融化成随处漫流的泥水。杨中宇从自己的办公室里抱着卷宗来到司令的写字台一旁。这时，谢参谋长走进屋内，面向周士冕报告：“据空军五十一大队报告：昨天瓦子街地区大雪，地面战斗非常激烈。绥署不断派空军支援，但能见度极差，根本分不清国军、共军。空军无法参战，我们送去的大饼也无法空投。他们建议停止空投，怎么办？”

周士冕无可奈何地看了一下参谋长，摆了摆手说：“请示绥署决定，请示绥署决定。”

参谋长走后，周靠在扶手皮椅内，目光仰望着室内的顶棚自言自语地说：“看来，只能听天由命了，只能听天由命了。”情绪低沉的周士冕，根本无心再去处理公文。过了一会儿，向坐在写字台对面的杨中宇说：“杨参谋，下午再说吧。”

3月4日，晚饭后，补给区司令部的小会议室里。谢参谋长同参谋处长、参谋数人和杨中宇一起，闲散地围

坐在会议桌旁，照例收听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收音机里传送出清脆的女播音员的声音：“西安国民党军政人员请注意，西安国民党军政人员请注意：国民党整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的尸体、国民党整九十师师长严明的尸体，掩埋在宜川以西羊道村西侧的一棵大树下，请刘戡、严明的家属前来搬运，我军保证其来回安全。……西安国民党军政人员请注意，西安国民党军政人员请注意。请转告家住西安菊林巷四号张婉贞：李奇亨将军已被我军俘虏，身体很好，请她放心，请她放心。……下面广播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赵寿山将军致国民党整四十八旅旅长康庄的一封信……”

谢参谋长不耐烦地说道：“关了吧！”接着面向参谋处长说：“咱们走吧。让他们在这里吃晚餐吧。”

谢参谋长和参谋处长走后，大家在吃夜宵，此时坐在杨中宇对面的一个参谋苦闷而无奈地说了一句：“他妈的，这出戏就算唱完了。”

举座默然。

彭德怀司令员，在他后来的《自述》中谈到宜瓦（亦称瓦子街）战役时说：“2月28日我已布置就绪。28日晚大雪，3月1日在瓦子街干干净净全部歼灭敌援军4个旅。3日晚攻克宜川，守敌1个旅全歼。此役消灭敌人5个旅，共3万余人。击毙敌军长刘戡、师长严明等人。1947年3月，我们一次战役只能消灭敌1个旅。过了一

年，一次就能消灭5个旅。这个变化多么大啊。”

从胡宗南进犯延安到瓦子街战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胡宗南最精锐的嫡系部队，除整二十八旅、整七十八旅外，均已全部或大部被我歼灭。主要战场正由陕甘宁边区移向胡宗南盘踞多年的关中地区。

宜瓦战役，是西北人民解放军从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的一次重大胜利。

毛泽东主席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写道：“这次胜利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我西北人民解放军在此次向南进攻中，旗开得胜，声威大震，改变了西北敌我对比的形势，今后将比过去更有效力地同南线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配合作战。”

3月23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任弼时同志率中央机关离开陕北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4月21日，我军收复延安。至此，西安军事情报组已胜利地完成了保卫边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光荣任务，投入了解放整个大西北的伟大战斗。

3月18日晚9时半，柳雪婷、杨中宇按约定时间先后来到老崔的寓所郭签士巷2号。这本是一所完整的四合院，坐东向西，住着老崔一家人。抗战期间，由于日军轰炸，只剩下门房三间，原北厢房的空基上是临时盖的简易房，一间厨房，一间卫生间。大门口挂着一块“助产

士张秀云”的牌子。

门房正中一间是客厅。杨中宇和柳雪婷两人坐在沙发上。老崔坐在八仙桌旁的椅子上，他面朝着沙发上的杨、柳两人微笑地说：“赵伯平书记专门派人来，向我传达了彭总和赵副司令员的重要指示。最近，西北前委在白水县的武庄，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议期间，彭德怀司令员专门和赵伯平、蒙鼎钧谈了一次话。彭总对我们西安军事情报组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彭总和赵寿山副司令员的重要指示，我已作了详细记录。”这时他从内衣里掏出一张纸：“我先念一遍，然后，你们再仔细看看。”老崔慢声地念道：“将近两年来，前委几乎每天都收到你们送来的情报材料，对作战有很大的帮助。有不少人常说，我们的兵力，只有胡宗南的十分之一，殊不知我们还有一支无形的军队。你们的情报很及时，很准确。只要有这样及时、准确的情报，一两年就可解放大西北。过去听赵寿山副司令员讲过西安几个干部的情况。今天一听介绍，就更清楚了，我很放心。你们送来的情报，由我的秘书保存，只有张宗逊、赵寿山两位副司令员知道。请转告西安的同志放心。”老崔接着说：“赵副司令员对杨中宇的安全十分关心。赵谈到西安情报组时说：‘常常是敌人的兵力部署还未完全到位，胡宗南的作战方案就已出现在彭总的作战地图上了。’赵伯平书记在密信中还说：‘瓦子街战役前，我收到彭总和张德生要我限三日内弄清刘戡部队动向的急电，第二天就收到了你们送来的

胡宗南严令刘戡继续东进的情报。你们有战略眼光，交通也很及时，应该嘉奖。”

老崔说完后，将密信递给杨中宇。杨认真地看了两遍，然后将信交给柳雪婷。此刻，一年多来的往事，一一涌上杨中宇的心头，他两眼望着前方，沉默片刻后说：“在情报组中，最辛苦的是柳雪婷同志和三位交通员。雪婷同志冒着危险，乔装成‘阔太太’，不顾天黑天明、刮风下雨都及时转抄、传送着每一份材料。而她惟一的一件事就是等待，无时无刻地等待着传递情报材料，其处境、其心境和困难我们是很难理解的。交通员不分昼夜冒着生命危险，长途跋涉，其辛苦、其危险更使人难以想象。如果不是他们，我们的情报就不会送到前委、不会送到彭总手里。老崔同志眼睛不大好，几乎天天伏在桌上要写上报材料，紧接着又要布置交通员将材料送走，实在也够辛苦的了。”

老崔一直注视着杨中宇的谈话：“彭总对我们工作的评价是很高的。这个功劳应归功于在座的每位同志。”然后，面向柳雪婷说：“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柳雪婷说：“彭总在鼓励我们的同时，也要求我们今后为大西北的解放更加努力地工作。中宇同志来这里前对我说，有新情报要上报。请他说一下。”

“我说两点：第一，瓦子街战役除击毙刘戡、严明以外，还击毙了整三十一旅旅长周由之，整四十七旅旅长李达。严明其人，当年任暂编五十八师师长时就驻武威

附近，我们经常见面，也比较熟。此人是个‘反共’死硬派，可谓死有余辜，罪有应得。另外，整二十七师师长王应尊、整五十三旅旅长邓宏义、整六十一旅旅长杨德修，原已被我军俘获，他们趁战场上混乱之机藏匿山中，现已逃回西安。第二，这几天胡宗南部队有新的变动。整六十五师由商洛调回关中，现在渭南一带集结。张耀明的整三十八师，师部及其所属一七七旅，由河南空运回西安后，现在兴平一带待命。整五十五旅归还整三十八师建制。整三十师现在蒲城整训。裴昌会的指挥所已由灵宝退缩到潼关。”

老崔听完后似在表扬地说：“中宇所说的这些情况非常重要，请你再说一遍，让雪婷记录下来，我马上安排送走。”

柳雪婷记录完后，将材料递交给老崔，崔看了一遍，然后说：“另外，西安地下党对我们的工作，特别对中宇的工作感到很满意，我准备约中宇和西安地下党的领导人韩夏存同志见个面。”

杨中宇略加考虑后说：“除去组织上指定我接触的人以外，其他什么人我还是以不见为好。我们应当按周副主席的指示办事，不要和任何其他组织发生横的关系。我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深入敌人要害部门，获取战略情报。”

“韩是西安地下党的领导啊！”老崔笑着说：“我们的工作也可以让他了解了解，让他认识认识我们所做的工

作关系多么重大才对呀！”

“我不是说韩夏存同志不是领导。”杨中宇为了阐明不见韩的原因继续说：“西安地下党负有学运、工运、上层统战和发展组织的任务，而军事情报工作是绝对秘密的。我们处在白色恐怖之中。我是隐藏在敌人的司令身旁做机要工作的，随时都可能发生意料不到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与韩见面，不仅对情报组的工作不利，对西安地下党的工作也非常不利。”

“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老崔的话似乎有了些转变，但却变得满腹苦衷地说：“你要知道，为了及时转送情报，在这么危险的环境中，我一个人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几乎每天都要安排交通、接待交通，还得用晚上的时间去抄写材料，我的眼睛不大好，不仅困难多，也实在顾不过来。情报的时间性要求得又很紧。在紧急情况下，有些情报我只好请韩夏存去抄写，他比我写得又快又清楚，当然，这也是他责无旁贷的事。”

杨中宇没有料到事情已发展到这一步。此时，他才感到问题已变得很严重了。而依据目前的处境，又考虑到老崔的实际情况，总得想个解决的办法才是当务之急。他迟疑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地说：“老崔同志，我很理解你工作中的辛苦，而韩夏存同志介入情报组工作这件事，请尽快上报赵伯平和鼎钧同志，这是惟一补救的办法。我在想：一年来，为了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我们三人挺身于‘危岩之下’，置生死于不顾，这是我们对党应

尽的义务。然而,如果没有周恩来副主席关于‘要绝对保密,不要和其他任何组织发生横的关系’这两条,是无法完成任务的。去年秋天,敌人在西安的大逮捕没有牵涉到我们,这足以证明周副主席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想,周副主席的指示就是纪律,我们再困难,也不能违反党的纪律。事关军事情报组的安危,我们应该千万谨慎!否则,要付出牺牲的代价的。”

杨中宇的一席话对老崔的思想触动很大,特别是“要付出牺牲的代价”这句话,使他的情绪表现出有些紧张,急忙说:“我这就马上写信请示赵书记和鼎钧同志。现在,我们传送材料的交通方便得多了,一天时间就可以送达我方前沿据点。”

柳雪婷说:“我们今天处在这么复杂的环境里,一步也不要离开当初周副主席指示的原则。中宇性情刚直,说话坦诚,言语间有不妥的地方,老崔千万别去计较。”

“不会的,不会的。都是为了共同的革命事业。”老崔态度诚恳地表白道。

随后,三人又就如何书面上报的问题研究了一番。

## 十三

### 一次电话的风波和“绝情” 的战友邂逅

3月20日上午8时半，杨中宇照例在自己办公室伏案翻阅战报和文件。周士冕的黑色轿车驶进司令办公大院。周下车后，司机并未熄火，停在原地等候。

周士冕匆忙走进自己办公室，从写字台抽屉内取出公文包，略微整理了一下，高声喊道：“杨参谋！”

杨中宇放下手中文件，走进司令办公室，在写字台前站定报告道：“绥署来电话，请司令9点准时开会。”

“知道了。他们把电话已打到我家里了。”周提起桌上的公文包对杨说：“你马上通知参谋长，上午拟好向南京联勤总部的电文。我军在宜瓦地区战役后，五个旅的兵员正在补充，其经费、粮秣请按以往如数调拨，要强调军械、弹药、车辆、夏服差额很大，请求火速补充。下午送我签发。”说完，向办公室门外走去。

正在这时，杨中宇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起了。已经向室外走去的周士冕回头朝电话机看了一眼，面对杨中宇说：“你去接电话，看有什么急事？我在车上等你。”说罢，便走出门外上了汽车。杨中宇走近桌旁拿起耳机，还未等他开口，话筒里传出：“请找杨中宇参谋。我是刘宏。赵先生在陕北被疯狗咬伤，急需‘抗狂犬血清’……”

杨中宇为之一惊，迅即冷静下来。对着话筒喊道：“这儿是周司令办公室！”狠狠地摔下耳机，挂断了电话，趋步出门走到周士冕车旁。

“什么事？”周士冕朝杨看了一眼。

“是找谢参谋长的。打错了。”杨中宇从容地报告。

“简直乱套了。”周显得很烦躁地说：“问一下通讯营是怎么搞的！”回过头朝司机说了声：“走吧！”

送走周士冕，杨中宇坐在自己办公桌后的皮椅上，仔细回想刚才发生的事。

这个突如其来的电话，原来是杨中宇在三十八军工作时，一位曾与自己同生死共患难的老战友、共产党员刘宏打来的。电话中所说的赵先生，就是赵寿山，现任我

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如果此时周士冕在电话机旁,或者周士冕亲自拿起电话来接,那后果不堪设想。从电话声音听,是通过军线打来的。那又是通过哪个单位的军线?万一不是军线,而是地方线路,就不能排除被敌特监听的可能。刘宏现在干什么?他又如何知道杨中宇在补给区的电话?这一连串的问题,一时难以找出答案。

杨中宇考虑到此事可能涉及到的种种牵连,很晚才回到莲寿坊。他将刘宏来电话的经过及可能出现的问题,详细地告诉了柳雪婷,要柳第二天转告老崔,请老崔设法弄清情况。同时,让柳最近几天要十分提高警惕。

3月21日晚7时,老崔来到莲寿坊17号中院西厢。老崔说:他也接到通知,要城工委设法购买抗狂犬血清即送边区。他只知道刘宏在三原县工作,但并不认识此人,具体情况更不了解。过一两天就去三原县,通过地下党组织切实弄清原委,坚决制止再次发生此类事件。如有必要他将报请赵伯平同志同意,将刘宏调回边区。

从老崔的谈话中可以看出,经过十个月来的工作,特别是经过瓦子街战役后,老崔对军事情报工作的特点,已经熟悉了。这使杨中宇、柳雪婷稍稍感到一点安慰。

接到刘宏电话后的第二天是星期日。杨中宇一大早起床,他特意约王月嫦到她的乡下老家——临近泾河的东小村附近踏青。

暮春的阳光把浐河弥弥浅浪照得如明镜似地闪闪发亮。铺满洁净鹅卵石的河床边，垂柳成荫，如丝如雨，此起彼伏，宛若绵延的青山翠岭向南伸去。麦苗如茵，粉桃生辉。油菜金黄，令人陶醉。对岸河边一棵高大的皂角树下，横竖卧着的几块大石头，上边聚集着正在洗衣的村妇和贪玩的儿童。随风传来时而高昂时而低哑的捣衣声，仿佛是人们为迎接春天而奏出的幽美的打击乐。

两人漫步在芳草萋萋、野花竞放的河边小路上。王月嫦着深蓝色学生服，雪白的衬衣翻领格外醒目，头扎两根粗而短的小辫，朴实、整洁、精干、大方。她以温柔、喜悦的目光朝身着中校军装的杨中宇看了一眼说：“你觉得这儿的景色怎么样？”

“很幽静。”

“小时候，我常在这里玩耍，我爱这里的树影水色和田野。每当夜晚月亮升起时，展现在眼前的是如诗如梦的银色世界，却另是一番景致。”

“可以想象得出那是很美的。”

“这儿比起城里那除了房屋便是马路，除了车辆便是人流嘈杂的景象判若两个世界，简直是世外桃源。”

“说得对。”

“就拿我们医院来说，最近拥进来许多国军伤兵，过道上也摆满了伤兵。听说是陕北前线吃了败仗下来的，成天吵闹不休，真是烦人。”

“你怎么知道是吃了败仗下来的？”

“天天和伤兵们打交道,怎么会不知道呢。”

杨中宇慢声地“噢”了一声。当王月嫦谈话提到陕北,又勾起了他对昨天刘宏打来电话的种种疑虑。

“你今天好像不大高兴!”她看了一眼杨中宇。

“和你在一起,很高兴,只是想到战争太残酷了。”

“半年来,我总感到你好像有什么事瞒着我。你知道女人的感觉是最灵敏的。”

“我知道你很聪敏。假定我有事瞒着你,你可以猜一猜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知道你非常爱我,我也非常爱你。我猜你瞒着我的事,一定是好事,一定是对我们都有利的事,猜对了吧!”说话时她回眸微微一笑,等待杨中宇回答。

“是啊,是啊!你真聪明。”

这时,两人走近一片长满鲜嫩的芦苇丛边,惊动了一群偷闲的水鸭,发出“嘎-嘎-”的叫声,扑打着翅膀飞进河心。他们两人把报纸铺在绿色的草地上,相依着坐在一起。

“你看他们聚在一起、游在一起,自由自在,多么幸福!”王月嫦指着一群嬉戏的水鸭触景生情地说。

“它们真正获得了自由!”

“你常去我们医院,许多同学、同事都认识你了。他们常开玩笑地问我:‘什么时候吃喜糖呀?’住在一个宿舍的同事,有的还胡说八道一通。”王月嫦脸色微微一红,婉转地提出了新话题。

“那你怎么说的？”

“我无法回答，你看该怎么回答？”她进一步问道。

“说实在的，我希望咱们能够早日完婚。”杨中宇接着说道：“我是国军的军官。我们认识时，战争还在陕北打，现在已快要打到西安门口了。我在想，假如明天调我到前方，或者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你怎么办？”

“我陪你一起去！”

“假如情况不允许你去呢？”

“等着你，一辈子等着你。”

“假如我战死沙场？”

“我就永不嫁人。”王月嫦顿时眼圈红了：“这话不吉利，不要再说了。”

杨中宇眼睛里却闪烁着兴奋、激动的神采，看着王月嫦：“谢谢你，谢谢你！”杨中宇感受到一颗纯洁、善良的心在急剧跳动。

王月嫦愣了一下，遂以饱含敬意的目光看着她心中的恋人。

“我们再往前走吧，前面会有更好的景色等待着我们。再说，前边不远就是黄家坡村。我的一个姑母就住在那里，姑父黄世俊，是什么军需学校毕业的，现在一个军队医院里当军需官。你也该认识认识这个亲戚。”

“黄世俊，我记下了。今天我们就在附近坐坐，不去黄家了。以后在你家里见面岂不更好。”

两人挽臂而行，向着飞絮轻飘的柳荫深处慢慢地远

去。

夜幕降临时，杨中宇独自一人先回到司令办公室对面的宿舍。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整理房间，清理了一切可能会引起敌人怀疑的痕迹。然后，又躺在床上翻阅了一会《辛稼轩词选》。快10点钟时，在确知没有什么异常情况，才漫步回到莲寿坊住处。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老崔约杨中宇到柳雪婷处见面。崔一进门就笑着说：“总算弄清楚了。有惊无险！”接着叙述了他去三原县和刘宏见面的经过。他说：刘宏是关中地委安排在三原的重要秘密据点。刘是从补给区驻三原的挽马二团一个连长董大春那里了解到杨中宇在补给区司令部任中校参谋。刘接到陕工委要买抗狂犬血清的通知后，在三原市面上买不到。情急之下，便通过董大春那里的军用线路给你打的电话。我当面严厉批评了刘的冒失行动。刘当时很不理解。反问我：“中宇现在是否还有组织关系？”我答：“我不认识杨中宇。只听人说，杨中宇现在是周士冕、程开椿司令面前的红人。你不要和他来往。刘听后有点愕然，过了一会儿叹声道：真不可思议啊！”

“我们又闯过了一关。”柳雪婷笑着说。

“原三十八军留陕西的人很多。我在补给区工作一年多，又担任总理纪念周的司仪，还领司令部人员做早操。很多人都认识，难免会传给我在三十八军时的熟人、

朋友,我们必须加倍提高警惕。”

老崔、柳雪婷连连点头称是。杨中宇接着说:“好在我的工作确实很忙,每天从早到晚都是和电话、文件打交道。除去在饭厅能看见几个熟人外,很少和人接触、交往。据周士冕的勤务兵告诉我,有人直到现在还以为我是江西老表!是周士冕的亲戚。可见许多人对我很不了解。在整个司令部里和我最常见的只有两个翻译官,我中午休息的地方和他们相邻。这两个‘宝贝朋友’,都是大学生。他们整天无所事事,自命清高,牢骚满腹,‘评论’不少。经过一年多观察,大概属于自由主义者,还看不出有什么别的背景。他们的社会关系也很简单,除去从山东、河南来到西安的难民中有几个熟人外,再没有什么朋友。”说完,他又讲述了马怀清、周世桐的几段笑话,惹得柳雪婷、老崔捧腹大笑。

1948年5月2日。

又是古都一年里最好的季节。莲寿坊后花园郁郁葱葱,海棠、牡丹一片繁闹。今天是星期天,杨中宇吃完早餐后正在园内散步,柳雪婷笑容满面地自中院走来。

“中宇,你在想什么?这么入神!”

“我正等待雪姐。”杨中宇面向柳高兴地说:“瓦子街大捷后,胡宗南元气大伤,军心涣散,士气低落。现在……”

柳雪婷未等杨中宇说完便插话道:“我也在想这个

问题。街上传闻很多，人心惶惶。咱们还是先进屋谈谈，要不一会儿弟妹她们就来了。”两人一同走进屋内。

“我给你带来两封信。”柳雪婷从上身的内衣里取出两张折好的纸条，递给杨中宇：“这是赵伯平书记和蒙鼎钧写给你和老崔的。崔翻译誊清后让我交给你。”杨中宇展开第一张纸慢声念道：“你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成绩出色。为早日成功，必须遇事共商，求得一致。务望严格按周（副主席）指示办。赵、蒙 4 月 28 日。”接着又仔细阅读第二张纸条：“老崔很辛苦，要体谅。此事，在此间只有三人知道。赵、蒙、张（张中，关中地委秘书长）。在你处，韩只负责安全，老崔负责联系，不准再扩大范围。蒙 4 月 28 日。”

“老崔告诉我，今后他一定按赵书记和鼎钧同志的指示严格执行，有事共商，请你放心。”柳雪婷补充道。这时，她从杨中宇手中接过两张纸条，迅即烧毁。

“我后来想过了。”杨中宇思索片刻后说：“这也可能是蒙鼎钧同志临走前，没有向老崔详细交代周副主席的指示的缘故。加上过去他是为党做生意的，又没有在国民党军队中工作过，他很难理解我们处境的严峻。人常说：‘隔行如隔山’，这确实难为老崔了。换过来，要让我们去为党做生意，那就不如他了。我们应当理解老崔才对。你当然明白，我们在工作中，如果稍有不慎，就可能出大事。我们个人牺牲算不得什么，但给党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所以我才坚持必须按周副主席的指示办

事。”

“使人高兴的是老崔还叮咛我，让你看完信后，一定记着将信烧毁。我看老崔同志比过去谨慎得多了。”柳雪婷微笑着说。

“这我就放心了。”接着杨中宇转了话题问道：“雪姐，4月26日，我军解放宝鸡，摧毁了胡宗南重要的补给基地，击毙了新任整七十六师师长徐保。我记得咱们前几天就上报过：裴昌会的指挥所移驻咸阳。命令整一师、整三十师由陇海线乘火车西进。命令整三十六师乘汽车沿西兰公路北上。同时，命令整编八十二师及其所属两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自平凉沿西兰公路东下。作战目的是：在西府泾河以南地区包围歼灭我军。对这个情况我当时让你转老崔急送。可是最近胡宗南的战况通报中称：我军从宝鸡一带仓促撤回边区时，受到相当损失，一批支前民工被胡军俘虏。是不是材料未及时送出去？”

“我当晚就交给他了，那我再问问老崔。”柳雪婷有些着急地说。

杨中宇沉默片刻，然后说：“战争年代，情况瞬息万变。事情已经过去了，不用问了。补给区前天又开了会，宝鸡战役后，胡宗南部队，正在作第二次战略大调整，已经定下来的有几件事，请你现在就记一下。”杨顺手从抽屉内取出纸和笔，放在桌上。柳雪婷移坐桌后等待记录。

杨中宇缓缓地说道：“原第一师师长罗列调任为绥署参谋长，由陈鞠旅接任师长。蒋介石批准胡宗南另成立3个整编师。新建的五十七师，师长是徐汝诚，主要是由青年军二〇三师编成，驻守凤翔。新建的整三师，师长是许良玉，正在铜川整补。新建的整一一九师，师长是王治岐，正在天水整补。其他各主力部队都进驻西安、咸阳、渭南沿陇海线一带。新建的其余各部队都是由陕西、甘肃、川北、豫西一些保安团队组建或拼凑起来的，战斗力极差。”

柳雪婷记完后，将材料交给杨中宇复核，说：“眼看战事快到家门口了！”

“从敌人的通报中可以看出，我军在东北、华东、中原各战场节节胜利，整个中国大地面临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旧中国就要被粉碎，新中国的诞生已经在望！我们能恭逢其盛，真是最大的幸运。”

柳雪婷凝视着杨中宇说：“好啊！灾难深重的人民就要从这黑暗的岁月里走出来了。天快亮了。现在正是黎明前的黑暗，我们应当更加警惕才是。”

“是啊！雪姐讲的对极了！”

5月23日下午6时，西安东大街端履门附近的正大豫饭馆，楼上一个单间内，马淑德、冉建华、周世桐、马怀清、王月嫦、杨中宇依次围坐聚餐。桌上一大四小荤素凉菜，酒具摆设整齐。马、冉穿着入时，王月嫦身着黑底

红花旗袍。周、马、杨身着美制军便装，军帽、军上衣整齐地挂在墙壁的衣帽钩上。

周世桐首先笑着说：“诸位：今天能和杨参谋这个大忙人相聚，深感荣幸。王月嫦女士，这算是第二次一起吃饭了，好朋友相会，特别高兴……”马怀清似笑非笑地插话说：“老周，别致辞了。咱们首先应该祝贺蒋总裁5月20日就任第一任大总统，这是当今头等大事，碰杯吧……”

周世桐又打断了马的插话，刚要开口说话时，杨中宇指着墙上“勿谈国事”的标语说：“刚刚通过《动员戡乱令》，请一向清高的二位老兄还是少说一些，多吃一些吧。”

“现在法币一日三贬值，满街银元铜元叮铛响。不吃白不吃，说不定明天来吃饭时，要用‘洋车’（人力车）拉法币了。”周世桐刚一说完，杨中宇接着说：“今天是马兄请客，太破费了。咱们先喝酒吧。”

“杨参谋说的对。”马怀清举起酒杯说：“那就为蒋大总统的就职和《动员戡乱令》的颁布一起祝贺吧。”

席间气氛热烈，女士们也时有插话。

饭毕，六人陆续走出餐馆，在门口握手告别时，马怀清对王月嫦说：“您和杨参谋是好朋友，我们自然是好朋友了。趁着西安还算太平，今后希望大家多聚聚才对。”

王月嫦笑答：“谢谢。”同大家一一握手后向东走去。

当晚8时，杨中宇和周世桐、马怀清三人回到补给区司令部的四合院宿舍。他们刚一穿过大门时，厢房中又传出军械处工兵课长张尚志上校奏出的忧怨凄凉《阳关三叠》的二胡声。马、周二人微微一怔，谁也没有说话，三人不约而同地放慢了脚步。进屋后，周世桐趁着酒气未散，说：“你听，多么‘慷慨激越’！”此时，音韵更显悲凉。

“今天算是尽意了。”马怀清忧心忡忡地转向杨中宇说道：“延安、洛川、洛阳都已经失守，战事打到西安大本营的门口了。杨大参谋是司令的红人，比我们的安全系数大得多，说走就走了。我们怎么办？”

杨中宇笑着解开领带，脱去军装上衣慢悠悠地说道：“打仗，胡先生自有办法。用不着二位操心，你们还是把心事用到马、冉两位女士身上为好。”

马怀清“唉”了一声后压低嗓子说：“依我看呀，我和老周两个也算得上是福将了。”

“俺们还有啥福？俺不明白！”周世桐问。

“咱们虽没有浙（江）、黄（埔）、陆（大）、一（师）的资格，可也陪美国朋友去过延安呀。当时，李副司令还要把咱们留在延安。若不是你我脚底板抹猪油，说不定现在也变成共军的俘虏了！”马怀清的这一番话，逗得周、杨两人哈哈大笑。

这时，马怀清的情绪已经好了许多，他又幽默地说：“你们不要笑嘛，我也想过了，胡先生也有他的难处。胡

先生在悼念刘戡、严明两将军的祭文中说：“宜川丧师，实为国军最大之挫折。良将阵亡，全军覆没，悼痛悲哀，情何以堪！”这段话可谓文采飞扬的千古绝唱了吧！”

“嘿！我说你们是记者还是军人？”杨中宇说：“什么话让你们这一说，味儿就不对了。”

周世桐也来劲了：“街上传颂着这样一副绝妙的对联，俺给你们念念。上联是‘刘戡戡内乱、内乱未戡戡先死’，下联是‘徐保保宝鸡，宝鸡未保保成仁’，横批是‘纪律严明’。”

马怀清刚要插话，杨中宇抢先说：“老兄，你们聊吧！二位可以一觉睡到明天上午十一二点，我明天一早还得照常上班去，我先睡了。”

杨中宇回屋后躺在床上，想了许久，他从马、周二位的谈话中可以看到，胡宗南部队的军心已完全涣散了。

7月4日中午，杨中宇身着军便装从补给区司令部出来，自西向东缓步行至老关庙街口时，忽然听见背后有人喊道：“中宇兄，中宇兄！”他转身一看，怎么也没想到竟是原三十八军教导队学员高德发。曾听蒙鼎钧说过高德发在边区工作，表现很好。他怎么来西安了？来干什么？

“可碰见你啦！中宇兄。”高德发趋步上前同杨握手。

高德发，中等个子，身着当时流行的大学生中山装，

年约 23 岁左右。

杨中宇随即镇定下来：“噢，你是高德发！”高刚要开口说话时，杨中宇挥了挥手：“到家里再说吧。”

杨中宇领着高德发穿过中院，来到后花园的住处坐定。史成民给客人倒上茶便回外间习字去了。

“这么巧，我刚好碰见你了。”高德发很亲热地说：“这两进的院子里住的都是什么人？”“你问这个干什么？喝茶吧。”杨中宇略带严肃地说。

“我是从‘那边’过来的。”高小声说：“组织上派我到汉中去执行任务。‘那边’咱们的老熟人很多。我的表哥朱曼青现在陕南……”话刚说到这里，杨中宇正色地打断高的话题：“你不要说了，我不愿意听这些。你要知道你是从‘那边’过来的！”

高德发诧异地望着杨迷惑不解地：“你？……”

“你要到哪里去，我不管。如果你生活有困难，我可以给你一些钱。”杨中宇从上衣口袋内掏出一叠法币，放在高德发面前的桌上。

“那我在你这儿住几天可以吗？”高德发试探地问道。

“不行！有钱哪里不能住？”杨中宇语气肯定地说。

“中宇兄，你怎么啦？……”高站起来不解地说道。

“没有怎么。我一向都是这样。我现在很忙，还要会客。”

高德发先是以怀疑和生气的目光看着杨中宇，接着

站起身来准备出门。

“史成民，你把客人送出去。”杨中宇面向外间说。

史成民进屋应声道：“是。”高德发一言未发，气冲冲地随史走出了屋门。这时，只听得房内杨中宇高声喊道：“成民！桌上这一百万块钱是客人的，快拿去交还给他吧！”

史成民匆忙回屋从桌上拿起那一叠法币，快步走出门后，硬是将钱装进客人的上衣口袋里，这时，杨中宇站在廊檐下望着高离去的背影，目送着战友远去。

高德发快要走到后花园门口时，木然回首，困惑迷茫地望着站在远处的杨中宇那高大的身躯。

此刻杨中宇的脑海里浮现出他和老战友朱曼青在王屋山、在中条山，在河南巩县抗日的那段艰难岁月里朝夕相处的情景。他担心着高德发此去会不会发生难以预料的困难和危险？而自己又不能去和他推心置腹地谈一次话。他走进屋内，在沙发上坐了下来，陷入沉思之中。史成民端来一杯茶，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轻轻地说道：“杨参谋，钱已交还给客人。”他才抬起头来“噢！”了一声：“你去休息吧，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高德发走后不多时，柳雪婷走进室内问道：“史成民刚才送的那位青年是谁？”

“是我的老同学朱曼青同志的表弟。”杨中宇慢慢地说：“他叫高德发，和我很熟。他说是从‘那边’过来的，组织上派他到汉中去。可是，为了工作，我表面上只能不念

旧情。但他走后，我心里实在不是滋味。”说至此，连连摇头，叹息不止：“真是！真是！”

柳雪婷理解地点了点了头，停了片刻，在床边坐下宽慰他说：“我们不谈这些了。为了工作也只能如此，不要再想了。”她转变了话题问道：“你约我来，有什么重要事？”

“雪姐，我约你来，是有新情况。昨天下午补给区司令部召开了小型会议。程开椿报告了蒋介石6月25日至28日，来西安召开军事会议的情况。蒋已同意胡宗南在西北战场上，采取‘机动防御，确保关中’的作战方针。妄想凭借富饶的关中粮仓，负隅顽抗。具体部署是：

“第一线共五个整编师。整三十八师及所属两个旅，在合阳县城以东地区守备；整九十师及所属两个旅，配属整十二旅共3个旅，在合阳县城西北地区守备；整三十六师及所属3个旅，在澄城以北黄龙山南线守备。西安绥署的前进指挥所设在大荔，由裴昌会统一指挥以上3个整编师。整三师以及所属3个旅，担任铜川、耀县、淳化地区防御；整五十七师及所属两个旅担任彬县至礼泉的泾河以南地区防御；整三师、整五十七师归属绥署直接指挥。

“第二线共7个整编师作为机动部队：整一师所属两个旅驻咸阳；整十七师及所属两个旅驻凤翔；整二十七师及所属两个旅驻三原；整三十师及所属3个旅驻渭南；整六十五师及所属两个旅驻兴平；整七十六师及

所属3个旅驻蒲城；整一一九师及所属两个旅驻宝鸡；骑二旅驻淳化；另外，陇东的整八十一师、整八十二师驻陇东原地不动。以上详细番号、主官姓名和驻地，我马上写下来。”

说完后，坐在桌前写了起来。约20分钟后交柳雪婷重抄了一遍。杨中宇拿起柳抄写好的材料仔细看完后说：“雪姐，我看你够格当作战参谋了。驻关中地区的12个整编师，30个整编旅，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于片纸之上。”

柳雪婷一面笑着引火柴烧毁杨中宇写的材料，一面说：“还是那句老话，让胡宗南新部署的这12个整编师早日化为灰烬吧。”

“雪姐说得好啊！”

柳雪婷将抄件装入内衣口袋后：“我先去中院放好材料，你随后就到西厢房来，我还有话要和你说。”

半小时后，杨中宇来到中院西厢，柳雪婷一切收拾停当，似在等待。杨进屋后落坐在柳对面的沙发上。

“我想和你商量件事情。”柳雪婷慢慢地说：“现在街上又禁止银元和铜元通行了，听说要发金元券，物价飞涨得不成样子，给家里生活带来了不少困难。我想来想去还是把东院的房子卖掉，换成黄金。”柳似在征求意见。

“你是够困难的了。”杨中宇想了想说：“既要照顾一家人，又要把工作做好，还要料理我的生活，实在够难为

你了。房子是身外之物，卖了就卖了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那就卖了吧。”

“现在看来，离胜利不远了。”杨中宇说：“希望你见到老崔后，一定转告他：愈是接近胜利，困难和危险就愈大。工作中一定要警惕，千万千万。我看你现在就把材料送去，要强调这是胡宗南第二次战略大调整，希望他尽快送出去，尽快上报。”

## 十四

### 不该发生的事情

1948年11月28日。

下午4时，杨中宇着装整齐，外套美制草绿色夹克，来到郭签士巷二号老崔的寓所。当他走进客厅时，老崔正在里间翻阅报纸。听见有人进屋，忙放下手里的报纸，关闭台灯，笑嘻嘻地走出里间。

“请坐，请坐。咱们有一两个月没有见面了。秀云，快上茶。”

杨中宇在老崔对面沙发上坐定后，崔妻秀云端来一杯茶，递给杨后便出了屋门。

“约我来，一定有重要的事情。”杨中宇说。

老崔笑着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事，见见面嘛，谈谈今后的工作。荔北战役我军给敌整编三十六师，噢，现在改编为三十六军以毁灭性打击，渭北战场的情况现在不知怎样？”

“上个星期六，即11月20日，西野在蒲城县永丰镇第三次全歼敌七十六军，俘虏了军长李日基。此人算是命大，沙家店战役他化装逃跑，西府战役时他恰恰不在宝鸡，这次被我们活捉了。胡宗南嫡系部队中最精锐的整二十八旅也大部被歼灭，惟一没有被消灭的只有整七十八旅了。整个战事已在泾河、洛河南岸地区展开。前天，补给区司令部已接到命令，设在陇海路沿线的军需仓库、被服厂、修理厂准备迁往汉中和四川绵阳。各个单位的具体驻地尚未定下来。”

“是啊！现在敌人逃跑的大势已定。街面上乱得很。金元券又是一日三贬值，老百姓的日子简直无法过了，西安地下党也十分困难呀。”老崔喝了一口茶，接着说：“今天请你来，第一件事是韩夏存同志的意思。他说：有人反映董钊自任省主席以来，一直很消极。你和董在陆大将官班相处时间较长，也很熟。希望你和董来往几次，看看有无进行工作的可能？另外，城工委需要两套国民党士兵的棉军服，请你无论如何设法弄到。”老崔说完话，抬头看了看杨的表情，等待答复。

“国民党士兵的棉军服，请你过两天到莲寿坊来

取。完全可以办得到。”

杨中宇稍停片刻后说：“关于见董钊的事，我谈两点：我和董钊是在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第一期认识的。后来又在复员整军会议时，同住在重庆胜利大厦。三年前，他担任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驻在甘肃平凉。我回武威路过平凉，他还专门请我吃过饭。我们的确很熟。但问题是，那时我担任赵寿山的随从参谋，他认为我是赵寿山的亲信。现在，赵已任我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而他由整一军军长调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我们三年多没有见过面。现在，我突然去找他，董钊会怎么想？他的参谋、副官又会怎么看？第二，为了建立军事情报组，我是从西北行辕‘过渡’到补给区司令部的。两年多来，尽量减少与外界来往，已慢慢淡化了我与赵寿山的关系。现在，为了军事情报组的安全，为了完成周副主席的指示，绝不应再去冒这个险。请你转告韩夏存同志，我想他是能够理解的。”

老崔听完后便说道：“好吧，这件事作罢。两套军服的事，后天晚上我到你那里去取。我约你来的第二件事是：赵伯平书记已同意给柳雪婷安排另外的任务，主要负责妇运。今后由我和你直接联系。”他喝了口茶稍停了一下接着说：“考虑到你穿着军服经常出入我这里不很妥当，现在就可启用预备联络点。前几年我做生意时和王柏年常有来往。这样，一般情况下我去王柏年家里找你。有急事，你也可以直接来找我。另外，你和王月嫦恋

爱已有一年多了。我通过工委在卫生系统的负责人白云生同志，对王月嫦的情况考察过，没有发现月嫦什么问题。你俩随时可以结婚。这样也便于我们今后工作的联系。”

杨中宇一直正襟危坐，注视着老崔谈话时的表情。老崔说完后，他冷静地说：“你谈完了吗？”

“完了。你的意见呢？”老崔反问道。

杨中宇正色地慢慢说道：“在建立军事情报组时，周副主席特别强调：‘不要和其他任何组织发生横的关系。’柳雪婷参加情报组，是赵伯平、蒙鼎钧根据指示精神仔细斟酌选派的。现在将柳由情报组调到工委统战系统工作，这就是两个组织的交叉。近两年来，柳是以‘家庭妇女’、‘阔太太’的面目出现。而我隐蔽在敌人内部，住在柳家后花园。我们之间的来往许多人知道。现在要调柳去搞妇女运动，她势必以进步的面目出现，这不就是自我暴露吗！这很可能要危及到情报组的安全。不知你想到这个问题的后果没有？”

“调动柳雪婷是组织的决定。”老崔略停了一会儿，以缓慢的语气说：“另外，她的真正身世你了解吗？”

“烈士的女儿，党的忠诚干部。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杨中宇对老崔的话感到有些惊异。

“不，我指的是柳雪婷的家事。明给你说吧！据我所知，她的丈夫在上海又弄了一房姨太太，恐怕你不知道吧！”

“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杨中宇显出不愉快的神色,说:“即使你说的这些是事实,只能说明不正是我们今天要彻底推翻的这个社会,给雪婷同志造成的斑斑伤痕与痛苦吗?我不理解这与我们情报组的工作有什么关系?难道这也成了她个人的问题,成为今天调动她的理由?雪婷同志的父亲被反动派阎锡山残酷地杀害了,烈士的女儿、继承父亲的遗志,坚强地为全国人民的解放勇敢地战斗着。她是党的好干部,是今天这个非常时期与我们生死与共的好同志、好战友。是一位伟大的女性。本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尽量地去安慰她、激励她,以减轻她的痛苦。我很不理解为什么在这时候,却还要给同志的伤口上去撒盐?这种做法恐怕不合适吧。”老崔面对杨中宇一番坦诚的谈话,自觉有些失言,无可回答,沉默了一会儿后说:“这么说,你是不同意了。”

“我执行组织上的决定,但我保留个人不同意见。请向赵伯平同志如实上报,希望组织上再作考虑。”

实际上柳雪婷的丈夫在上海也参加了党的情报工作队伍,出生入死秘密地为党勤奋工作着。

杨中宇离开老崔寓所时,正好是下午6时整。他在附近的饭馆里吃了点饭,按照同柳雪婷事先约定的时间,去了红埠街54号。他来到中院时,院内异常寂静。他走进西厢房后,只见外屋的八仙桌上摆着四碟小菜,左右摆放两支熠熠发亮的夜光杯,正中放置着草编棉垫裹

着的米酒一壶，宁静的空气中微微飘着酒香。内屋里，柳雪婷双手托着下颌，临窗凝视着院子里白杨树上残留的沙沙作响的黄叶。杨中宇走到里屋，柳仍然一动未动地望着窗外。

“雪姐，你怎么了？”

柳雪婷慢慢地转过身来，略显伤感地说：“你知道了吧？”

杨微微点了点头，坐在贵妃榻上：“老崔已和你谈过了？”他似感惊诧地问。

“我很难理解老崔这一安排。”柳长长地“唉”了一声，然后，慢慢地在桌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接着，十分无奈地说：“中宇，你应该了解吧！两年前，组织上安排我去边区学习，当时，满以为从此我就要摆脱那段整天无所事事的日子。后来，组织上又改变了主意，让我担任与你的联络工作并负责照料你的安全和生活。开始我感到迷茫，真不知该如何做起。自从见你之后，我为自己能在完成周副主席交付的光荣任务中，真正给党做一点工作，感到无比高兴和欣慰。两年时间，一眨眼间就过去了。你对党的忠诚勇敢、沉着冷静和你刚烈的性格感染了我。这段充满艰险但又生气勃勃的战斗生活，重新焕发了我从未有过的勇气和信心。每当我与你分手之后，我的心总像悬在半空中，为你的安全担心。每当再见到你时，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感到无比轻松和愉悦。这短

短两年的战斗生活，在我的经历中，比起过去十几年要丰富得多。可是，老崔在和我的谈话中，先是从两年来的辛苦谈到功劳，又从功劳谈到工作需要，话里却含含糊糊地流露出我们俩一男一女在一起搞情报工作不太合适。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现在，胡宗南还有20万军队没有被消灭，革命还没有最后胜利，杀父之仇未报，就在此时，却以让我难以置信的理由，让我退出这正在战斗的岗位，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啊。”柳雪婷心情显得更加沉重地继续说：“在谈话中，我把一肚子委屈全部倒了出来，针锋相对地争辩了一番。我第一次感到我和老崔之间距离这么大。今后在新的工作中也很难配合在一起。我已经明确告诉他，我最近打算去医院住一段时间，然后，就向组织上申请去上海。待身体有些恢复，我就离开这个地方。这样做，对情报组的安全、对你个人的安全都有好处。我反复想过，从党的利益出发，权衡利弊，这是我惟一的也是最好的选择。我相信党组织是会同意和批准的。”她说话时的声音沙哑，情绪激动，室内的气氛压抑得令人窒息。

杨中宇默然地倾听着战友倾诉衷肠。本来今天下午老崔的谈话和今后军事情报组的命运，一直在他的脑海里回旋。现在，面对将要分手而精神上受到压抑的柳雪婷。他想了想后真诚而坦率地说：“雪姐，事情很明白：让我住莲寿坊后院，是组织选定的。你担任联络员并照料我的安全，是组织上决定的。将近两年来，我们几乎每隔

一两天就要见一面。这是客观事实。这样,在外人看来,包括你的弟弟、弟媳看来,一个年轻的国民党军官与一个年轻的‘阔太太’在一起,能有什么好事?这种看法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说穿了,我们正是在外人的误解中为党坚持工作的。这样,我们才得以隐蔽下来,才得以保全下来。相反,难道要我们每来往一次,总要向外人表明:我们是工作关系,我们另有任务,而去避免外人的闲言碎语。果真如此,那我们的脑袋不早已搬家了嘛!为了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我们青春可以不要,家庭可以不要,生命可以不要,一心一意地为完成党交付的艰险而神圣的任务在战斗。现在,却有人,而且是我们自己的人站出来说三道四,无事生非,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我看这种人要么是政治上的‘左派幼稚病’,要么是心中有鬼。难道这还值得我们去理会!既要革命,总不能‘一听喇喇叫,就不种地了’。十多年来,生活使我渐渐地懂得:凡是有人群的地方,什么人都会有。但是,我坚信邪不压正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雪姐,对这些用不着在意,更用不着伤心。你说对吗?”

“你说的是很对呀!……”这时,柳雪婷的脸色突然变得十分难看,只顾用双手按着两边的太阳穴,她感到剧烈的头疼,如炸裂似的痛苦,额头和脸上渗出了细米般的汗珠。

“雪姐,你……”杨中宇急切地问。

她脸色苍白神情无力,缓慢地低声说:“我的头疼病

又犯了。”顺手从桌上抓起一个小药瓶，倒出两粒白色药片，一边说：“请你快给我倒杯开水来。”

杨中宇倒好开水递给她。柳雪婷喝完药后说：“这些日子服药已不大见效了，只能是缓解一阵子。”说完，仍旧垂头抚着两鬓默不作声。

杨中宇在想：生活上的、精神上的以及今后许多方面的压力，都要由她一个人去承受，实在太不公平了。这是他此刻最放心不下的一件事。

过了好长一会儿，柳雪婷才慢慢地抬起头，强忍着病痛说：“不用为我担心。对我来说，这已习以为常了，会好的。”

“雪姐。”杨中宇慢慢地说道：“我们是在极端危险的战斗中形成的战友情、生死情。没有实际经历过这一段战斗生活的人是很难理解的，后人可能更难理解。为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两年来，雪姐在内外交困的处境中起了关键作用。今后，不论我走到哪里，即使地老天荒，骨化形消，也不会忘记雪姐对我的掩护和照顾之情的，我们的精神将超越时空永远在一起。我们已经熬过了黑暗的长夜，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已胜利地完成了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边区的战斗中，周副主席交给我们的这一份神圣任务。我们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心。目前，人为的困难只不过是历史的一瞬，我们要坚信这一点。”

“从心里说，我最担心的还是你。你日后与老崔的接

触中不要过分锋芒毕露了。现在胡军还没有完全消灭，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我们却要分手了。今后，我可能会安全一些，而你仍然在风口浪尖上，在敌人内部，甚至可能走到远方，走到天涯海角。我们这次分别，很可能就是永诀……”说话时，柳雪婷眼里已满含泪水，哽咽地说不下去了，抽泣不止。过了一会儿，她极力地压制住自己的感情，艰难地站起来转过身去说：“现在，我最后放一首你最喜爱的曲子吧。”她打开身后的留声机，奏出低哑而幽长的《一路平安》的旋律。

“雪姐，不要太伤感了。在人生的道路上，什么事、什么人都可能遇到。我想历史是公正的，一切都让历史去评说吧。今后，我可能被敌人杀害或战死沙场。我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已抱定‘青山处处长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的誓愿。如果没有这种准备，那就不要去干革命。眼前这点小的曲折，在共产党人面前算得了什么！‘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让我们以此共勉吧。”

杨中宇饱含激情的一番话和充满坚定信心的乐观态度，虽然在柳雪婷的心里产生了激荡，但此刻却更增添了她在思想上的惜别与忧伤之情。

她慢声地说道：“你说的对呀，你的性情刚烈，这大概是我远远不如你的地方。可我……”她哽咽了，她想到眼前，想到这一别之后的种种情景，过了一会儿，她只说了一句：“你多保重吧……”便忧伤地俯首桌案，抽泣起

来。整个屋内的一切像凝固了一样的沉静，时间好像过了很久，很久。

“雪姐，你不是准备了酒菜吗？咱们喝一杯酒吧！”杨中宇站起来，走近桌旁说。

柳雪婷微微抬起头细声地说：“我实在太累了，现在一点兴致也没有了。”

杨中宇站在桌旁木然地不知所措，两只脚好像钉在地上一股……

低哑的《一路平安》，似在陈述着两年来壮丽的战斗历程，倾诉着危难关头的惜别之情。《一路平安》，恰恰预示着他们还将要经历的崎岖的人生旅途。

身处敌人刀光剑影的旋涡之中，面对生死关头的非常时期，如有丝毫疏漏，就会遭到杀头之祸，对革命将会造成难以想像的损失。如果把为了对付敌人、隐蔽自己而采取的某些必要的工作方法，扭曲夸大成所谓的“问题”，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公正的，自然是无法接受的。尤其自己同志是这种态度，此刻，他们倍感痛心之至。

一个多月后，身体仍然虚弱的柳雪婷，怀着满腹心事离开古城辗转去了上海。全国解放后，柳雪婷由上海调到了首都北京，又分配在杨中宇工作的同一个大院里。战友重逢，兴奋之情无以言表。胜利的喜悦暂时冲淡了往日风雨历程中的伤痛和遗憾。他们新的历史时

期,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又踏上了新长征之路。

直到1960年,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省长的赵伯平和杨中宇同乘一列由北京开往西安的火车。途中,两人谈起了西安军事情报组这段往事。赵伯平十分生气地说:他根本不知道柳雪婷调动的事,他始终以为当时的联络工作,一直是柳雪婷负责的。到达西安后,赵伯平专门邀请老崔、杨中宇等人在西安雁塔路8号院他的寓所座谈此事。赵伯平说:西安军事情报组,为伟大的解放战争,为“三保卫”(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胜利,做出了极其可贵的贡献,这是一段光辉的历史。为此,彭德怀同志在解放后曾向我颁发了一枚勋章,这在全国范围来说也是极少有的。实际上,这是你们冒死得来的功劳和荣誉。赵当面地批评了老崔,老崔对此也深表内疚。由于老崔的某些失误,使柳雪婷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极大的折磨。而老崔又因为在对待柳雪婷某些问题上的不当,也被斗得死去活来。对此,老崔在他的晚年,深感悔恨,精神一度郁闷不已。

在“文化大革命”中,柳雪婷在“牛棚”被轮番审讯。造反派企图从柳的口中,挖出一些能置蒙鼎钧、杨中宇于死地的“材料”,其结果是一无所获。林彪反党集团败露后,她才从“牛棚”放了出来。当杨中宇登门探望时,她依然温润自若,举止端庄。谈笑间一句未提西安旧事,一句未提“牛棚”中所受的折磨。她亲自下厨,竟然和当年

完全一样，做了一碗鸡蛋炒馍花，一碗热乎乎的豆腐、虾米、紫菜酸辣汤，坐在一旁深情地、仔细地端详着杨中宇用餐。斯情斯景，仿佛时光倒流了30年。那一幕幕面对生死关头的三年战斗岁月，犹如重现眼前，那逆境中的慷慨激昂、疾风苦雨中的喜怒哀乐之情，顿时一齐袭来。这一切虽已成为过眼烟云，此刻，却不禁催人怆然泪下。是喜是悲？是激动还是感伤？谁也说不清楚。

## 十五

### 西北王——无可奈何花落去

1949年1月29日。

又是一年一度的春节。这是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盘踞古都西安的最后一个春节。阴云密布，雨雪交加。往日街道两旁喧闹不休地倒卖银元、铜元的摊贩不见了。银元、铜元的撞击声、叫卖声沉寂了。在马路上被国民党士兵押解着、头带高帽子的“奸商”也没有了。商店、饭馆都关门了。人行道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只有宪兵队、军警执法队在来回巡逻。临街墙上

和商店铺板上贴满了警备司令部的戒严令和杀害共产党人的布告。街正中，满载军用物资的美制十轮大卡车，一辆接一辆地向不同方向驶去。站在或坐在汽车上的士兵一个个呆若木鸡。这个有着辉煌历史的古城，已经成了一座毫无生气的死城。

当晚6时半左右，杨中宇、王月嫦自玄风桥新居，步行来到崇信路125号周士冕公馆门前。勤务兵开门后，向杨招呼道：

“杨参谋，周司令在家。”

杨、王二人踏进院门，院落里显得异常空旷冷清，昔日灯火通明，客人进进出出的热闹景象不见了，犹似弥漫着一层凄凉阴森之气，使人有些毛骨悚然。

两人走进客厅，周士冕身着中式丝质棉袄、呢质西裤自内屋走出。杨中宇行鞠躬礼后：

“司令新年好。”

“这位就是太太了，我见过你的照片。很好，很好。请坐，请坐。”周士冕客气地说道。

他们在沙发上落座后，“周太太和孩子们都好吗？”杨中宇问道。

“噢！你还不知道！”周士冕解释说：“我已经把他们送到成都去了，家里就我一个人。”接着转过话题：“我没有参加你们的结婚典礼，是为了让程司令主持证婚，他现在是司令嘛。我以太太的名义送了一点礼物，你们收到了吗？”

“周太太送了一两黄金，礼太重了。”杨中宇表示感谢。

“你们结婚，总需要些开销嘛。”周士冕以关切的语气慢慢地说。

王月嫦有些听不大懂周的江西口音，朝杨中宇看了看。

勤务兵端上茶、点心、水果之类，摆在茶几上。周士冕客气地说：“请随使用，请你们随使用。”接着略带苦笑地说：“家里没有人，也不像个过年的样子。”

杨中宇看到周说话时情绪低落，便问道：“周太太到成都后有信吗？”

“没有。现在这么乱，派去护送的人还没有回来。大概是还没有安顿好吧。”周靠在沙发上又指了指几上的茶点说：“你让太太随使用，随使用。我们好好谈谈。”接着问道：“你今年二十几岁了？”

“27了。”杨愕然地答道。

“你现在还是中校，我二十七岁时就是少将了。”

杨注视着周，低声地“噢”了一声。

周士冕开始叙述起了他自己的往事，像是在抒发埋心中的郁闷之气。他长长地“唉”了一声，慢慢说道：“黄埔毕业后，我一直在国军第一师作政治工作。部队打到京沪线时，我已是政治部主任了。有一天，记得那是1927年4月，我从上海防地到南京去看看，顺便去探望了何敬之先生（即何应钦）。我一踏进何先生的家门，当

时,他正在房内洗脚,什么话也没有顾得上说,便向我连连摆手道:“部队有事,你赶快回上海去吧。”我到了上海,发觉政治部的人都被关起来了,这才知道校长蒋先生(蒋介石)下令,正在“清党”(肃清军队中的共产党组织,逮捕中共党员或让其履行自首叛党手续。)潘佑强、酆悌、贺衷寒、杨虎这些负责清党的人,把军队搞得一塌糊涂。我一看形势不妙,连夜搭乘火车离开上海,几经周折,才回到江西永新县老家。在家里住了将近一年,后来和胡先生联系上了。胡先生是第一师师长,那时,又正逢校长下达了不要在黄埔学生中“清党”的命令。我又回到第一师,从团副干起,直到当了二十七军军长。本来,军校毕业后,孙元良、李默庵和我都是升迁比较快的,结果,我反而落伍了。现在,胡先生要我担任西安绥署党务特派员,外边看来名气很大,实际事情不多。以后,我打算不再穿军装了!”

杨中宇一直注视着周,仔细地听着他的谈话。有时也“噢”一两声,以表示对周所谈的这段历史的理解。同时,对周此时此地所谈的这段话感到惊讶。

周士冕接着说:“李文(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袁朴(第十六军军长)快回来了,你知道吗?”

“不知道。他们不是在北平吗?”

“傅作义已投共了。蒋先生派飞机把他们接出来了。”

“噢!”杨表示出惊异的态度。

王月嫦坐在一旁，因听不懂周的口音，靠在沙发上有些倦意。周士冕看了看王月嫦，用手指了一下：“中宇，太太好像累了。”

“她对司令的江西口音听不大懂。”杨解释道。

周士冕“哈哈”笑了一声：“不过你们也该回去了，10点以后就禁止通行了。”

“我有特别通行证。”

“外面乱得很，你又没有坐车来。我的司机也放假了，无法送你们。还是早点回去的好。”

杨回头看了看王月嫦就要起立时，只见左旁的小茶几上，反放着一本展开的《官场现形记》，欲言又止。

“这部书，你没有看过吧！我是无事消遣，浏览浏览罢了。”

此刻，杨中宇不知该说什么是好，便与王月嫦起立向周告辞。

“我送你们，我送你们。”周士冕也站了起来说道。

“外面天气很冷，司令不要送了。”杨中宇劝阻道。

王月嫦走在前面，周、杨随后并列而行。走至房门外时，杨中宇带上军帽向周敬礼告别。周又“唉！”了一声，同时，伸出了右手向前方空画了一个圆圈说：“二十年了，历史又翻了一个过！”

杨中宇内心震动了一下，但又从容地说：“司令请留步，请留步。程司令派我去汉中设营（打前站，安排司令部各单位住处），春节过后就可能动身。我从汉中回来后

再来看望周司令。”

“好，好。我们也可能在汉中见面啊！”

离开了周公馆，回家的路上杨中宇反复思忖着周士冕刚才的一番谈话。他感到周此时的心情十分复杂，失落、矛盾、悲凉，五味俱全。多少年后，周的这段谈话仍然萦回于杨中宇的心中。

杨中宇、王月嫦两人回到了玄风桥寓所。这是一所小四合院，杨住在朝西方向的上房内，一明一暗规格。内屋是寝室，一张双人床，立柜，梳妆台，几把椅子。外屋，一张八仙桌，围放几把椅子，靠门口一旁是衣架。

勤务兵史成民住门房内一间小屋。南、北厢房均住着补给区的参谋人员及家属。

杨进屋后脱去军帽、外衣，挂在衣架上。

“周司令说话，我一句也听不懂。”王月嫦笑着说：“好像有些伤感的样子，是吧？”

“是啊。他的江西口音很重，谈话内容都是他个人的往事。”杨中宇深沉地说：“你先睡吧。让我一个人好好静一会儿。”

王月嫦收拾了一番后，将铜火盆端到外屋，便去休息了。杨独自坐在外间的椅子上，仔细寻思着周士冕刚才的一席谈话。很显然，周已对国民党失望了，要不要帮助他弃暗投明，找到走向人民的一条出路？但周毕竟是胡宗南的核心人物之一，万一走错一步，就可能使军事情报组遭到破坏。杨中宇翻来覆去考虑着，直至深夜未

能成寐。

3月12日上午，司令办公室里，杨中宇向程开椿司令详细汇报完去汉中设营的情况，递上他绘制的司令部各单位及直属部队预定驻地图。程大略地看了一遍，复又交还给杨中宇，说：“交给参谋处王处长妥为保管。让他现在就拟好命令，以备必要时送我签发。请告诉王处长，关于派你去汉中设营的事，对外要绝对保密。”程喝了一口茶后，端着水杯自办公桌后的皮椅里移坐到沙发上，向站在办公桌前报告的杨中宇说：“请坐，请坐。汉中情况怎么样？有什么见闻？随便谈谈。”

杨坐在程开椿对面的沙发上说道：“我一直住在褒城。张寨、宗营镇和附近几个村子各家各户几乎都跑遍了。只去过汉中一次。那里的社会秩序不算好。有一次我同经理处李副处长去褒城县政府交涉补给问题时，那位县长再三叫苦说粮食有困难，还说老百姓中也有煽动抗粮的传闻。经再三商量，司令部、汽车团、挽马团、监护营、警卫营、通讯营的粮食供给总算说妥了。褒城是交通要道，各个部队在这里都设了办事处，许多重要仓库，特别是重武器的军械库都设在附近。社会秩序确实有点乱。”

“是呀。”程开椿听完后说道：“胡先生已考虑到这个问题，准备在褒城县设一个军警宪联合督察处维持秩序。目前，最困难的还是粮食。这么多部队，这么多机

关,每天都要吃饭呀!我和省政府董钊主席商量了几次,现在还未定下来。好吧!你休息一两天再上班吧。”

“是。”杨中宇起立,行鞠躬礼后离去。

中午饭后,杨中宇回到司令部对面四合院准备午休,他一踏进四合院的大门,厢房里传来的是又那悲凉的《秋水伊人》、《阳关三叠》的二胡声。他皱了一下眉头径直走进上房。这时,周世桐、马怀清坐在沙发上正在聊天。三人相见,又惊又喜。周、马两人起立与杨握手寒暄一番。

“你去汉中这些日子,简直把俺们寂寞死了。”周世桐高兴地首先说:“你在褒城设营,给俺们看好房子了没有?”

杨中宇还未及答话,马怀清就插话道:“唉,你这个书呆子,咱们是‘三剑客’,谁也离不开谁嘛。有杨参谋住的,自然就有咱们俩的,你放心吧。再说,抗战期间我从山东、你从河南流亡到昆明,现在又相会在大西北的首府,啥事没见过。到汉中无非是再住老百姓的房子,这对咱们来说已经是轻车熟路了。浪迹天涯已成为咱们这半辈子的家常便饭。你说可悲不可悲。”

“不知马淑德、冉建华两位小姐去不去?”杨中宇笑着问道。

“那还能不去!她们是胡先生要重点照顾的人嘛。”周世桐却以讥讽的语气答道。

“最近两位小姐常来吧,也快该吃喜糖了。”杨中宇

听周的话音里有话，便关心地问道。

“乱世恋人，没有不是以喜剧开场，悲剧结束的。别提了。”马怀清转而有些伤感地说：“我这半辈子，宝贵青春，流金岁月，全过了流亡生活了。生不逢时，命该如此呀。”

“胡先生的‘西北王’都当不成了，你愁什么？”周世桐开导似地说：“再说，现在也不是俺们这种人恋爱的时候，难道还想重演《乱世佳人》不成？现实点，俺们会几句英文，哪儿找不到一碗饭吃，有什么值得发愁的呢？俺看，天下太平。”

“现在整个司令部都乱套了。”马怀清接着说道：“看看发饷的那一天，只要钱一到手就都溜号了，每个人都急着上街抢购东西。司令部几乎没有人办公了，各个单位全空荡荡的。物价飞涨到真正要用麻袋装票子的时代，还不可悲吗？你还谈什么天下太平。幸亏我们还是光棍一条，一条光棍。屁股一拍，全家起营。倒真难为了那些拥有房产、地产、金银财宝的大官们了。”

“俺说，咱们的仗是打败了。”周世桐借题发挥道：“可是中华民国的金融货币事业在短短的一年多，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俺想了想：去年4月法币贬值，兴起银元。6月银元又禁止通行。8月兴起金元券，11月又是金元券大贬值，再次兴起了银元。今年2月又兴起了银元券和黄金。往后还会兴起什么？且看日新月异的发展吧。俺算是大开眼界了，各色银元、铜元，好像是从古墓

中突然冒出来一样：袁大头、中山像样样俱有，一元的、半元的无不齐全，真够开个货币博览会了。这难道不是空前的创举吗？”

“说得好。我看你将来不用靠英文吃饭了。”马怀清说道：“你已经成为研究国民政府货币的博士了。”他又转而以无可奈何的语气说道：“你也该现实点，眼前如果宝鸡再次失守，不管光棍不光棍，博士不博士，只有在西安坐当俘虏了。中宇是黄埔生、大参谋，人家有先进的美制手枪‘半斤铁’，美制匕首，办公室有卡宾枪（以备紧急情况下，专为乘坐美制吉普车配置的自卫武器。）可谓武装到牙齿了。必要时还可抵挡一阵。我们是文官，到时只有一个办法，我已想好了……”说到这里，他再不往下讲了。

“啥办法？”周世桐急切地发问道：“快说嘛！”

杨中宇一旁笑着插话：“啥时候了，还在说闲话，我得午休了。”起立欲走。

“别！别！别！杨参谋千万别走。眼前说闲话的机会恐怕也不多了，真是到了该行动的时候了。”马怀清严肃起来。

“什么行动？”周世桐似感吃惊地问。

“打点行装，南下‘终南’呀！胡先生的大号‘宗南’嘛。”（这里指西安以南的终南山，即“宗南”的谐音。）三人相视，遂哈哈大笑起来，这笑声里包含了几分对命运担忧的悲凉之意。

杨中宇也忍俊不禁地大笑着说：“二位不愧是军中才子，胡说八道的专家。”

3月13日，星期天。上午10时许，杨中宇穿过鼓楼大街从郭签士巷南口来到老崔的寓所。杨一进门，老崔就笑眯眯地迎上前来。

“啊呀！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辛苦了。”老崔热情地说：“这一个月来，可把我急坏了。”

两人在沙发上坐定后，杨中宇说：“我3月11日回到西安。昨天已向程开椿作了汇报。从程的谈话中看出，西安绥署和补给区司令部已随时准备撤退，预定绥署驻汉中，陕西省政府迁城固，补给区司令部驻褒城以南5华里的张寨，汽车二团驻褒城县城及其以西的两个小村子，挽马二团驻张寨附近宗营镇，汽车一团和挽马一团驻双石铺。另外，这一个月来，驻守关中的部队调动十分频繁，各军、师的主官也换了不少。详细情况待我后天上班后才能知道。15日或16日晚饭后请你到我家里来。”

“这一个月来，真把人急坏了。”老崔说：“关于你去汉中设营的事，我随后就报告了赵书记。上个星期二，赵派交通员送信来，要我下月初到解放区参加一次会议，并要我把胡军向耀县以北推进的作战意图弄清楚。我只能回信说：等你从汉中回来后再报。想不到你这么快就回来了。”老崔稍停后接着说：“胡宗南一二十万部队集中关中广大地区，调动频繁，主官也变动很大，请你无论

如何再将各部队的番号、师以上的主官姓名和最新的驻地，在下次见面时详细告诉我。这一个月来没有你这个主任参谋，可把我弄糊涂了。”

“一年多来，你多次说我是‘主任参谋’，实际上没有‘主任’二字，补给区司令部就没有这个编制。”杨中宇微笑着说。

“是呀，是呀。西安城工委有几个线索，都说你是司令办公室主任参谋，把我也弄乱了。”

“那些话，就是我常说的‘马路新闻’。”杨中宇接着说：“看来，胡宗南撤退就是这一两个月的事。军心浮动，包括中、下级军官在内已失去了信心。就这样吧！星期四五请你到我那里来，最好早一点。以免晚上戒严，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我该走了。”

杨中宇起身整理了下军装刚欲走时，老崔瞥见杨腰间挂着的美制手枪，说道：“怎么，你出门时还带手枪？”

“不仅要带枪，还得带特别通行证。这是补给区司令部内部规定。足见敌人现在恐慌到何种程度了。哈哈！”

他走到客厅门口时，刚好看见厨房里一位农民打扮的人正在吃饭，便向老崔问道：“他是……”

“他就是我们的交通。”老崔笑着说。

“前次见的那位交通同志，不是他呀！”

“咱们一共有三个交通。”

杨中宇以敬意的目光再次望了望这位交通同志，深长地“噢！”了一声。

杨中宇离开老崔的寓所后，顺着郭签士巷北口向东走去，在经过红埠街54号门前时，他放慢脚步，朝那紧闭着的黑油漆大门望了望。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一连串的问号：此刻，柳雪婷同志又在何处？她在干什么？她的头疼病现在怎么样了？！……

4月24日，杨中宇、王月嫦在东羊市王柏年家刚吃完晚饭，老崔身着灰色长衫，头戴黑呢礼帽走进大门。王月嫦瞥见老崔时便机警地说：“中宇，有客人来了。你们在东屋里坐吧，我这就弄茶来。”

杨中宇走出堂屋，迎着老崔高声说道：“啊！崔先生来了，有几个月不见了。请东屋里坐。”

杨、崔二人在东屋坐定，王月嫦送上茶后便闭上屋门离去。

杨中宇首先说：“昨天，国民党的老巢南京解放了，百万大军正向沪、杭挺进。”

“这是真的吗？真快呀！”

“是新华社广播的。昨晚，当那些参谋们收听到这个消息时，一个个面如土灰，没有一个人说话就散了。”杨中宇继续说：“最近，这里的情形更乱了。岳父王柏年的一位姓梁的朋友，是扶风县人，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商人，被军警联合督察处当做‘共谍’抓走了，打了个半死。王柏年和几个商人凑了两根金条，才托人保释出来。此人昨天回老家去了，临走时向搭救他的朋友只说了一句

话：“国民党不亡，天理不容。这里没有我立足之地，我铁下心了，参加游击队总可以吧！”前些时候，王柏年对局势发展表现得有些紧张，最近反而很平静，真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王柏年还说：他听商界的一些朋友讲，有人要组织新商会，准备迎接解放。”

“真没有想到形势会发展得这么快。”老崔高兴地说：“我今天有重要事向你传达：10天前，赵书记派人专门接我去了一次关中地委。在那里住了两天。赵书记、张中秘书长，蒙鼎钧参谋长同我4个人，开了一整天会。会上赵伯平书记特别叮嘱向你问好。一再说西野前委、关中地委对咱们这两年来工作很满意。蒙鼎钧同志十分关心你的安全。在会议中间，他对我们的工作情况，询问得最详细。我临离开解放区时，他专来送我，他好像心里十分沉重，再三叮嘱转告你：一切小心从事。”老崔喝了口水后接着说：“陕工委做出决定，经赵书记亲自请示前委批准：你随胡军南撤。为配合你的工作，由我在西安买一部最好的电台，前委抽调黄龙军分区通讯科长任报务员。电台由我和韩夏存同志商量选派可靠人送往汉中。为保证安全，赵书记再三强调：电台联系通后，先经过几次联络，确认没有问题后，再让补给区认识你的人去找你。如果来人不是补给区的，又是不认识的人，你就不要接头。规定代号为：‘张中让我来找你。’胡宗南撤离汉中后，组织就会派人设法接你回西安。以上是赵伯平书记的指示。”

“我把你刚才的话，简要地复述一遍。”杨中宇说：“与我联络的人，必须是补给区司令部我认识的人。联络代号是：‘张中让我来找你’。敌人撤离汉中后，组织接我回西安。对吗？”

“对，完全对。赵书记还说：战局千变万化，为了稳妥起见，让你在补给区范围内，再找个联络点备用。”

杨中宇想了一下说：“王月嫦有个姐夫叫黄世俊。草头黄，世界的世，俊杰的俊，他是五十一后方医院的军需主任。按预定方案，这个医院正在迁往四川剑阁。”

“叫黄世俊，是五十一后方医院军需主任，迁往剑阁对吗？”老崔慢慢地复述道。

“是的。”

“我记下了。”老崔接着说：“赵书记指示，要给你些活动费。你知道现在物价飞涨，日用品也要用银元才能买到，马上又要买电台。不管怎样，先给你一两黄金吧。”

“不用了，黄金留下买电台用吧。关于活动经费，到时我再想办法。至于我个人的生活，有一句俗语：‘三年大旱，饿不死做饭的’。在补给区，我认识那么多人，总会有办法的。”

老崔想了想后说：“既然这样，也好。那就等到电台联通后再说吧！”

“另外还有一件事。”杨中宇说：“补给区所辖驻西安火车站的二二二分站，站长叫蔡根祥，是河南长葛县人，家住通济坊二十六号。这个人和我很熟，比较忠厚。从我

和他的接触中，他不打算南撤。我离开西安之前，会给他留个便条，让他找你。车站堆积的军用物资都归他管。”

“那好呀！让他来找我，让他来找我。”老崔笑着说。

杨中宇说：“南下的事，我看就谈到此为止。我现在将胡宗南的最新部署说一下，请你记录。”

老崔从香烟盒中取出事前装好的一张拷贝纸，然后，换上深度近视眼镜开始记录。

“胡宗南的基本考虑是：撤出关中，保存实力，凭借秦岭天险固守，观望国内、国际局势的发展。”杨中宇慢慢地说道：“预定的部署是：

“五兵团负责守备秦岭；兵团团部驻宝鸡以东的虢镇；十七军现在担任西安警备，放弃西安后由子午峪、汤峪、沔峪进山；三十六军守斜峪；二十七军守大散关；十八兵团团部驻宝鸡；一一九军守宝鸡至天水要隘；九十军在宝鸡渭河南岸待命；第一军先开往凤县、双石铺待命；三十八军、六十五军先在宝鸡附近集中待命；骑二师在凤翔待命；其他部队均撤往留坝、汉中整训。

“以上各部队在5月20日前集中完毕。目前，胡宗南正与马步芳、马鸿逵协商，希望二马能将八十一军、八十二军进驻永寿、麟游一线，伺机反攻。因此，整个部署还很可能变化。据程开椿透露：蒋介石虽然下野，但胡宗南公开说：‘只受蒋介石遥控，不听李宗仁节制。最后撤往云、贵、川省，等待国际局势变化。’西安绥署已在绵阳

设立了办事处。补给区所属军械厂、被服厂均已迁往绵阳及其附近地区。另外，新任十七军军长兼西安警备司令杨德亮，原是赵寿山的第三集团军所属四十二军军长，回族，我们认识。此人凶狠残暴，号称‘活阎王’。该军军部驻飞机场，所属十二师担任渭河河防，四十八师担任机场守卫和西安城防。”

老崔用了半个小时左右，才记录完毕。他将拷贝纸折叠好藏入眼镜盒的夹层内，接着说：“你倒是轻松地说了一通，可把我记得累坏了。”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吧！另外，程开椿规定：从4月21日起，司令部天天上班，参谋们每天晚上收听我新华电台广播。因此，有新情况我会马上去找你。”

“好。”老崔起身告辞。

杨中宇和老崔两人见面后的第二天，南京解放的消息已在广大市民中传开了。杨中宇和王月嫦步行来到东大街。南北两边的人行道上，全被争相换钱的地摊占满了。地摊一家挨一家地连成长龙。摊位前堆积着一叠叠的纸币。摊主的叫喊声不绝于耳，希望换取过往行人的银元和铜元。银元换价随着时间的分秒变化而不断地上涨着。一块银元在这个摊位上可换到7万银元券，往前走几步，在另一摊位上就可换到12万银元券。尽管叫卖声越喊越大，可仍然是无人问津，有市无价。货币贬值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国民党反动派在经济上也已完



## 十六

### 翻越秦岭 待命汉中

5月10日上午12时,古城的气温突然高达30度。满载着补给区司令部的军官、士兵和家眷的列车,缓缓驶出古都向西开去。整个车箱的行李架上、人行道上和坐位下边塞满了颜色各异的大包、小包,形状不一的箱笼家什,还有人携带着锅碗瓢盆、案板、擀面杖之类的零碎行囊。本来就很拥挤的车厢里,加上女人的喧闹声,小孩的哭叫声,乱成一团。闷热的车厢内散发着各种难闻的异味,龌龊

得使人透不过气来。火车驶向何方？前途如何？已成为满车人群中最关心和谈论的惟一话题，然而，这是一个谁也无法回避而又没有答案的话题。有的军官打开车窗，无可奈何地回眸着渐渐远去的古都：东望长安不见家，饮泪泣别中正门！（当时西安火车站的位置在“中正门”，蒋介石的别名为蒋中正。）

杨中宇和王月嫦夫妇俩，稳坐在一节比较宽松的车厢靠窗的座位上。远眺八百里秦川，广袤的田野上滚滚起伏的麦浪，此刻，恰似胸中涌动激荡的心潮，久已盼望的胡宗南集团垮台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杨中宇一直沉默未语，王月嫦时而望望杨的面容，也没有说话。

当这列超载的火车减速驶过咸阳铁桥时，杨中宇惬意地探首窗外。昔日冰天雪地的凄凉景象已消逝遁形，这里的一切全变了。炽热的阳光亲吻着初夏的大地，把冬日渭河两岸一片片枯萎了的灌木林改变成繁茂的、勃勃生机的翠绿色长堤。丛生的枝条相互攀援，覆盖岸边，静穆地护卫着平和宽阔的河面。渭水顺着弯弯的河道在灿烂阳光下银光闪闪地流淌而过，去浇灌久已渴望滋润的秦川大平原。

列车沿途耽搁，夕阳西下时才到达驻满了军队的宝鸡。在这里，除少数军官、眷属找到了可宿之处外，绝大部分人都拥挤在临时腾出的两座军用仓库内，还有许多人露宿在车站或附近的屋檐之下。啼哭声、叫骂声混成一团。就这样折腾了一天两夜，5月12日凌晨，这支庞

大的队伍才分乘汽车二团的 150 多辆大、小汽车翻越秦岭,缓慢地颠簸在凹凸不平的川陕公路上。

直到夜里 10 时多,车队才陆续抵达褒城县城。这个地处交通要冲仅有 1000 多户人家的小城,早已被胡军各兵团、军、师和陕西省政府各个单位的办事处、各类军用仓库占得满满的。这里虽距张寨只有五华里,却恰逢雨后路滑,伸手不见五指,这支 1000 多人的队伍,只好在此露宿一夜。天明后,汽车才先后进入张寨,按照预定的设营方案,散驻在老百姓家中。从此,补给区司令部便在这里暂时安营扎寨,开始了它的流亡岁月。

5 月 19 日,也就是补给区司令部南撤后的第九天,胡宗南的西安绥署的留守单位也仓皇逃往汉中。20 日拂晓,古都西安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1949 年 5 月 31 日。

杨中宇住在张寨小学院内一个闲置多年、堆放杂物的两间屋子里。两个月前,他来这里设营时,已和小学校长商妥:王月嫦在学校做代理音乐、体育教师。当时能有这样一个家,已是很不容易的事了。来张寨已经快 20 天,杨中宇一直等待着组织上派人来联系。

这天中午放学之后,王月嫦正在做饭,只听见院子里有人喊杨中宇的名字。她忙出屋看时,原来是由四川剑阁来张寨办事的黄世俊。

黄世俊，年约二十六七岁，1.75米的个头，面目清秀，国民党军需学校毕业，时任胡军第五十一后方医院军需主任。他是王月嫦的姑夫，也是杨中宇的预备秘密联系人。医院南撤前，两人就已约定在张寨见面。

他乡遇故人，倍感亲切。黄一进屋门就说道：“看到中宇身体很好，我很高兴，就是月嫦比在西安时晒黑了点。我给你们带了点四川腊味来。”便将手里的小包放在桌上。

“是呀！现在是我到补给区以来最清闲的时候。有关补给事宜，都由各部队的办事处直接来办，各个部队的辎重兵都集中褒城附近，已是自顾自了。月嫦经过几天的长途折腾，初来时不大适应这里气候，闹了几天感冒，所以瘦了点。”杨中宇指着一旁放在木板上的一堆食品接着说：“现在好了。你看这么多的美国午餐盒、黄油、咖啡，还有多种维他命丸，都是真正的‘剩余物资’，补给区的人们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

王月嫦热情地添酒加菜款待姑夫，特意做了陕南的家常菜：凉拌生姜芽、新蒜、青辣椒。三人边说边笑地吃完饭后，黄世俊问道：“西安的情况怎么样了？”

“一切晚上谈吧。下午你先到经理处、军医处办事，我去上班。咱们早点吃完晚饭再详谈。”杨中宇说。

“姑夫，你今晚就凑合在这里住一夜吧，好好聊聊。”王月嫦亲切地说。

5月的汉中，已完全成了炎热的夏季。晚饭后，杨中

宇穿着军便装，腰间挂美制手枪、匕首，同黄世俊在夕阳西照下的褒惠渠岸散步。

“我在剑阁，也清闲得很，只是消息闭塞，什么也不知道。”黄世俊忧心忡忡地小声说道：“我看国民党已是日暮黄昏气数将尽之时，该怎么办呀？！”

“4月下旬，共军渡江后，南京、杭州、上海相继失守，武汉三镇也被共军占领。”杨中宇慢慢地说道：“看来，西安绥署的部队，最终是想逃往贵州、云南。你在剑阁要和院长、医护人员把关系搞好，同时，要在本地人中结交几个朋友，必要时会有用处的。四川‘袍哥’很多，结交几个‘袍哥’也好。”

“还有句心里话，这次来想问问你。在西安时你顺口说过，南撤后对于未来你自有把握。我们是亲戚，你能说明白点吗？”黄世俊试探地问道：“到底有什么把握？就这样跑来跑去，何日是个尽头。虽说有剑阁天险，终非长久之计。”

杨中宇环顾了一下四周后，慢声地说道：“我们是亲戚，总会有个照应的。别的且不说，你和岳父王柏年都应该知道，我过去长时间担任过某一个人（指赵寿山）的随从参谋嘛！”

“我知道，我知道。传说这个人是‘那边’的副司令员。”黄世俊眼里闪动着晶亮的光泽高兴地说：“我就等你的这一句话呢！今年春节在东羊市家里闲聊时，我就想提这件事，当时怕你忌讳，话到嘴边又收回去了。现在

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也就不必再多说了。”

“当时，你没有说是对的。回到剑阁后更不必给别人说了。是吗？”

“是的。这我心里有数。”

“我想，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一切还得看我们自己怎么做了。”

黄世俊边走边琢磨着杨中宇话里的意思，沉默片刻后说：“我是个搞军需的，能做什么呢？我们这个医院，是由原东北军的一个后方医院改编成的。所有高级医务人员都是东北人，大家都公开议论：‘剑阁是最后一站’。意思是说，再也不往后撤了。我和这些人关系很好，他们谈什么话，也不避讳我。我们是亲戚，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那好。”杨中宇说：“请你记住两件事：第一，如果有补给区的人到你那里来找我，并且说他认识我。你就让他到张寨来。来人如果不是补给区的，又不认识我，就说不知道我现在在什么地方。第二，我和月嫦随时都可能去剑阁。如果你有调动，无论如何要事先用电话告诉我，万一电话不通，你要亲自来褒城或者托可靠的朋友来张寨通知我。”

“你放心，在目前情况下，我就在剑阁这个小城扎下了。即使有调动，我也不会走的。你刚说的话，我记住了。”

天色将近黄昏时，两人顺着小路穿过绿色的稻田慢

步回到张寨小学。翌日清晨,黄世俊就回剑阁去了。

黄世俊离开张寨后,杨中宇焦灼地等待着组织派人来联系。因为,进入6月以来,胡宗南与马步芳、马鸿逵多次协商之后,准备反攻西安。预定胡军十八兵团所辖三十八军、六十五军、九十军、一一九军、骑二师,沿陇海铁路东进;第五兵团所属第十七军、二十七军、三十六军由秦岭守备阵地出击;驻在兰州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八十二军、八十一军沿西兰公路向西安推进。胡宗南这一部署,正是我西北野战军最需要的战略情报,而我方交通人员却杳无音信。为此他与驻在剑阁后方医院的黄世俊通过多次电话,得知仍然无人来联系。是电台出事了?是联络人员有什么问题?还是另有原因?……他等待着、盼望着、思考着。直至扶眉战役结束,胡军退至凤岭一带据守,第一军撤至勉县集中、准备开往重庆时,还不见我方来人接头。对此杨中宇迷惑不解。

8月5日,胡宗南突然下令汉中、褒城地区戒严,在西安绥署、补给区及其所属部队中又进行了一次大逮捕。事后才知道是由于程潜在长沙起义,牵涉到西安绥署的几个军官引起的。这次大逮捕中竟连汉中警备司令曹日晖也被关押了起来。尽管胡宗南不断地制造白色恐怖,实行高压政策,但兰州、银川、西宁相继解放,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宣布起义的消息却接连传来,使胡宗南的迷梦完全破灭了。胡军重组的三个兵团(李文任第五

兵团司令、裴昌会任第七兵团司令、李振仍任第十八兵团司令),十几个军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胡宗南在军事上也已经崩溃了。

9月的汉中,秋高气爽,稻熟果香,景色宜人。星期日的午饭后,杨中宇、王月嫦去褒城以北的石门游览,观赏古栈道和曹操所书的“袞雪”二字摩崖石刻。在回来的路上,两人沿着褒惠渠岸并肩漫步。潺潺流水,喳喳鸟鸣,桂花香气阵阵扑鼻,使人顿感心旷神怡。这时,老远有两位身着便装的人,边走边谈缓步朝东走来,似在游览秋野里的景致。当他们走近时,迎面而来的人问道:“是杨参谋吗?”

杨中宇忙走上前去行军礼后:“周司令好!前几天,我曾去汉中看望司令,勤务兵说你去绥署开会了。”

“他给我说过了。真想不到你还在补给区!”遂面向同伴接着说:“你们不认识吧,他就是我过去常给你讲的我的好朋友袁朴。”又转过身来指着杨说:“这位是我任补给区司令时的办公室参谋杨中宇。很能干,很能干。”

杨中宇面向袁朴行军礼:“袁军长好!”

袁朴笑了笑说:“我和土冕兄一样,他已是光杆司令,我是老百姓一个。”情绪很失落。此时,王月嫦走过来问候周、袁二人后,周土冕问杨:“新近准备成立川陕甘绥靖公署,於达任副主任,你知道吗?”

“还不知道。”

“你要不要先把太太送到成都去?有没有困难?”周

关心地问道。

“要送的。到成都后我再去看望周太太。”

“好。今后有什么事，随时可到汉中来找我。”

“谢谢司令。”

周士冕接着说：“今天本来我要陪袁朴兄到补给区看看，后来又想了一下，就不去了。”说完转向袁朴说：“咱们一块儿到前面石门去看看，那里有曹操题写的‘袞雪’二字。”

“我们刚刚看过，周司令。”

“那好，杨参谋，你们夫妇在这里继续玩吧。”杨行军礼告别。周、袁二人朝着东北方向走去。这是杨中宇和周士冕的最后一次见面。

杨中宇在回张寨的途中，一直回味着周士冕所说的：“真想不到你还在补给区！”这句话。是关心？还是别有意味？终未找到答案。

全国解放后，杨中宇在对台工作中，始终没有发现周士冕在台湾的行踪。后来，在他担任（中央）释放战犯办公室副主任时，办理特赦战犯的过程中，战犯名单里也未发现周士冕的名字。直到1975年，特赦最后一批战犯时，他才知道，周士冕随胡宗南逃往西昌。在胡宗南逃离西昌时周被胡抛弃，后来在乱军溃退中失踪。他的妻室儿女已由成都去了台湾。

10月1日晚，杨中宇照例到司令部会议室收听新华电台广播。当他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时，熟悉的、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使他振奋不已，勾起了他对往事的无限遐思。在漫长的岁月里，为了这一壮丽的事业，多少战友，多少仁人志士，在战场上、在刑场上倒在了血泊之中。留给我们幸存者的惟一的任务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

10月2日，正好是个星期天。马怀清、周世桐两位座上常客，照例早早来到杨中宇的住处。马、周二位是有名的“军中闲人”，自到张寨后，就更加清闲了。司令部里也没有设他们的办公室，整日无事可干。特别是自从冉建华、马淑德两位女士去了成都杳无音信之后，他们变得更加颓废起来。白天去褒城、汉中闲逛，晚上喝酒、打麻将。每逢星期天总少不了到张寨小学杨中宇的住处来聊聊，也是为了排忧解难。但“怪话”却一天比一天少得多了。

周世桐一进杨中宇住处的屋门就问道：“你听到什么大消息了没有？”

“没有。什么大消息？”杨中宇反问道。

周压低声音说：“共产党在北平成立中央政府了。俺们的国母宋庆龄也当上了副主席。”

马怀清接着说：“我说老周啊，杨参谋每天在司令部会议室听广播，还能不知道吗？”

杨中宇指着窗外说：“两位大贤人，小心隔墙有耳！”杨中宇笑着说：“月嫦，客人到了，把新买的桔子端些来，先让客人品尝品尝。”

王月嫦从外屋端来满满一篮桔子。史成民给客人倒上茶。杨中宇随即说道：“成民，你在门外看书吧！如果有人来找我，可先喊我一声。”

“是。”史成民拿着书本出门了。

“老马，你把俺们昨晚谈的事给杨参谋说说吧！”周世桐面向马怀清郑重地说。

马怀清情绪十分低落地说：“没想到事情变得这么快呀。现在‘终南’是越过了，总不能糊里糊涂再过巴山吧。但不过巴山蜀水又怎么办呢？得好好商量商量。”

未等杨中宇说话，周世桐又插话道：“老马，有话往清楚地说，现在还怕什么？‘临虚惊而失色，暂苟安而又喜。’我看你最典型了。”接着对杨中宇说：“你说，咱们到底该怎么办？明说吧。”

“我能说什么?!”杨中宇说：“我看只能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汉中和西安差不多，前些年从山东、河南涌来的难民不少，我想总会找到个把老乡、朋友吧！你们不是常说：‘会几句英文，总能找碗饭吃’。这虽是一句玩笑话，但它是事实。不论在任何情况下，英文总是用得着的。二位‘贤达’，我说得对吗？”

“高啊，真高！不愧是周士冕请来的高参啊！”马怀清站起来说。

“俺已下决心扎下了，‘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那你呢？”周世桐问道。

“我啊，你们不是常说我是‘天子门生’，是周司令的‘红人’，总要对得起他们才是。”杨中宇慢声地说道。

“咳！他们已是泥菩萨过河了，哪还能管上你呢！”周世桐说完话，望了望杨中宇。

杨中宇皱了皱眉头，以沉重的语气阻止道：“周兄，你不要忘记了这是什么地方？你……”

周世桐刚要插话就被马怀清截住了。三人鸦雀无声，沉默压抑的气氛中，周世桐抬起头慢腾腾地说：“俺看，咱们还需要更深地谈谈，是不是到褒河岸边去，边垂钓边聊吧。”

“说得对。”马怀清起立后面朝正在外屋做饭的王月嫦说：“杨大嫂，多蒸点米饭。中午我们准时回来用餐。”说罢，三人即拿起渔具向褒河方向走去。

后来得知，补给区司令部接到撤退的命令时，马、周二二人先一天就离开司令部去了乡下，在其同乡掩护下留在了汉中。解放后，马怀清在汉中中学任教，周世桐被分配到西安电业管理部门工作。

1950年初，杨中宇和周世桐在西安邂逅。此时，组织上已将杨中宇接回西北局机关工作。当两人谈起三年往事时，周世桐用非常惊奇而激动的目光，看着眼前这位曾经是朋友的共产党员，以十分后悔的心情感叹道：

“过去了的时光,对俺来说犹如一场噩梦!可俺为能结识你这样一位好朋友而感到自豪。”这次见面,是他们解放后的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不久,杨中宇就调往广州,继而调回北京,以后便失去了联系。

# 十七

## 剑阁解放 参谋官归队

11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穿越秦岭，向汉中进击。胡宗南残部向成都撤退。杨中宇以向成都护送家眷为由，乘坐褒城县邮政局的邮车离开张寨，中途在剑阁下车，找到了秘密联络点——第五十一后方医院的黄世俊。

杨中宇是以送王月嫦的名义暂时离开司令部的，所以必须在表面上作出还要再回来的姿态，只好将大部分行囊丢弃在张寨，两人孤身来到剑阁。幸而有黄世俊

夫妇的热情接待,总算有了一个暂时安身之地。

月嫦的姑母年约三十出头,高窕丰满的身材,白皙皮肤,双眉下两只充满灵性的大眼酷似侄女的模样,秉性勤劳、贤慧,待人热情和蔼。姑母、侄女乱世异乡相逢,悲喜交集,倍感亲切。禁不住涕泪纵横,尽诉别情一番。她对月嫦和中宇的到来,更是百般照应,殷勤周全。一壶浊酒,四样川菜,还特意做了陕西人迎客的又细又长的手工哨子面,极尽至亲之盛情,使初到剑阁的杨中宇夫妇如同到家一般温暖。当晚,他们就挤住在黄家的一间窄小的屋子里。

剑阁,是一座古城。东北部是闻名的剑门雄关。由剑门关南下,古道两旁古柏参天蔽日,绵延60余华里,十分壮观。传说这些古柏是三国张飞部将所植。县城只有一条街道,几百户人家。“自古剑阁一条路”,川陕公路从城墙北侧穿越而过。街道上所有商店早已关门。胡宗南几十万残兵败将,伪陕西省政府大小官员,各种车辆、马匹都挤塞在这个小小的县城内外。整日间喇叭声、马叫声、人喊声混杂其间,把一个本来就很凋敝的小山城,弄得更加混乱不堪。杨中宇、王月嫦、史成民和黄世俊一家人,挤住在一幢竹木结构的小楼上,杨中宇密切注视着川北和大西南战局的发展,继续等待联络员的到来。

11月20日以后,补给区司令部通过剑阁向成都撤退,史成民的哥哥史成坤根据史成民的信也在这里下车,来到五十一后方医院和杨中宇住在了一起。他还带

来了当时最好的一枝步枪。据史成坤介绍：在杨中宇离开张寨的同一天，程开椿也乘飞机去了成都。由李德惠副司令布置撤退事宜。补给区司令部多数人都是自己想办法离开张寨的，谁也不知谁的去向。

11月25日，西安绥署直属部队通过剑阁向成都逃窜。紧接着是二十七军、三十六军、七十六军的部队，经过这里纷纷溃退。十多天中，整个剑阁城全让涌向西南方向的军队和眷属挤满了，潮水般的人流、军用大卡车、小汽车、吉普车从狭窄的街道仓皇而过，丢弃的军用品、马粪堆满街心路面。溃军的序列和秩序已经完全乱了，谁也弄不清谁是哪个部队的。这是杨中宇在将近13年的军旅生涯中，第一次看到兵败如山倒的惨象。

杨中宇在剑阁，有时身着五十一后方医院带红十字标志的棉大衣，以国军伤兵身份在城外的小路上散散步，有时一个人独坐在荒野的山坡上，面朝阳光，遥望蓝天，苦苦地思索着，等待着。多数时间是仔细阅读着黄世俊带回来的各种报纸，或者请黄世俊讲述他听来的各种传闻。

12月3日，重庆解放的消息传到剑阁，在这小小的山城和五十一后方医院引起了波澜。当天晚上，黄世俊和杨中宇作了一次深谈。

黄世俊着急地问道：“中宇，外边已乱套了，你怎么还能这么沉得住气！”他接着说：“听说裴昌会兵团已退到广元，重庆方面的解放军已过了内江。剑阁城内的人

大多已逃往乡下去了，县政府已找不到人了。我们医院曾派人到成都找补给区司令部，结果司令部不但没有找到，派去的人也没有音讯了。医院里的轻伤员已有不少人自己去了绵阳、成都，只剩下几十个走不动的重伤员。看来，院长的决心还没有下定，还不断派人找补给区联系撤退的事。我和医院里的几个陕西同乡已经相互约定，即使医院撤退，我们也不走了。”

杨中宇听完后说：“不走总得有个不走的办法，你想过没有？”

“前些时候我和本地的一个头面人物有过来往。他是不是‘袍哥’我不知道。当时，他需要‘盘尼西林’，我给弄了几支。他说过，如果剑阁乱了，他可以接我们一家人到乡下躲几天。不过，咱们同乡中，也包括院长在内，都有两个顾虑：一是万一在剑阁打起仗来怎么办？二是解放军到了后由谁出面接头，有无把握？”

“我看不必太紧张。”杨中宇从容地分析道：“胡军从广元、剑阁撤退已为期不远。要打仗的话，只能在离县城70里的剑门关打一下。剑阁地处群山包围之中，现在的胡军已是惊弓之鸟，谁还会据守剑阁。打仗的事不必担心。关于五十一医院撤退的事。如果要撤退，就得几十辆汽车。在目前情况下，谁还能派出几十辆汽车从成都、绵阳来接这个医院？我看五十一医院只能留在剑阁了。不过，为了整个医院的安全，还是大家一起同院长好好商量商量，听听院长的想法也好嘛。总之，怎样有利于保存

医院就怎么办。跑来跑去终究不是个办法,你说对吗?”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那解放军到后谁去出面接头?”黄世俊问道。

“这是医院,是一群不带武器的军医人员,我看不会有什么事。我都不怕,他们怕什么?到时候自有办法。”杨中宇继续说道:“天下事出人意料者十常八九。我担心的不是解放军,而是胡军撤退前,可能会有人找我们的麻烦。现在我和你约定: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你和八姑、月嫦就到乡下去。由我出面周旋,我相信我能对付得了。我在胡军中认识几个当大官的,包括现在任川陕甘绥署副主任的於达。在一般情况下,那些小特务还不敢把我怎么样。”

“你这一说我就完全明白了,也放心了。至于小特务找麻烦,我看不会。现在已是每个人各顾各了,谁还会管这种事。”黄世俊继续说:“补给区有个姓刘的军法官,住在伤员的病房里,常到院长家里去坐坐。从此人的口气看,他似乎也不打算走了。”

“还是在张寨说的那句老话:如果有人向你提出要见我,而且说他认识我,就可以见。其他人我就都不见了。咱们那几个同乡,我打算和他们谈谈。”

杨中宇的这次谈话,使黄世俊感到心里有了主意,看到了前途。在以后的几天里,也是关键的几天里,他为团结、稳定五十一医院人员做了很多工作,对该院留在剑阁起了重要作用。

12月14日深夜，裴昌会的第七兵团司令部，由广元撤到剑阁，直属部队都驻扎在城外露营。同时，从梓潼方面调来的五十七军一部也驻扎城外。15日下午，杨中宇和黄世俊等人在屋内闲谈时，突然街道上响起了锣声。剑阁县政府派人沿街敲锣并不断喊道：“第七兵团司令部通知：国军在广元大获全胜。大家要保持安静，清扫街道，商店一律开门，照常营业……”

黄世俊不解地问道：“中宇，你看这是什么意思？”

杨中宇略微想了一下说道：“我看裴昌会兵团要撤退了，时间可能就在今晚。我们得准备准备。”

“是这样？！”黄世俊将信将疑地附和道。

“我们住在楼上不安全，竹木结构的墙，子弹可以穿透。晚饭后大家都挤在楼下去住。我和史成坤、史成民挤在靠门的柜台后面。如果有人敲门，由我处理，大家不要乱动。”

翌日拂晓前，剑门关方向枪声大作。驻在剑阁城外的裴昌会兵团司令部开始撤退，停放在街道北端一带的百余辆卡车、吉普车打开了车灯，霎时间剑阁城被照得明亮如昼，汽车轰鸣、喇叭吼叫、震耳欲聋，沿川陕公路朝梓潼方向逃窜而去。天将明时，从剑门关败逃下来的三十八军残部，狼奔豕突地向西南方向溃退，我西北野战军的追击部队紧随其后，机枪声步枪声不断。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剑阁城在我人民解放军胜利的进军号声中解放了。

上午10时许，枪声完全停止了。杨中宇走上楼去临轩遥望，列队整齐的解放军大部队，在雄壮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声中朝着梓潼方向前进。此时，杨中宇不禁长嘘了一口气。

第二天，我十八兵团司令部到达剑阁。杨中宇向兵团政治部报到后，由政治部民运部负责人介绍，与随军到达的剑阁县县委书记贺泉威、县长刘廉清见面。遂即商定：杨中宇临时兼任县武装大队政委，随军到达的县公安局局长任大队长，协助县委开展工作，等待南进司令部到达后，再定下一步的行止。史成坤加入解放军随军南进，黄世俊负责联系五十一医院。

12月24日晚饭后，杨中宇正要出门去县委开会。一位解放军战士在院子里高喊：“杨中宇同志住在这里吗？”

“我就是杨中宇。”杨出屋后临轩答道。

“首长看你来了。”那战士说道。

一位中等身材，身着草黄色军服，披着军大衣的独臂军官，匆匆走上楼来，大声说道：“哈哈！你就是杨中宇。”两人握手后随即进屋。

独臂军官首先说：“我是余秋里（时任西野第一军副政委）。离开西安时，西北前委领导同志要我在解放成都后找你，没想到在这里就见到了。你还这么年轻。你有

功，你们有功，能安全回来就好了。现在，大军正在南进。咱们不多谈了。我回头先办两件事。第一，我让后勤部先弄两套干部服给你，捡最好的。第二，我发报给西北局，要他们派人来接你。咱们今后还有机会见面。贺龙司令员和李井泉同志正在指挥大军南进，他们确实很忙，我是专程来看望你的。”

“我还有一个勤务兵。”杨中宇说道。

“那也给他换套衣服，我马上告诉他们。”余秋里说：“你在这里的生活完全由县委负责照顾。这里很乱，刚刚解放，我让他们尽量照顾好。你们回西安的车子，我让后勤部准备。”

“谢谢组织关怀。”杨中宇说。两人紧紧握手。杨中宇送余秋里出门后，遂去了县委参加会议。

时隔 33 年后的 1982 年，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在中南海余秋里副总理办公室，两人在一次单独谈工作之前，又谈起这段往事。余秋里开玩笑地说：“哈哈！你这个杨中宇，是我把你找到的，结果你把我给忘了。几十年来，你从不来看我。我至今对剑阁见到你时的情景，还记忆犹新。”

这次谈话后，杨中宇深深感到，33 年来，不论在处境困难时，还是工作上顺利时，他都未去看望过余秋里同志，的确是一件憾事。

1950年1月14日，杨中宇由县委回到住所，刚一上楼，就听到屋内有陌生人的谈话声。推门进屋后，一位年约二十六七岁，中等个头，举止文雅的青年站了起来。这时，王月嫦高兴地向杨中宇介绍道：“这位就是组织上从西安派来接我们回去的李同志。”

“我叫李向东。”他热情地注视着杨中宇，双手紧紧地握住杨的手说：“能与你这位无名英雄相识而感到荣幸。辛苦啦！西北局领导派我专程前来慰问你们，接你们回西安。”

“西北局！”杨中宇不解地说。

“赵伯平、蒙鼎钧同志和西北局社会部的领导同志为此开过几次会议，决定派我来接你。”李向东介绍道。

“噢，原来是这样，他们都好吗？请坐。”两人坐定后，杨接着说：“西安解放后的情况怎么样？”

“罗元发同志任西安警备司令。”李向东说：“蒙鼎钧同志任西安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我离开西安时见过他们，他们对你非常关心。赵伯平任军管会副主任兼西安市委副书记，老崔留在西安。赵寿山副司令员兼任军管会副主任，但他已和彭总到甘肃、青海去了。西安一切情况很好。”

杨中宇认真听完后，以询问的目光看着李说：“向东同志，你是？……”

“我调西北社会部不久，原是《秦风日报》记者。”

“记者，见识一定很广了。很高兴能在这里认识你。”

接着，杨中宇似显沉思地说：“我始终不明白，老崔和我说好：向汉中派一个电台，为什么一直没有人来联系？”

“据组织上简要地介绍说：西北局社会部曾派人来汉中检查过此事。”李向东说：“电台设在退驻城固的伪陕西省政府主席董钊家里。据说电台是坏的，零件不全，曾派人去成都买回零件，还是修不好。管电台的这几个人，也可能就在这附近，或者去了成都。”

“我临走前老崔说得很肯定，电台是他买得最好的，怎么会是坏的呢？”

“详细情况，我还说不清楚。”接着转过话题说：“你这一段时间，生活是很困难的啊？”

“是有点困难，但总算挺过来了。”杨中宇说：“所有的行囊都丢在褒城了。刚到剑阁时，只能做最坏的打算，许多心爱的东西都卖掉了，就连赵寿山将军送给我的一支自来水金笔也卖了。只有一对夜光杯还没有卖。”他顺手拉开抽屉，从里边取出一个小小的纸盒放在桌上。

“让我鉴赏鉴赏。”李向东慢慢地打开纸盒，从中取出一对晶莹圆润的夜光杯，端详片刻后说：“好东西，好东西。战乱年代，你还保存得这么完好，想不到你会这么从容，而且还有这个雅兴。”

杨中宇指着夜光杯意味深长地感叹道：“在短短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它伴随我经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时代。”

“我来之前，赵伯平和蒙鼎钧单独找我谈话，他们都

说你有很大功劳。”李向东兴奋地说：“特别是在胡宗南重兵进攻陕甘宁边区，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转战陕北那一段最困难时期，你以大无畏的精神深入虎穴，对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几十万军队的兵力部署、作战意图，及时、准确地送到前委。情报工作做得很出色，这是突出的贡献。他们都说：你是一位真正的无名英雄。彭总对你的评价也很高。”

“我不算什么英雄。”杨中宇不无感慨地说：“真正的英雄是战斗在前线拼命杀敌、流血牺牲的指战员，是无数为新中国诞生而捐躯的英烈。前几天我才听说：一个多月前，国民党反动派在绵阳以‘匪谍’罪名，枪杀了第十九军一位叫罗煜的军官。抗战初期，在中条山作战时他就是我敬佩的老连长，他以作战勇敢，为人正直著称。他的牺牲使我悲愤无比，他才是英雄，他是和新中国擦肩而过的英雄。还有成千上万抛头颅、洒热血的无名英雄，其实他们都是有名有姓的。今天的胜利是先烈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我相信后人是不会忘记他们的。至于我，只是在伟大解放战争中，为完成周副主席指示做了一个共产党员该做的事情，是一个普通的战士。我打入到胡宗南部首脑机关获取敌军的核心机密，如果没有和我在一起坚持斗争的柳雪婷、老崔，还有几位交通员同志，没有这个坚强战斗的集体，再重要的情报也很难发挥它的威力。我只是这个集体中的一员。”

1月15日上午10时，阴霾已久的天气，云破日出，豁然开朗。杨中宇和李向东游览了解放后的剑阁古城。当他们参谒了三国时西蜀大将姜维的庙宇后，杨中宇回过头对李说：“这里是古战场，古今多少英雄豪杰，在这个地方付出了生命。向东同志，谈到这几年，我有幸亲眼目睹了蒋家王朝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土崩瓦解，有幸亲身参加了为新中国诞生的伟大战斗，有幸还能活着看到这回到人民手中的大好山河。但这些都是历史了，这使我不禁想起毛主席《沁园春》中一句词：‘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时，站立在一旁的李向东听后怔了一阵，以惊异的目光注视着杨中宇。

1月17日晚7时半，中共剑阁县委会议室里，县委、县政府以聚餐形式，为杨中宇饯行。

参加者有：贺泉威书记、刘廉清县长、公安局长、税务局长、杨中宇、王月嫦、李向东以及贺书记的爱人共八人。

贺泉威书记首先说：“‘自古剑阁一条路’。这二十多天来，经剑阁资遣回乡的国民党散兵游勇，总有两三万人，全由中宇同志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多亏他有经验，有魄力，把这项工作办得井井有条，我们才能集中精力，为南下大军筹备粮草，支援前线。这里，还有国民党万县师管区司令部的几百人，由于粮食供给不及时，几乎要闹

事。我们派杨中宇同志去才平息了这件事。所谓县委、县政府，实际上只有我们五个人，加上中宇同志才六个人。我们刚来剑阁时，中宇同志通过这里五十一后方医院黄世俊和留下来的人帮忙做工作，许多事很快就有了头绪。中宇同志夫妇就要离开我们回西安了，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送的，就将缴获国民党的卡叽布送两丈作为纪念吧。明天一早，我们五个人送你们三个人。现在，请大家一起就餐吧！”

“还有一个勤务员。”李向东说道。“噢！我忘了，中宇同志，他为什么不来吃饭？”贺泉威书记问。“他是个小孩，我已经让他吃过了。”杨中宇答道。“一个多月来，剑阁很乱。”刘廉清县长说：“没有照顾好中宇同志。过一两年，欢迎你们再来剑阁，一定好好招待你们。”

1月18日清晨，旭日东升，天气晴朗。一辆吉普车停放在县委大门前。

王月嫦、李向东、史成民已挤坐在后座上。杨中宇同送行者一一握手。贺泉威书记热情地紧紧握住杨中宇的手说：“战乱时期，我们相逢在剑阁。这短短一个月，我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今后还不知能否再见面，请你保重！请你保重！”杨中宇注视着就要分别的战友，激情满怀地说：“不管今后能不能再见面，世间自有真情在！革命者永远在一起。后会有期，请多保重。”随即上车入座。在惜别的气氛中，他向送行的同志

们频频招手致意。

汽车迎着朝阳，徐徐驶去，离开了欢送的人们。

吉普车在陡坡上缓慢而吃力地爬行着，穿过石壁千仞，峭如刀削的剑门天堑。杨中宇遥望着前方直通天际的川陕公路，不禁感慨万千……三年啊！三年。永远难忘的1000个日日夜夜！

疾驰的沙沙车轮声，恍似琵琶独奏出的《十面埋伏》激越的调子，叙说着战斗的过去和亲爱的今天。“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汽车在蜿蜒起伏的川陕公路上颠簸前进。杨中宇，这位风华正茂但又饱经风霜的战士，还不知要经过多少要隘，还不知要经过多少曲折、坎坷，才能走完这漫长的路……

1950年春，杨中宇、蒙鼎钧（时任西安警备区参谋长）、王静先（赵寿山的秘书）、顾元（原三十八军密台译电员）相约前往西安甘露巷，探望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赵寿山将军。杨中宇刚一走进客厅，赵寿山愕然地呆望着杨中宇约一分钟，缓慢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遂即老泪纵横，哽咽地说：“想不到还能活着见到你啊！”接着又断断续续地说：“当年调我回边区，又派你到西安胡宗南部的核心去，这本来就是一步很险的险棋！每当我在边区看到你们送来的情报时，庆幸你还活着，可是，随着胡宗南血腥恐怖的不断升级，我担心你是不能活着回来了……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在座的蒙鼎钧、

王静先、顾元皆为之唏嘘不已。

全国解放后，原西安军事情报组的人员，分散在祖国南北各地的不同工作岗位上，全身心地投入到火热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之中。蒙鼎钧长期在甘肃。老崔在西安。柳雪婷先在上海，60年代中期调北京工作。杨中宇先在广州，后调北京。他们都认为能在伟大的、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中为党做一点工作，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他们新的岗位上，默默地为党工作着。

“文化大革命”的岁月里，康生一伙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全面否定西安军事情报组的工作。蒙鼎钧在甘肃被长期关押，在毛泽东亲自批示、叶剑英直接过问下，才得以恢复自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叶剑英亲自批准将蒙调回北京，重新安排工作。对于杨中宇，他们更加恨之入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秘密地派人到杨中宇的老家——陕西合阳县一个偏僻的农村，调查了40余天，企图从杨的家庭成份问题上找到一个缺口，然后将杨打成“阶级异己份子”，结果未能得逞。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他们捏造种种罪名，企图将杨中宇关押审查，以便至少可以达到清除出重要工作岗位的目的。但是，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直接保护和干预之下，两次从他们的报告上将杨中宇的名字划掉，使杨得以保全。这是某些人始料不及的。

1980年,原西安军事情报组负责人蒙鼎钧,向党中央、邓小平、陈云等,翔实地书面报告了周恩来副主席1946年春关于建立西安军事情报组的指示,报告了西安军事情报组组成人员及所做的主要工作,报告了周恩来副主席、彭德怀司令员对“西安军事情报组”的评价,终于恢复了这段历史的本来面目。

西安军事情报组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的这段历史,已在先后出版的《陕甘宁边区大事记述》、《陕甘宁边区史》、《中共十七路军党史》中,均有专题记述。在中共陕西省委主办的《当代陕西》、中共陕甘宁青新五省(区)党委老干部局主办的《金秋》、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时代与人》以及《陕西地方志》等刊物上,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对西安军事情报组这段传奇性的历史和全面工作情况,均有文章记述。不言而喻,西安军事情报组以及它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将永载史册。

## 附 1

### 我安排杨荫东结识周士冕<sup>①</sup>

赵寿山

1944年1月底，蒋介石在重庆召见我，当面命我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由其亲信张耀明接任我的三十八军军长一职。这是蒋介石对我采取明升暗降，抽梁换柱的鬼把戏，以达到控制三十八军，进而肢解以至消灭这支由杨虎城将军亲手缔造的“杂牌军”。

2月上旬，我由重庆回到西安，把三十八军驻西安办事处改成第三集团军驻

<sup>①</sup> 根据赵寿山回忆材料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

西安办事处。为便于以后联系,我把原中共三十八军工委书记蒙定军留在西安,并带电台一部,北通延安,南通重庆,西通武威,东通抗战前方三十八军。

是年3月,我按照党的秘密指示,仅带十余人,到甘肃河西走廊武威重镇,就任了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

1945年春,蒋介石又调我去重庆陆军大学特别班“受训”。学员大都是各集团军总司令,只有两个是军长。我在该班任学长。三个月毕业以后,蒋介石找我谈话。蒋在谈话中假意对我说:“把你调到中央来吧!”我说我在武威很好。谈到国内形势时我说:“日本人再也支持不下去了。”蒋问我:“你对国家大事都有些什么意见?”我回答说:“全国贪污之风要设法改变,乡下联保主任无法无天,老百姓怨声很大,基层工作需要派一些好干部担任。”蒋刺了我一句说:“听说共产党在后方发展很大,你听说没有?”我说:“河西交通闭塞,没有听说过。”蒋又问:“你看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对共产党应该怎么办?”我说:“还是委员长领导起来,国共合作,建设国家。”

我在陆大将毕业时,发现了一个有利的机会。当时我看到下一期的学员中,有孙蔚如和周士冕(时任二十七军军长)的名字。我知道他们两人关系非常密切,这次同来受训可能会住在一起。我就把跟我到陆大的随从参谋杨荫东叫来问道:“准备派给你一个重大的任务,非常艰苦,给党去立功,你是否敢干?”杨说:“只要你下令,我

就敢去。”

我说：“下一期孙司令和周司令要来受训，他们关系密切，到陆大以后可能住在一起或经常往来。我准备把你设法给孙留下，你要特别对周表示殷勤，目的是使周向孙提出要你。如果你到了周处，将来打胡宗南时，我们就可以完全掌握情况。”杨慨然答应。我又对杨讲方针办法说：“做这个工作不能太着急，不要叫人看出意思。开头拿烟倒茶，恭顺一些，求得周的好感。再一步，利用时间到周处聊天，使周对你有所了解。第三步，自告奋勇代周抄写战术答案。这些都做了以后，有可能周会要你。如果把你要了去，将来就可以为党立大功。”

后来孙蔚如到重庆，没有带随员。我就问孙：“你怎么不带一个参谋来？”孙说没有。我说：“陆大受训，每天要写战术答案。你是自己抄写还是怎么办？”孙回答说：“明天就要集中上课，调人要过十几天以后才能来。”孙又说：“看看办事处有人没有？”我说：“办事处的人只能写字，写不了战术答案。”孙眨了眨眼自言自语说：“那怎么办？”又问我：“你是怎么办的？”我说：“我带个小孩子杨荫东。”孙随即说：“他已经熟悉了，你给我留下好吧？”我回答说：“他虽是个孩子，但给我管的事不少，我还离不开他。”孙批评我说：“你就只管你，对干部抓得太紧。”坚持要给他留下。我就答应了，并对孙说：“你毕业以后一定要把杨带回来。”孙说：“好！”后来我对杨荫东说：“我这一步已经办到了，今后就要你好好做了。”杨满口

答应。

周士冕到了以后，果然与孙住在一起。杨就照我指示的一套如法炮制，取得了周的喜爱。孙和周毕业以后回到西安，周就向孙提出要杨，孙怕我不给，又不好得罪周，就当面认可了。适逢当时我也在西安。一次我去看孙，孙对我说：“寿兄，周司令要我们的杨参谋哩！”我故意说：“咱们的人，他为什么要？不能给他。”我随即起身走了。后来孙又赶到我的家里来说：“要一个人你不给。周司令掌握全军的补给，我们得罪不起他，你不在大事上看，你考虑还是给了吧！”我想了一想说：“我原来没有考虑得这样深，对人家得罪不起，那就给了吧！”就这样，达到了我们的目的。杨荫东到了周处以后，周即任命杨当了他的办公室少校参谋。后勤司令掌握全军情况，在我们后来打胡宗南时，当周晚上睡觉以后，杨荫东就打开皮包抄文件。抄出以后，由交通员送到关中地委，差不多每天都有报告。当时在胡宗南的机要室和副官中间，我们也有人打入，因而对胡宗南的情况掌握得很清楚，对在西北战场上打败胡宗南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里，我还要提到的一点是：为了在解放西北时与胡宗南作战，我们从1942年起，就开始了准备工作，在陕西关中42个县都安排了地下党员，钉下了钉子。1944年春，我离开三十八军时，又把原教导队毕业学生中的党员，普遍分布在这些县进行地下活动，打入民团，抓取武装，组织群众，以便将来起义作内应。他们到各县

后,就与地主乡绅展开斗争,但有时表现的有些“左”。其中最突出的是派到朝邑县的韩增友。我把韩叫到西安说:“现在刀把子还不在我们手里。如果操之过急,我们就不能站住脚,就很难工作。现在地方上的这些所谓‘巨室’,他们可以制造舆论,左右县长,影响甚大。你回去以后要改变一下方法,与他们表面上还是要作一些交往,搞好私人关系,使他们对你有好感。万一你被国民党逮捕,他们还可能保护你,或者说你的好话。如果这些人对你说了坏话,不但于事无补,甚至连你的生命也有危险。”我又说:“这不是与他们同流合污,也不是屈服,是我们目前的策略。将来我们拿到了政权,要他们怎么办就怎么办。”韩内心里没有十分接受,但是回去以后照着办了。后来,韩被国民党逮捕,这些地绅果然保了他,说他不是共产党。到解放军南下时,韩即率领民团起义。其余派有党员的各县民团,在解放军南下时,也都分别起义。以后,韩见了我说,幸亏你以前给我讲了策略。

## 附 2

### 彭总限我三日内提供准确情报<sup>①</sup>

赵伯平

1948年3月初，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于陕西黄龙县瓦子街一战击毙了敌胡宗南部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接着又在宜川附近歼敌一个旅，活捉了敌旅长，两次消灭敌人3万余众，取得了西北著名的围城打援的宜瓦战役。这次战役，对西北战场形势是有决定意义的。瓦子街一战，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的大

<sup>①</sup> 此文根据赵伯平有关回忆材料整理而成，标题为编者所加。

捷，除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及彭德怀司令员的正确指挥外，也同陕西地方党的支持，地方部队的有力配合，人民群众多方的支援是分不开的。

战斗前夕，彭德怀司令员、西野政治部副主任张德生给关中地委打来了密码电报，限我们在三日以内搞清楚二十九军的兵力部署及行动计划。我当时是关中地委书记兼关中军分区政委。接到彭总的命令，我立即发动关中分区党、政、军、民，在分区周围密切监视敌人行动，了解敌人情况。打进胡宗南部补给区的地下党员杨荫东同志，掌握了敌二十九军的两个整编师要从洛川向东开往宜川的情报。交通员孙光明拿到情报后星夜返回关中地委驻地马栏，我们地委立即将情报电报彭总。根据这个情报，彭总即在敌去宜川的必经之地瓦子街一带设伏，一举歼灭了敌二十九军，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宜瓦战役胜利后，彭总向关中地委发来嘉奖令，嘉奖为此次战役提供情报的有功人员。并让我与关中军分区参谋长蒙定军同志，前去白水县武庄参加了西北野战军召开的祝捷大会。

## 附 3

### 赵伯平与西安军事情报组<sup>①</sup>

刘云岳 王一士

人们不能忘记，在西北人民解放战争中，赵伯平单线领导在隐蔽战线进行斗争的西安军事情报组，打进敌人心脏，搜集大量军事情报，为我军制定针锋相对的战略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特别是打入敌国防部联勤总部第七补给司令部的共产党员杨荫东，精心绘制的敌《兵力配置补给情况一览表》，将西北地区敌人步兵团以上、特种兵营以上的军官姓名、

<sup>①</sup>选自《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传》一书《赵伯平》。标题为编者所加。

驻地、军械装备、补给情况等都一一按战斗序列填入表内,使用时一看便知。这个“一览表”,一份放在敌军司令部的作战室,一份经赵伯平转交给西北野战军司令部。此后胡宗南军用地图上 23 万兵力标签的每一移动,在彭德怀的军用地图上也同时移动。1948 年 2 月,胡宗南的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两个整编师向宜川推进,妄图阻击我军南下。彭德怀急电赵伯平,要求在 3 日内将刘戡的军事行动报告西北野战军前委。当此燃眉之时,地下交通员就把杨荫东的一份详细军事情报送到赵伯平手里。赵伯平一分钟也没有停,就急电彭总。当刘戡率部于 2 月 28 日到达宜川西南的瓦子街时,即陷入我军早已布好的埋伏圈内,激战两天,全歼敌军,称为“宜瓦大捷”。彭德怀对赵伯平说,你们的情报很及时,很可靠,对瓦子街战役取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并向赵伯平颁发了一枚功勋奖章,幽默地称赞:“我们的军队虽然比胡宗南少的多,但我们有一支无形的军队却比胡宗南强的多!”

## 附 4

### 我参与建立西安军事情报组工作<sup>①</sup>

蒙定军

当时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军事情报组呢?组建的经过是这样。1946年1月,旧政协在重庆开会期间,周恩来副主席向杨明轩布置了要利用我党在杨虎城三十八军工作过的一些地下党员,打入胡宗南部队,建立军事情报组,以便搜集蒋、胡、马的军事情报。杨明轩回到西安后,向我传达了周副主席的指示,由我搞这项工作。当时我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第三集团军

<sup>①</sup>此文根据蒙定军有关回忆材料整理而成,标题为编者所加。

西安办事处主任。

赵寿山当时任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总司令部设在甘肃武威，我们派了些党员去，其中就有杨荫东。杨原是赵寿山的随从参谋。1946年8月，蒋介石将第三集团军总部撤销，让赵寿山出国“考察”，杨荫东进入兰州的西北行辕作战参谋处，任联合作战参谋。后来我们把杨从兰州叫回西安搞情报工作。杨从兰州回来后，打入胡宗南西北补给区（后改为第七补给区）。补给区司令是周士冕。周委任杨为补给区司令部办公室少校参谋。该补给区负责陕西、晋南、豫西、川北、陇东等地区国民党部队的补给，因此该地区国民党部队的人员编制、战斗序列、兵力驻地、作战计划以及行动时间等都要经杨荫东之手。杨荫东打入敌人补给区时，正是胡宗南加紧部署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时候。胡宗南的军事部署、作战计划以及步兵团以上、特种兵营以上的主官姓名、驻地、装备等重要情报，杨荫东都及时提供给了关中地委，再由关中地委通过电台报告给西北野战军前委。1947年5月，我离开西安时，考虑杨荫东不能走，因为他是国民党步兵学校毕业的正牌军校学生，敌人不会怀疑，再是杨走了情报就断了，因此就让他仍留在胡宗南补给区工作。我走后，杨的情报是通过刘雪琴给崔一民，再通过地下交通送到关中地委。

我们这个情报组直接由中央领导，同中央社会部王超北的情报组织没有关系。

军事情报组当时准确地掌握了敌人的情报，及时地向中央作了报告，有力地配合了西北野战军的行动，为保卫延安、解放西北做出了贡献，曾两次受到中央和西野前委的奖励和嘉奖。一次是1947年4月下旬，杨荫东及时提供了胡宗南向绥德、米脂推进的作战计划，西北野战军便在蟠龙全歼敌整编一六七旅，缴获了大量物资，粉碎了胡宗南妄图将西野主力赶过黄河的阴谋，受到了前委的嘉奖，前委指出：“你们及时准确地提供了胡宗南部队的行动，对我军打胜这一仗有很大的贡献”。第二次是1948年2月，胡宗南命整编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两个整编师集结于洛川待命。西野前委急需了解敌军意图，彭总发电关中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赵伯平，要求三日以内弄清刘戡的兵力部署及行动计划。任务紧急，我们都为去西安弄情报三天时间来不及而焦急时（这时我们电台为敌人侦知，无法再发报），恰巧第二天地委交通员孙光明从西安带来了杨荫东的情报，这个情报提供了刘戡整编二十九军军部及两个师要从洛川前往宜川增援敌张汉初二十四旅的行动计划。赵伯平和我立即将这一情报电告西野前委和中央。结果我军在瓦子街设伏，全歼了敌一个整编军部、两个整编师、五个整编旅3万余人，击毙了军长刘戡、九十师师长严明，生俘二十七师师长王应尊，解放了宜川，取得了西北战场上的空前胜利，扭转了西北战场的形势。战斗结束后，西野前委在白水武庄镇召开有各分区领导人参加的前委扩大

会，关中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赵伯平和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彭总当面表扬了我们，说：“你们的情报很重要，很准确，对作战有很大的帮助”，“只要有这样及时准确的情报，一两年就可以解放大西北。”并传令嘉奖提供情报的有关人员。西野副政委习仲勋还到住处看望了我们。党中央、毛主席给我们奖了40两黄金。

胡宗南逃走时，我们告诉杨荫东，胡宗南走到哪里，你就跟到哪里，他一直跟到汉中、四川，坚持在敌人心脏里工作。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赵伯平和我都调任其他工作，就将杨荫东的关系转到西北局社会部。1949年年底，胡宗南溃退西昌，杨留在四川剑阁坚持战斗。裴昌会起义后，西北局社会部同我们商量，派人将杨荫东接回西安，在社会部李启明处工作。杨荫东在这一段情报工作中，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事应该记入杨荫东的档案。为此事我曾给邓小平写过信，也给中组部送过材料，建议将材料装入杨荫东档案，以备查考。

## 附 5

### 西安军事情报组工作纪实<sup>①</sup>

杨荫东

#### 打入第七补给区司令部

1944年初，赵寿山调任胡宗南部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总司令部驻河西走廊重镇武威。我作为赵的随从参谋到甘肃武威赴任。1946年8月，第三集团军总部撤销，我同其他军官一样编入西安第二十四军官总队。实际我未去西安，而是按照原中共三十八军工委书记蒙定军的指示，通

<sup>①</sup>本文选自第十七路军中共党史资料征编领导小组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丹心素裹》。

过西北行辕副参谋长刘任的关系，到兰州西北行辕参谋处任少校联合作战参谋。刘任原是步兵学校西北分校（驻甘肃临洮）的中将主任，我在步校第四期毕业时名列第二，刘对我的印象颇好，当我要求到西北行辕工作时，他很快就同意了。

我在西北行辕工作了几个月，1946年12月中旬，蒙定军自西安来信，要我到西安接受新任务。我回西安后，暂住赵寿山家里（当时赵已去南京，准备赴美“考察”水利）。蒙找我详谈了一次，他说：“敌人可能进攻延安，保卫边区，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是我们的光荣任务。党组织决定，要你打入第七补给区司令部，专做军事情报工作。”还说：“赵寿山在西安时，新任第七补给区司令周士冕曾两次看望赵，周曾问到你的情况，赵答复说你现在在军官总队，等待分配。周表示，补给区司令部刚成立不久，希望你能到那里工作，给他帮忙。赵表示可以同你商量。”蒙还说：“为了你的安全，已决定将同你有过组织关系的几个同志及其家属都调回边区。另外派刘雪琴同你联系。”谈话中，我向蒙介绍了我同周士冕认识的经过：1944年9月，赵寿山去重庆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一期受训，我随行，帮赵处理文电、来往应酬，主要代赵做战术作业。1945年1月，赵毕业将回武威，孙蔚如接着来重庆陆大甲级将官班二期受训，孙要求赵将我留下给他当随从参谋，赵同意后，我就留了下来。此时，二十七军军长周士冕也到陆大甲级将官班受训。在将官班期

间，我认识了周，也常给周代做战术作业，颇得周的好评。陆大将官班毕业时，周曾几次说过，要我回西安时到他家去看望，我未去。

1947年1月上旬，我到补给区司令部去找周士冕。一见面，周非常客气，真如故人重逢。周问我是什么军衔，我说是少校。周随即写个条子：“委任杨荫东为司令办公室少校参谋。人事处即办。”要勤务兵陪我到人事处办手续。

我回到住处，过了10天左右，还不见人事处来正式通知。蒙定军和我都很着急。经与蒙商议由我去找西安绥署副主任於达，请於达从中疏通。於达原是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在武威时同我相识，第三集团军总部撤销后，於达升任西安绥署副主任。於达听了我的陈述，当即拿起电话与周士冕通话，问周对我的任命为什么还未发表，并讲几句对我赞许的话。周说，人事处不知我住在什么地方，所以无法通知，要我春节过后即报到（我在人事处办手续时，只说我在二十四军官总队，未说住在赵寿山家里）。经过於达这一介绍，更加深了周士冕对我的信任。

1947年春节（1月22日）后，我到补给区司令部报到。周士冕对我很热情，他说：“军官总队驻地分散，又无人值班，人事处找不到你。”“给你拨一个勤务兵，另外每月津贴你7袋洋面，由副官处每月折款送给你。你过去

没有当过后勤参谋，参谋业务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可能有些术语不同，我要参谋处来一个人给你讲讲。”接着周向勤务兵布置，将他的办公室与会客室合并，把他的办公室腾给我作办公室。那是一连三间的房子，第一间是周的办公室兼会客室，第二间是我的办公室，第三间是周的午间休息室。当时，西安绥署正积极部署进攻陕甘宁边区，我将战区军用地图挂起来，将兵力配备标在图上，一目了然。当天晚饭后，周士冕同我作了第一次长谈，询问了我的经历，特别问到我的军事学术是在哪里学的（在重庆时就问过一次）。我按照在第三集团军总部时所填的履历说了一遍，大意是：我从中学毕业后考入中央军校十六期，毕业后分配到三十八军十七师，以后又考入步兵学校第四期，在步校毕业时考取第二名，白崇禧曾接见嘉奖。当时第三集团军总部刚刚成立，我要求到第三集团军总部工作。周最后说，“你的军事学术学得很好，陆大的教员都很称赞。”就这样，经过一天的周旋，我顺利地实现了打入补给区司令部的任务，占据了能搜集重要军事机密的工作岗位。

第七补给区原为国防部联勤总部西北补给区，1946年夏组建。当年冬，为配合西安绥署进攻延安，改为第七补给区。任务是负责陕西、晋南、豫西、川北、陇东广大地区内国民党所有部队的后勤供应，以保证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管区内的作战部队，有胡宗南的两个整编军、10个整编师、30多个整编旅、两个战车团和汽车、通信、

辎重、伞兵等特种部队,还有马步芳、马鸿逵所属的两个整编师。这些部队的编制装备情况和行动计划,都要经过我的手,这就为及时掌握胡宗南的战略决策和战役行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 军事情报组的建立

当时,我对军事情报组的全面情况并不了解。只知道:党内关系我由蒙定军领导,刘雪琴担任联络员。1947年5月,蒙调回边区,蒙行前通知我:一、以后由赵伯平领导,由崔一民负责联系。二、遇到特殊困难或联系中断,可找王敦英。

刘雪琴是十年内战时期的老党员,是陕西早期著名共产党人刘天章的女儿。当时,表面上是“家庭妇女”,我们用“亲戚”名义来往。

崔一民的公开身分是铁路职员。1948年初,中央决定成立中共西安工作委员会,他是工委委员。但军事情报组不属于西安工委,崔同我是单线联系。

王敦英的公开身分我不清楚,我只看望过他一次,以后再未见面。刘雪琴、崔一民都不知道还有王敦英这条线。

传送情报的方法,一般情况下是我将情报带回我的住处——莲寿坊17号后花园,放在事先约定的固定地点,刘雪琴当天或第二天取走,转交蒙定军,然后由蒙交

密台发出，或安排陆路交通送往关中地委赵伯平。有时情况紧急，我直接送给刘雪琴。赵寿山进入解放区担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的消息发表后，我由莲寿坊搬到补给区司令部宿舍。刘雪琴不能进入补给区司令院内，只能由我利用晚间或出来办公的机会把情报交给刘雪琴，特别紧急的情报由我直接送给崔一民。

胡宗南进攻延安后，几乎每天都有上报的情报材料，有的是口述，由刘雪琴再告崔一民。胡宗南 20 多万部队，经常在陕北十几县调动，军队驻地又常是乡镇村落，刘雪琴为了记住敌军的番号、主官姓名和驻地，费了很大气力。我亲眼看到过崔一民的工作情况。他把情报材料用钢笔密密麻麻地写在拷贝纸上，然后加以伪装，再交陆路交通员送往边区。而这都是在西安白色恐怖的条件下进行的，两年半如一日，其艰险困难可想而知。

1947 年夏，中央决定发表赵寿山到陕北的“通电”前，在西安同赵有过关系的人士，均已安排回边区。对于我是否也撤回边区，组织上传达赵伯平的指示：“由我自己决定，如被敌发现即可撤离。”组织上还传达了蒙定军的意见：“要尽量灰色，十分提高警惕。”当时，我向组织表示：我在敌人内部做机要工作。如敌已察觉，早已逮捕。如果敌人怀疑，则很难撤退。留在西安危险很大，但在战争紧要关头，一个人的牺牲，可以换得千万战士的保全，这是值得的。这段话是我在刘雪琴家，同刘和崔一民一起讲的。中央发表赵寿山抵达解放区的消息后，原

三十八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几个非党干部相继被捕，西安空气十分紧张，我仍下定决心，照常上班，直到1949年5月10日按关中地委指示离开西安。

全国解放后，我和蒙定军一直未见过面，同崔一民见过几面，也未深谈。直到1981年蒙调到北京工作，见面机会多了，他才陆续谈了西安军事情报组的全面情况。

蒙说：西安军事情报组，是根据周恩来指示建立的。1946年1月，旧政协在重庆开会期间，周恩来鉴于内战已迫在眉睫，亲自向杨明轩布置（杨当时任赵寿山的参议），要杨转告原三十八军工委负责人，从原三十八军党员中，选派可靠干部，设法打入胡宗南部，建立军事情报组。周恩来特别强调：“要深入敌方高级军事领导机关，打进要害部门，才能获得真正有价值的核心军事机密。要绝对保密，不要同其他组织发生横的关系。”据说周恩来还指派已在西安的我党地下报务员杨才（化名夏仲和）和龙文英（化名田瑾）使用苏式电台一部，参与过这一工作。杨明轩回到西安后，向蒙定军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蒙为此还专程去武威同赵寿山缜密研究，商定由赵古振（顾元）和我执行打入任务。蒙之所以叫我到西北行辕工作，就是为了给以后到西安工作创造条件、搭个桥。后来赵古振打入了西安绥署机要室，但因得不到信任，不久撤出，于1947年初回到边区。

当时杨才和龙文英的秘密电台，设在西安东大街玄

风桥,开设一间杂货铺作掩护。蒙定军派张岗协助他们工作,并由王敦英(杨明轩介绍的关系)负责同密台联系。1947年冬,由于敌人严密侦测,密台难于工作,遂辗转撤回河北平山西柏坡,周恩来曾予嘉奖。从1947年夏起,我所获取的情报,主要靠陆路送出。有几次特别紧急的情报,也由吴伯畅转给王超北,用王掌握的电台发往中央,但不注明情报来源,因此王超北不知道西安军事情报组的情况。参加陆送的交通员有孙光明、孙焕文和李继成。在战事最紧张时,关中地委派蒙定军携带电台在边区的前沿联络点等候交通员,一接到情报,立即译发西北野战军前委,有的也发送西北局。

### 党中央和西野前委对军事情报组的评价

1947年2月,胡宗南加紧部署进攻延安。当时我刚到补给区司令部,周士冕感到对管区内部队的调动和补给情况很难弄清,每次开会时也说不清楚。为了供周使用方便,我设计了一个“兵力配置补给情况一览表”,按战斗序列,将步兵团以上,特种兵营以上的主官姓名、驻地、军械装备、补给情况等项制成表格,使用时按战斗序列一查即知。这个一览表,由我复写两份,一份放在周的公文包内,一份留在我处,如有变化随时改动。实际上我将复写纸上第一页拷贝底移交给了刘雪琴,随后如有变化我再口头通知她,以便我党及时掌握胡宗南部队的全

面调动情况。

1947年4月下旬，我向党及时提供了胡宗南集中整编军向绥德、米脂推进，企图压迫我军渡过黄河的作战计划。敌军的补给物资集中在蟠龙镇，由整编一六七旅守卫。西野及时组织了蟠龙镇战役，全歼一六七旅，生俘旅长李昆岗，缴获了大批粮秣、几万套夏装和其他军用物资，粉碎了胡宗南的作战计划。战役结束后，西北野战军前委曾予以嘉奖，指出：“及时准确地提供了胡宗南部队的行动，对我军打胜这一仗有很大贡献。”这个奖励是蒙定军写在一个纸条上转给我的，我看后立即烧毁。

1947年8月沙家店战役后，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即陈赓、谢富治领导的太岳兵团）挺进豫西，胡宗南对进攻陕北的作战方针作了调整。我及时上报了胡宗南的调整计划。中央认为情报确实可靠，曾奖励40两黄金，作为活动费用。当时我只知道崔一民向我说过：中央对这个情报很重视，但并未听说奖励黄金一事。直到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王超北受审查时，有一天，中央某工作部门负责人审查的领导同志告我：“1947年中央曾奖励你们40两黄金，结果被王超北拿走了。”后来，我曾问过赵伯平，他说：“当时战况很紧，关中地委的驻地经常变动，中央确曾送来了40两黄金，我交给李庚生送到西安了。”

1948年2月，我及时上报了胡宗南下令整编二十九军自洛川驰援宜川的作战计划。我军在宜川西南瓦子

街地区设伏打援，毙军长刘戡、师长严明，生俘师长王应尊，解放了宜川，扭转了西北战场形势。全国解放后，赵伯平多次提起此事，他说：“当时，刘戡的整编二十九军，集中在洛川附近，彭德怀来电，要我在三日内弄清敌军的行动计划，对此我很着急，不料第二天就收到你们送来的情报，顺利完成了彭总交代的任务。瓦子街战役后，西北野战军前委在白水县武庄召开扩大会议，彭德怀在单独接见我和蒙定军时说：‘你们的情报很及时，很准确，对作战有很大帮助。只要有这样及时准确的情报，一两年就可解放大西北’。后来的事实证明，彭总的判断完全正确。”

全国解放后，据当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主管机要的何载说：“对西安军事情报组送来的情报，由彭德怀亲自掌握，只有张宗逊、赵寿山参与此事。彭总曾说：‘我们的军队虽然比胡宗南少得多，但我们有一支无形的军队。’”全国解放后，赵寿山也曾向我多次谈到，当时，彭德怀十分重视我送去的情报。赵在60年代初所写的回忆录中特别提到此事。

### 完成任务返西安

1949年5月初，崔一民向我传达关中地委指示，要我随胡宗南部队撤往汉中，组织上并派一秘密电台到汉中同我联络。5月10日，我随补给区司令部撤到褒城张

寨。为了保证密台正常工作，我在四川剑阁补给区所属第五十一后方医院安置了一个预备的秘密联络点。但直到11月初，胡宗南准备从汉中向四川撤退时，也未见密台来找我。

1949年11月下旬，补给区司令部决定将随军家属送往成都、绵阳一带，我趁送家属之机，在四川剑阁下车。住在秘密联络点负责人黄世俊家中。12月剑阁解放时，我即向十八兵团民运部报告了有关情况。余秋里来到我的住处，慰勉有加。余说，他已电告西北局派人到剑阁接我回西安。未回西安前，余还安排我参加剑阁县委，做些维持地方治安的工作。1950年1月，西北局社会部派李西将我接回西安，担任该部情报科副科长。当时，我负责清理从敌区回来的情工干部。此时，我才知道：组织派往汉中的密台隐蔽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董钊家中，并调黄龙分区通讯科长某（姓名忘记）为报务员，电台负责人是刘奉先。但到汉中后，电台发生故障，一直未修好，迄未使用。刘奉先为此曾到成都去买器材。汉中解放后，刘也住在剑阁五十一后方医院，可惜我们并不认识。我回西安不久，刘奉先和密台有关干部也从四川返回西安，刘被分配在西北局社会部情报科工作。1952年西北局社会部改为西北战略情报处，刘奉先转到咸阳某纺织厂工作，改名刘明。

## 附 6

### 隐蔽战线功不可没<sup>①</sup>

许发宏

陕西全境解放，包括保卫解放区和解放国民党统治区两个方面。彭大将军率领的西北野战军将士挥戈铁马，横扫胡军如卷席的战场厮杀固然气吞山河，波澜壮阔；隐蔽战线上的勇士们深入敌人营垒，魔窟斗妖，机智勇敢地虎口拔牙同样惊心动魄，可歌可泣。

蒋、胡攻略陕北的作战方案还未

---

<sup>①</sup>本文原载中共陕西省委主办的《当代陕西》期刊 1999 年 8、9 两期。

传达到军长一级,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就看到了。胡宗南一直蒙在鼓里,周恩来却心明如镜,这是他亲自投下的“闲棋冷子”发“热”的缘故

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一个急电,突然把胡宗南从西安叫到南京,密谋策划进攻陕北的战事。这是蒋介石发动内战8个月连遭失败后而不得不缩短战线,实施重点进攻的必然选择。

3月3日,胡宗南带着蒋介石核准的进攻方案回到西安。

当晚,在陕北延安窑洞的毛泽东、周恩来,手持一份十分重要的军情电报,电报清清楚楚地提供了蒋、胡3月10日进攻陕北的兵力部署、进军路线、主官姓名……3月7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又看到一份蒋、胡将进攻日期推迟三天的电报,这是因为美军观察组尚待撤离延安的缘故。

3月8日下午,延安召开各界动员大会,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颖超相继发表讲话,延安军民同仇敌忾,信誓旦旦,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

这天晚上,胡宗南秘密乘专列来到同官(今铜川),第二天,在晨光熹微中,胡身着普通士兵的灰布军服,同他的机要秘书、警卫员换乘吉普车北上洛川,下榻在县

城中心小学。

三月的陕北高原，依然冷风呼呼，寒袭大地。10日晚，夜深人静，鸡犬息声，胡宗南在洛川小学礼堂召开军、师、旅长以上战前会议，组建“前进指挥所”，任命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裴昌会、副参谋长薛敏泉、政治部主任王超凡等分任前进指挥所主任、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职，正式传达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下达作战命令，要求所有参战部队务必于3月13日18时就绪攻击位置，14日拂晓发起攻击前进行动。正面集结进攻兵力达15万之众。

胡宗南洛川军事会议的第二天，毛泽东、周恩来又得到了军事会议的全部内容，提早制定了应付进攻的万全之策。

毛泽东、周恩来为何屡屡事先获悉蒋、胡进犯延安的行动机密，胡宗南一直被蒙在鼓里。可是，处事精明的周恩来却心明如镜，这正是他深谋远虑，10年前投放在胡宗南身边的“闲棋冷子”发“热”的缘故。

1937年底，那时还有点民族感的胡宗南，率部参加上海抗战后撤退西北，路过武昌，特意安排分三批接见他在武汉新招收的青年战地服务团成员，以便从中发现特别有用的人才。那时，正在武汉的周恩来未雨绸缪，抓住机会，经清华大学党的负责人蒋南翔推荐，特色了一位有“名门望族”家庭背景的清华学生、秘密共产党员参加战地服务团。周恩来要董必武当面转告这位党员：“隐

蔽共产党员身份,保持不左不右面目,甘做闲棋冷子,要忍耐,有韧性,绝对不要离开胡宗南部队”。董必武特意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八个字赠送给他。

说来也巧,这位秘密共产党员一进战地服务团,其气质,其谈吐,便引起胡宗南的异常关注,夸他“少年英俊,才识超群,未来的栋梁之材”。

1938年2月,战地服务团从江城武汉来到陕西凤翔县,向胡宗南驻军宣传抗日。一日,胡从西安赶来凤翔,单独约见了“未来的栋梁之材”。第二天早晨又让他同车前往西安,进入设在长安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深造。七八个月之后,修业完毕,胡宗南认为他已经成为“黄埔大家庭”中的一员,调任其担任自己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从此,这位秘密共产党员便成了胡宗南的“智囊”、“心腹”,让其长期陪伴在左右。

当胡宗南在南京从蒋介石手里接过“10天之内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命令后,随即把一个公文包交给这位机要秘书,要他倒锁房门,独自一人,根据公文包的文件,以最快的速度,画一张草图,提供“总裁”参阅。机要秘书遵照胡的指示,倒锁好房门,打开公文包,只见里面装着两份绝密文件:一份是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一份是陕北共军兵力配置详情。不用说,他照抄不误,然后默记在心,把抄件焚烧,倒入抽水马桶,不留灰烬,再画草图。

胡宗南看过草图,连连点头,送蒋阅过。3月3日同

机要秘书及参谋长盛文同机回到西安。当天晚上，机要秘书就借故来到西大街一家特殊书店，通过地下共产党员王石坚掌握的秘密电台，将蒋胡攻略延安的方案发往延安。3月7日，他又来到这里，把进攻推迟三天的情报又及时发往延安。8日一早，便随胡宗南乘专列去了同官，又上洛川。10日洛川小学秘密军事会议情报，他再也无法脱身通过王石坚的秘密电台拍发。情急之下，他急中生智，“违反”秘密工作常规，白纸写黑字，装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专用信封，通过胡宗南部来洛川返西安的机要交通车，以传递机要公文的渠道送往西安王石坚处。不用说，这是一着险棋，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前功尽弃，丢掉脑袋。但是，最危险的，往往又是最保险的。王石坚收到原封未动的“公信”，一份最可靠、最有价值的情报又通过他的红色电波，传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手里。

七天之后的3月18日下午，中共中央、毛泽东从容地主动撤离延安，走上转战陕北的征途。胡宗南部19日黄昏进入延安，得到的仅仅是一座空城，从此陷进了蘑菇战的泥潭之中。胡宗南一再称道的“黄昏大捷”，便成了他末日的来临。

1949年开国大典后的11月5日，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洁樽招待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国民党方面的和谈代表。席间，走进一位潇洒干练、约30岁出头的年轻人。张治中一眼认出，“这不是熊老弟

么！你也起义了。”周恩来接过话茬，“他不是起义，是归队。”并指着这位“熊老弟”，微笑着说：“今天我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他叫熊向晖，1936年入党的共产党员，是我们派到胡宗南那里去的。”在座的客人顿时面有惊色。刘斐原是国民党国防次长。他说：“真想不到！难怪胡宗南打败仗。”周恩来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这一级，毛主席就知道了。”张治中又说：“我早知道蒋介石在军事上、政治上都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才知道，在情报上，他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蒋介石的特务如狼似虎，胡宗南胡作非为，花天酒地，哪有像熊老弟这样的人。”周恩来解释说：“我们是依靠政治，不搞下流手段，同国民党的特务工作有本质的不同。今天借这个机会向大家说清楚，我们派熊向晖到胡宗南那里去，原本是帮助胡抗日，可胡却追随蒋介石反共，我们不能不自卫，我们就交给熊自卫的任务。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军事上、政治上是这样，在情报上也是这样。”周恩来一再向大家讲明用意：“现在蒋介石、胡宗南已经知道熊向晖是共产党员，今天我向大家讲出来是希望文白（张治中）先生有便转告蒋、胡二位先生，让他们知道来龙去脉。还要劝他们改弦易辙，反共是自取灭亡，反攻是痴心妄想，劝他们不要反动到底，我对他们寄予厚望。”

全国解放后，几十年来，熊向晖在新中国的外交战线上又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做出了优异的成绩。

## 蒋介石的补给区为胡宗南补给了被服枪炮,却为彭德怀提供了军事情报

胡宗南进了延安城,得意忘形,风光了一时,晋升了上将军衔,获得了“云麾”勋章,达到他人生的顶峰。接着便急转直下,青化砭、羊马河、蟠龙连吃三次败仗,损兵折将,丢尽颜面。这无疑是彭大将军军事指挥艺术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经典之作,同时也是党中央、西北局和陕西地下党情报工作的巨大成功。

胡宗南进犯陕北,除熊向晖这个渠道外,设在西安的军事情报组几乎天天都有重要情报送往党中央。

这个军事情报组,是陕西地下党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由隐蔽在杨虎城旧部的原中共三十八军工委书记蒙定军千里迢迢,远走甘肃河西走廊重镇武威,同胡宗南部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赵寿山将军商定建立的。赵司令此时已是有六年党龄的特别共产党员。蒙、赵二位商定,由杨荫东、赵古振两位党员执行打入任务。赵后来虽打入胡宗南西安绥靖公署机要室,但未得到信任,不久便借故撤出,杨荫东却获得了成功。

杨荫东,是较早在杨虎城旧部三十八军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同志,由陕西地下党组织领导。1944年春,蒋介石为分化瓦解这支“杂牌军”,采取了明升暗降的手法,调军长赵寿山任第三集团军空头总司令。赵前往甘

肃武威第三集团军总部赴任，杨荫东作为随从参谋同往。这年9月，赵又奉命参加陆军甲级将官班第一期受训，杨又随赵赴重庆，协赵处理文电，来往应酬，代做战术作业。1945年1月，赵毕业回武威，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参加二期受训，留杨荫东为他代劳。赵深谋远虑，顺水推舟。杨荫东精明能干，熟悉参谋业务，同期受训的二十七军军长周士冕称许有嘉，周也要杨为他代劳，杨乐意相助，交谊逐渐加深，周也多次诚邀杨回西安后到他家一玩。

1946年8月，内战爆发月余，赵寿山第三集团军总部被撤销，赵回到西安。蒙定军指示杨荫东通过关系，进入兰州西北行辕，任参谋处联合作战少校参谋，以便作个跳板。年底，蒙定军指示杨荫东来西安接受新任务。蒙告知杨：据可靠情报，蒋、胡有大规模进攻陕北的动向。保卫边区和延安，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是我们的光荣责任。党组织决定，要你打进蒋介石设在西安的第七补给区司令部，专作军事情报工作。赵寿山刚去南京，准备出国“考察水利”，新任第七补给区司令周士冕曾两次光临赵的家里，问及你的情况，希望你到他那里工作。赵也顺手做了人情，积极推荐，这是打入第七补给区的司令部的最好机会。

1947年1月，杨荫东前往第七补给区司令部找周士冕。一见面，真如故友重逢，周十分客气，诚邀杨留在身边，助一臂之力。杨表面委婉客气几句，周亲笔一张纸

条：“委任杨荫东为补给区司令部办公室少校参谋。”

10天之后，过完春节，杨荫东走马上任。周士冕腾出自己的一间办公室，宿办合一，一间供杨使用。杨和周朝夕相处，周事事交杨相机处理，公私友谊日趋更密。

第七补给区，原为国民政府国防部联勤总部西北补给区，1946年夏组建。这年底，为配合胡宗南日后进攻陕北，改为第七补给区，其任务是负责陕西、晋南、豫西、川北、陇东等广大地区国民党部队的后勤供应。杨荫东到任，这就等于把几十万部队的供应分布，补给计划，都掌握到手里。

3月，胡宗南调兵遣将，纠集大军进攻陕北，周士冕感到管区内部队的调动频繁，补给头绪纷乱，扯皮的事很多，心情十分烦躁。杨荫东便出谋划策，自行设计了一个“兵力配置补给情况一览表”。按战斗序列，将步兵团以上，特种兵营以上的主官姓名、驻地、军械装备，补给数量等项制成表格，使用时按战斗序列一查便一目了然。周士冕阅后十分满意，当面首肯，不免评赞几句。杨荫东又把表格复写成两份，一份交周，一份留给自己，然后转交给地下交通员，送往中共关中地委，转送党中央。以后每次变动，都照此办理。

胡宗南在青化砭、羊马河挨了彭老总重重“两拳”，沉不住气了，一再寻找共军主力决战，想挽回点面子。4月下旬，把他的蟠龙补给基地交由“四大金刚”之一的一六七旅少将旅长李昆岗镇守，派出一个整编军从蟠龙出

发，向绥德、米脂推进，企图压西北野战军东渡黄河，出陕北。蟠龙空虚。杨荫东把胡宗南这一重要军事调动情报及时提供给党中央，彭老总适时组织了蟠龙战役，全歼守敌 6700 余众，生俘李昆岗。补给地的 4 万套军服，上万袋“洋面”，数百万发子弹，千匹骡马，大量的枪炮、医药、罐头，都成了西野的战利品，胡宗南落了个人财两空。

打下蟠龙，王震将军“慷慨”宣布：“有什么，扛什么，谁都可以扛……”逗得战士们一个个咧嘴憨笑。5月初的时令，已进入夏季，天气一天天燥热起来，战士们首先想到的是换夏服。三下五除二，脱下裹在身上的破棉衣，把缴获的崭新单军装，一件一件套在身上，得意洋洋，乐不可支。

战役结束，西野前委嘉奖有功人员，西安军事情报组也在嘉奖之中，嘉奖令由蒙定军写在一张纸条上，转交杨荫东，杨阅后，在无限欣慰之中将纸条化为灰烬。

**“西情处”、西安军事情报组的准确情报，  
“陕北战事翻过了山坳坳”。毛泽东兴奋  
地喝了半瓶白兰地，还嫌酒不辣没劲**

党中央、毛主席撤离延安，干净利落地取得了三战三捷的胜利，歼敌 1.4 万余众，狠狠地教训了胡宗南一番。但是，这仅仅是胡宗南进攻陕北总兵力的 1/20，敌

强我弱的局面仍没有改变。正因为如此，才有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把战火引向蒋管区；才有陈谢兵团南渡黄河出击豫西、陕南的重大军事行动，以便调敌南下，减轻陕北压力。

为达此目的，党中央决定由彭总率西野穿越沙漠，北上攻打榆林，掩护陈谢兵团渡河。果然不出所料，蒋介石闻讯榆林被困，如坐针毡，急召左右商讨对策。惊呼：“榆林乃北平行辕张垣绥靖公署陕绥边区总部所在地，岂能轻易失守。倘若榆林不保，则宁夏孤立，国军失去北翼配合，形不成南北夹击共军之势，必将影响整个西北战场全局！”第二天，蒋便急忙乘“美龄号”专机飞抵延安。蒋介石此行，是他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光临”延安。在延安短短的一天中，他亲自主持军事会议，商讨新的作战方针，重新部署兵力，当场敲定，当务之急先救榆林，总的意图是要把共军赶出陕北。

蒋介石的延安军事会议刚一结束，党中央就收到西情处和西安军事情报组等几个系统的紧急情报：“我军攻榆林，榆林向蒋介石告急，蒋闻信大为震惊，于8月7日飞抵延安，命令胡宗南率部北上，并命整编三十六师师长钟松率一二三、一六五旅组成快速兵团，轻装疾进驰援榆林。”得此情报，彭总将西野撤出榆林城下，集中主力于榆林东南米脂县沙家店以北地区，隐蔽待机伏击歼敌。

钟松也很狡猾，竟绕过伏击圈，走沙漠，出横山，逼

近榆林城下。明明是西野事先撤出榆林，钟松却自吹援榆有功，吓退彭德怀，立即掉头南下追击。彭总派出小部队，故作东渡黄河之态，迷惑敌人。蒋、胡命钟松、刘戡勿失良机，南北夹击共军和中共首脑机关。钟松贪功冒进，自投罗网，陷入彭老总设下的伏击圈。

8月20日这天，天公助阵，风雨交加，西野发起疾风骤雨般的猛攻，钟松虽在风雨中逃得活命，可他的6000余弟兄却死在枪林弹雨之下。金刚级大将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被捉。刘戡近在咫尺，眼睁睁三十六师被打得哭爹叫娘，却不敢前进一步。这就是著名的沙家店战役。

此一役，从设伏到胜利，前后三天三夜。据说，毛泽东三天三夜不出屋，不上炕。胜利喜讯传来，极少喝酒的他，高兴地喝了大半瓶白兰地，还嫌酒不辣没劲，可见他的兴奋劲儿。第二天又亲自前往西野司令部驻地慰问祝贺。

毛泽东为何如此“狂兴”。正如他对沙家店战役的评价：“此一役，陕北战事已经翻过山坳坳了。”这场胜利，称之为陕北战事的转折点，西野开始从内线防御转入内线进攻。

沙家店战役刚刚胜利的当天，中共中央就发电“西情处”和西安军事情报组，通报此役的战果，肯定情报工作的成绩，为西情处和西安军事情报组庆功祝贺。

“西情处”，是1945年经中央正式批准，以原王超北

领导的西安地区一批打入到胡宗南要害部门的情报人员为骨干组成，直属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王超北任处长。王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陕西澄城县人，自从1939年以来，王超北和他的情报人员，曾经机智勇敢，出奇制胜地把电台建在西北行营主任熊斌的住处“止园”，建立在陕西当局保安司令部防空司令部的电台上，建立在中统陕西调查室主任的后院的房间里，建立在陕西当局电政管理局的大型国际电台上。十年间先后共发出电报2400多份，30余万字。同时开辟了东路、北路、南路三条地下交通线，护送了大批党的干部、爱国人士和重要秘密情报人员。设立了莲湖公园“奇园茶社”秘密交通联络站。在大莲花池街7号建立了西情处的秘密工作机关，这是王超北花了自家遗产1.6万元大洋而建成的。这个机关建筑设计之精妙，布设之奇特，是任何人无法想像的。胡宗南大批军警宪特无数次的监视搜查，直到逃离西安，也没有弄清它的“庐山真面目”。解放后，彭老总陪同一个苏联军事代表团来参观。彭总说：这个地下密室曲里拐弯，设计巧妙，是中国革命艰苦奋斗的一个历史见证”。苏联代表团认为，这个秘密机关超过苏联推翻沙皇、消灭希特勒的情报斗争智慧，“地下室是史无前例的”。

也就是在沙家店战役后第三天，陈赓率大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跨过黄河，切断陇海线，进军豫、陕、鄂边。潼关告急，西安吃紧。胡宗南命刘戡率部迅速南下，确保关

中。补给区西安军事情报组的杨荫东又及时提供了这个情报，报告了胡宗南新的作战方针，兵力调整部署计划。党中央认为“情报准确、可靠”，彭老总又把握时机，趁势出击，再歼刘戡4000余众。接着适时组织了清（涧）延（清涧、延川、延安地区）战役，再消灭胡宗南8000余官兵，俘获4位将军级人物。从此以后，西北野战军由内线作战转入了外线作战。

### “打狼崽，钓老狼”的胜利， 离不开“白虎堂”里虎口拔牙

胡宗南连遭毁灭性的打击，其主力再无大的机动兵力可言，只能通过控制延安、宜川、韩城、洛川4个战略要地，表面上维持其在陕北的存在。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宜川战役，这是外线作战的第一仗。

1948年2月，宜川战役前夕，党中央频频发电西情处王超北，寻问胡宗南的兵力部署详情。王超北通过他的几位情报员屡屡搞到胡宗南的重要军事机密，一一发往党中央。

2月27日深夜，西野向宜川发起进攻的前一天，党中央收到胡部一份兵力配备更为详尽的情报，报告了胡宗南整编后的甲、乙、丙三种整编师的编制，特别是董钊整编第一军和刘戡整编第二十九军的人员兵力配置、武器装备、各级主官姓名等等。为了这份情报，长期潜入胡

宗南司令部的西情处情报员蔡茂林，费尽思量，巧施小计，打入胡宗南西安绥靖公署参谋处。绥署参谋处，人称“白虎堂”，蔡茂林机智勇敢，虎口拔牙，硬是从“白虎堂”的机要室保险柜里搞到情报。

宜川战役，亦称之为宜瓦战役，在我军战史上，是彭总围城打援的一个典型战例。通俗叫“打狼崽，钓老狼”，即围住宜川县城守敌张汉初二十四旅这个狼崽猛烈敲打，而暂不歼灭，一旦钓出洛川二十九军刘戡这个老狼上钩，前来增援而中途消灭之。但是刘戡上不上钩，何时上钩，从两条路的那条上钩，是彭总急需得知的情报。并事先电示西北局、中共关中地委书记赵伯平限三日之内务必弄清敌人行动情况。其实，第七补给区司令部的杨荫东，已事先派人把情报送往关中地委，赵伯平第二天就收到情报，送给彭老总。彭老总根据敌情在瓦子街设伏。此一役，战果空前，消灭敌一个整编军部，两个整编师部，5个整编旅部，近3万余众。击毙军长刘戡、师长严明，生俘师长王应尊，解放了宜川县城，扭转了西北战局。

宜川战役后，西野前委在白水县武庄镇召开扩大会议，彭老总单独接见了赵伯平和蒙定军。彭老总动情地说：“很感谢你们，你们的情报很及时，很准确，对作战有很大帮助。只要有这样及时准确的情报，一两年就可以解放大西北”。彭总并嘉勉杨荫东等人继续努力工作，为解放大西北做出贡献。杨牢记彭总的勉励，始终没有离

开过他的工作岗位，一直跟着胡宗南、周士冕到汉中，下四川剑阁，直到1950年1月才由组织派人把他接回西安。

**“身在曹营心在汉”，吃国民党的饭，  
给共产党干。西北“中统”特务头子，  
竟是陕西党的老布尔什维克**

胡宗南盘踞西北王座十几年，西安城内军警林立，特务如麻，一个个如狼似虎。但是也不乏具有爱国心的丹心素裹之人。

国民党中统局西北专员、陕西省调查统计局主任李茂堂，系陕西乃至西北中统特务头子，整日出出进进在胡宗南门下，得到胡的赏识和器重。

人所不知，别看李茂堂是中统CC系的大红人，但他却是陕西党的老布尔什维克。1926年西安围城期间，他加入了共产党，曾任过中共安康特委书记。长期以国民党地方电报局局长的公开身份作掩护，搞过工运、农运、兵运。1935年被捕，有过失足行为，1941年要求回头革命。为了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党组织批准他参加王超北的情报小组工作，他利用其特殊身份，也确实干出过出色的成绩。他曾经把中统陕西电讯监察科破译的西安“八办”与中央联络密码，西安特务暗杀周恩来、朱德的阴谋等都及时转告王超北。1945年，对李茂堂这位失足

者，作为特殊情况，由中共中央在延安直接批准重新入党，并任命为西情处副处长。大家称他为“特殊党员”。

李茂堂人在“曹”营心在“汉”，吃着国民党的饭，给共产党干。他利用这种特殊身份，多次把被捕同志的档案卷宗以“案情重大”、“亲自过问处理”为名，抓到手，然后又以“证据不足”，或“另案处理”等借口掩人耳目，巧施机关把人放掉。他曾把胡宗南亲自召集主持的有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谷正鼎、陕西省主席祝绍周、西安市市长王友直、三青团头子杨尔瑛、陕西保安司令周体仁、西安军统特务头子文强和中统特务头子李荻龙、陈建中，以及李茂堂自己在内的核心人员参加的党政军警宪特联席会议绝密记录和前两次会议记录搞到手，送往西情处机关。他曾把特务利用“癞皮狗”，施以“苦肉计”，放进集中营做侦探的消息及时通知给集中营的党组织，难友们终于打死这条“癞皮狗”。他还把特务秘密策划逮捕、绑架、暗杀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杜斌丞、《民主导报》主编李敷仁的罪恶阴谋事先通知党组织。

1948年夏，国民党陕西调统二科特务科长王克平与主任向离之间不和，争权夺利。西情处瞅准时机，由李茂堂亲自出面，支持王克平，有意安排王克平携带重礼去南京，贿赂特务头子叶秀峰，此招果然奏效。叶秀峰下令免去了向离职务，王克平如愿以偿，取而代之。在李茂堂的授意下，王克平将获取的胡宗南军政警宪特活动动态和机密文件传递出来，由西情处报告中央。王克平还

以撤退为名，把在商县的电台调回西安，连同由国防部颁发的使用执照交给西情处使用。王还向国民党陕西省主席董钊建议，抄收新华社电讯稿，以利于“知己知彼”，实际交西情处编印《人民之声》，在国统区散发。王还将中统在陕西组织全部名册和绝密材料送到西情处。李茂堂还说服军统西安站站长任鸿猷将西安特务组织和国防部、保密局在陕的潜伏人员及其活动情况提供给西情处。

1948年底，胡宗南大势已去，注定失败的命运在劫难逃。国民党西安市市长王友直举棋不定，心情忐忑，“逃”、“留”二字在混乱的思维中翻上跌下。王友直在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共产党，后来离开了党，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过，与苏联一女子结婚。虽然走过弯路，但不很反动。早在1941年，周恩来路过西安时，委托王友直的当年学友王超北转送给王友直苏联女儿一封信。在延安，周恩来还委托毛主席的俄文翻译师哲，给王友直写过一封勉励问候信。这些，王友直也一直记在心里。

一天，李茂堂和王超北商定，由李茂堂作掩护，王超北与王友直在与双方都是朋友的人家里约定见面。两人相见，王超北开门见山，向王友直直言，西安已兵临城下，希望王能当机立断，立功自赎。要求王以西安市市长的身份，尽力保护好西安城市档案、文件完整，解除肖焰文西安市警察局局长职务，以李茂堂取而代之。推荐闵继骞担任西安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以便协助王友直

行使总队长职权。所有这些，王友直都一一答应，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承诺“共产党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西安解放前夕，王友直虽在胡宗南的威逼之下，同胡一起逃离西安，但他在1950年2月又辗转返回西安。他答应的一些条件在出逃西安时大多已经兑现。闵继騫后来终于担任了西安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之职。这位脱党又与共产党保持关系的副总队长，在地下党的领导下，采取了有力措施，巡察监视敌特活动，保护了西安机关、工厂、档案，彻底粉碎了胡宗南企图炸毁西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罪恶阴谋。解放西安时，就是他打开西城门，迎接解放军入城的。

**胡宗南想做文天祥，却要效忠蒋校长。当年进犯延安的兵团司令裴昌会，耄耋之年，终于实现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夙愿**

1949年5月，胡宗南在西安的王座上坐不住了，逃到汉中，苟延残喘。周恩来为了在最后时刻，挽救这位当年的黄埔学生一把，派出张新和胡公冕二人前去汉中面见胡宗南。

张新，乃是在1948年10月清延战役中被俘的胡宗南心腹爱将二十四旅旅长。张在解放区经过半年多时间

的学习培训,被量材录用,展其所长,分配到西野总部联络部(敌工部)工作。主要任务是护送胡部被俘军官,整编起义地方团队。胡公冕曾是胡宗南的恩师。

出发前,张、胡二人来到解放后的西安西京招待所,经几日研究磋商,由张新把中央西北局文件,胡公冕的亲笔信,密藏在特制的鞋底里,9月23日南下汉中。在汉中城汉台与胡三次见面深谈。此时的胡宗南,已处于精神崩溃的绝望之中,面对昔日的部下,没有了西北王的王气之风,嚎啕痛哭,泪沾两腮。是“降”是“战”,心事不宁。最后,他只是向张新流露出“想做个文天祥式的人物”,却又以不能使蒋校长刺激过大为借口,不愿再另“嫁人”,要与人民为敌到底。但是并未加害于张新,送张新回解放区。自己入川南下成都,“效忠”蒋校长,实现他“滇西独立王国”的美梦去了。

说服胡宗南虽未奏效,胡的七兵团司令裴昌会,却终于放下刀枪,起义成功。

裴昌会,陕西人不会不知道,他就是胡宗南的副手,进犯延安时的前进指挥所主任。但他这个主任当时并没有多大实权,部队仍是由胡亲自指挥。胡宗南南逃前夕,对裴昌会故作亲密姿态。给裴摆宴,与裴喝血酒,结金兰,言语间流露出蒋要以大西南为“复兴基地”,要裴担任后卫,固守秦岭、川北防线。暗地里却把“精锐”部队交由李文指挥,留给裴的尽是一些空架子军,有的军还与胡保持着特殊的关系。

扶眉战役后，中共中央派裴部的原军需处长李希三前往陕南与裴取得联系。李由宝鸡出发，绕道甘肃礼县，潜过胡军封锁线，到达陕南留坝县。李以逃难作掩护，住进裴昌会兵团司令部，与裴几度密谈。裴决定响应中共号召，待机率部起义。此时，兵团电台、电话均系胡宗南控制，不便使用。裴派副官李梅村利用工作之便，与可靠部下、幕僚商谈起义事宜。不料，此时胡宗南害怕裴起义，把裴的五兵团改为七兵团，撤离秦岭防线，布防大巴山第二道防线。接着又发生了一连串不测事件，裴的个别将领私自带兵离他而去，胡宗南又令裴带人员前往成都参加军事会议。裴的妻小又被胡宗南用专机接往台湾，实作人质。裴的保定军校学友、甘肃平凉保安司令周翔初，利用兵站电台通用密码发电，要裴效法新疆陶峙岳起义，电报被胡宗南接收到。胡的原参谋长、五十七军军长冯龙又突然借故在兵团部住下来。裴和几位主要幕僚怀疑冯是来监视察看动静的，一个个诚惶诚恐，起义一推再推。裴兵团先后南下四川、剑阁、绵阳、孝泉等地，直到1949年12月23日，裴带秘书、军械处长及电台，前往离成都仅几十公里的德阳，到达贺龙率领的解放军第十八兵团部，通电全国，宣布起义。裴用电台动员他的部下10万官兵参加了投诚起义，为解放大西南重镇成都立了大功。

全国解放后，裴昌会被任命为川北区人民行政公署副主任，在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胡耀邦的领导下工作。

后又担任重庆市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四川省人大副主任，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毛泽东主席亲切会见他，话当年，谈今后。裴昌会，在他人生的后半期，一直积极参加民主党派活动，为统战工作和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事业而不辞劳苦，竭尽全力。他拥护中国共产党，追求进步，1989年，93岁的耄耋之年，实现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夙愿。他无限感慨的心情，从夺眶而出的热泪中流露了出来。1992年3月22日，96岁的裴昌会将军，走完了他曲折而不平凡的人生之路。

### 从“睡眠”中醒来，打进去，拉出来， “开城门，放吊桥”，迎接大军入城

1946年1月，为了对付蒋介石发动内战阴谋，中央西北局设立了中共陕西省工作委员会，简称陕西省工委，1947年3月又改为关中地委，负责领导陕西省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改变过去实行的“睡眠”政策，开始放手审慎地发展党员，恢复党的组织，大力培养和扩大党的干部队伍。采取隐蔽和公开结合的方式开展反蒋介石、反胡宗南的斗争，迎接全国解放。

由于党的组织很快恢复，各县的游击队、武工队和各種武装力量普遍建立了起来。这些武装在保护地方重要建筑和人民公共财产，维护社会治安，防止敌特破坏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国民党的

地方武装、保甲中进行“布点”，大量发展党员，建立起党的组织。隐蔽在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中的党员干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分化瓦解，最大限度地壮大自己力量，孤立敌人。策动各地的国民党地方武装举行反蒋反胡的武装起义，“开城门，放吊桥”，迎接解放军进城。其中有国民党旬邑县自卫大队队长马志超率领的旬邑县自卫大队起义，国民党白水县预备队队长（地下中共白水县工委书记）杨培才、白水县预备队队长（地下中共白水县工委副书记）田焕贵率领的白水县保警队预备队起义，西野前总和中共东府工委指导的中共党员罗曼中组织的朝邑保警队和警备队的千余人武装起义，中共党员李俊彦等促成的武纬率渭潼警备司令部全体官兵的起义，中共西安市工委策动的西安团管区少将司令王子伟起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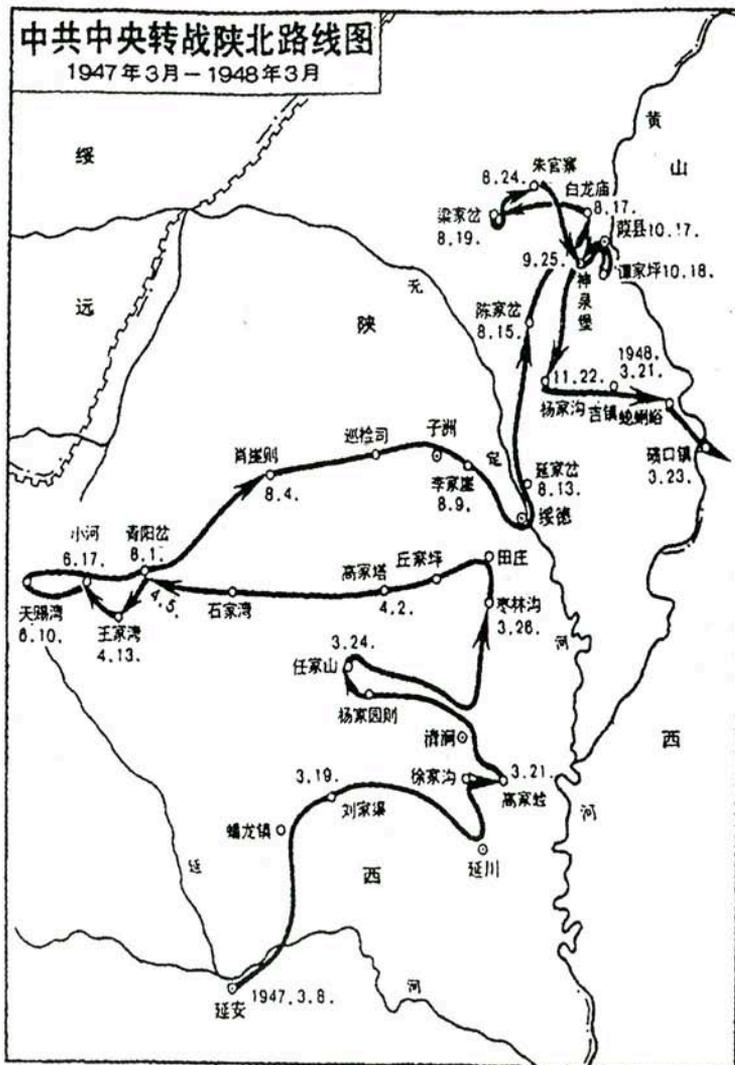
一年前，在沙家店战役中遭歼灭而补充起来的敌整编三十六师，1948年8月在澄（城）郃（阳）战役中又遭到毁灭性打击。对此，胡宗南有“失街亭”的切肤之痛。亲驾大荔五兵团司令部，搞了一次“挥泪斩马谡”，以儆效尤，整肃军纪。这马谡不是钟松，而是二十八旅旅长李规。胡宗南以李规在防守被称之为“锁钥”的壶梯山阵地时抗击不力，临阵脱逃，以至输掉战役全局的罪名，撤职管押，由军法处问罪祭法。按实说，李规的“罪名”是成立的，不过胡宗南不知其中之谜。李规乃是与中共中央和陕西地下党保持有统战关系的民革西北特派员袁伯扬

的侄女婿,李规已由袁介绍参加了民革。同时李又是裴昌会地下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成员,受到裴的鼓动,作好了放弃阵地的打算。由于裴出面圆场,把李规改为关押。四个月李规由地下党营救“脱逃”,进入收复后的延安解放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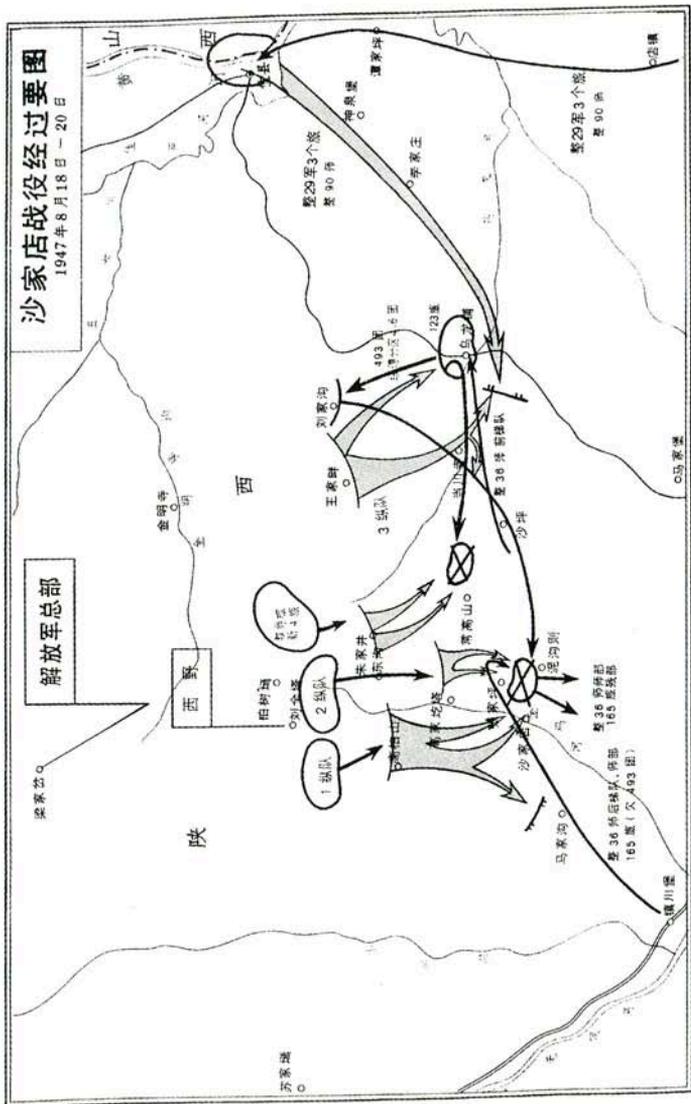
西安解放,扶眉战役胜利,蒋、胡的西北行营、西安绥靖公署、陕西省警备司令部、保安司令部国际部二厅、陕西省和西安市政府一下子臃集汉中,加上陕南师管区,多种保安团队,一时间汉中军警拥道,特务成群,兵痞流氓横行城乡。中共西北局派出原杨虎城旧部三十八军中的几名党员,联络三十八军返乡汉中一带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30多人,组织起来,掌握武装,打击了敌特破坏。汉中地下党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搜集到国民党陕南绥靖公署特务训练班50多名特务训练情况和潜伏计划,查清了40多名中统、军统潜伏特务的名单,掌握了省保安司令部的编制及武装配备资料,搞清了胡宗南在汉中的兵力部署和秘密勘绘的三条入川路线图,都及时提供给西北局。

这一个又一个“打进去,拉出来”,有力地配合了西野解放大军的胜利进军,沉重地打击、削弱和瓦解了蒋、胡在陕西的反动统治,加快了陕西全境解放的进程。

图一









## 后 记

本文根据史料记述，并对原西安军事情报组主要成员历时一年多时间的采访，遵循写实原则，行文按时间先后顺序，以纪事形式写成。力求真实地再现当年西安军事情报组的同志，在极端艰险的白色恐怖下1000个日日夜夜的战斗历程，以志永念。

全书由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和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审稿，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这里特别感谢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原副主席赵谭冰，原西安电影制片厂原党委书记谭克智、宣传部长刘茂凝，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雷云峰，赵伯平原秘书刘云岳，北京的樊军等的大力协助，以及他们为此书所付出的宝贵心血。

本文结束时，作者衷心祝愿而今还健在的、与本文主人公有着相同经历和命运的人们，平安地走完这漫长而又短暂的人生旅途。

作者 王诗吟 许发宏

1999年5月初稿

2000年5月二稿

2001年3月三稿

2002年7月四稿

(陕)新登字 0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安军事情报组纪事/王诗吟,许发宏著。—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ISBN7-224-06057-7

I. 西... II. ①王... ②许...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8937 号

---

书 名:解放战争时期西安军事情报组纪事  
作 者:王诗吟 许发宏 著  
出版发行: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市北大街 131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西安美术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625 印张 6 插页  
字 数:175 千字  
版 次: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00  
书 号:ISBN7-224-06057-7/I·1113  
定 价:15.00 元

---



● 责任编辑 刘景巍 ● 责任校对 张春梅 ● 封面设计 崔 凯

JIEFANGZHANZHENGSHIQIXIANJUNSHIQINGBAOZUJISHI

ISBN 7-224-06057-7



9 787224 060577 >

ISBN 7-224-06057-7/I · 1113

定价：15.00元